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一

曠達隱逸

真宗召隱士

真宗祀汾陰召河中府處士李瀆劉巽巽拜大理評事致仕仍賜緋瀆以疾辭又召華山鄭隱敷水李寧對於行宮隱賜號正晦先生又召陝州魏野亦辭疾不應命

出聖政錄

陳希夷

陳搏譙郡真源人與老聃同鄉里生嘗舉進士不第去隱武當山九室岩辟穀練氣作詩八十一章號指玄篇言修養之事後居華山雲臺觀多閉門獨卧經累月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令於禁中扃戶以試之月餘始開搏熟寢如故甚異之因問以神

仙黃白修養之事飛昇之道搏曰陛下爲天下君當以蒼生爲念豈宜留意於爲金乎世宗弗之責放還山令長吏歲時存問訖 太祖朝未嘗召 太宗即位再召之雍熙初賜號希夷先生爲修所居觀留闕下數月多延入宮中書閣內與語頗與之聯和詩什謂宰相宋琪等曰陳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真方外之士入華山已四十年計其年近百歲且言天下治安故來朝覲此意亦可念也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搏遁迹山野無用於世神養之事皆所不知亦未嘗習練吐納化形之術無可傳授擬如白日升天何益於治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洞達古今治亂之旨真有道仁聖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

練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上覽之甚喜未幾放還
山端拱二年夏令其徒賈德於張超谷鑿石室室成
手書遺表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難戀於七月二十
九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緘封如法至期卒
于石室中啓封視之乃預知也死七日支體猶溫有
五色雲閉塞洞口終月不散見楊文公談苑

二

陳搏周世宗嘗召見賜號白雲先生太平興國初召
赴闕 太宗賜御詩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
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詔揔把三峰乞與君先生服
華陽巾草履垂緇以賓禮見賜坐上方欲征河東先
生諫止會軍已興令寢於御園兵還果無功百餘日
方起恩禮特異賜號希夷屢與之屬和久之辭歸進

詩以見志云草澤吾皇詔圖南搏姓陳三峰千載客
四海一閑人卅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乞全麋鹿性
何處不稱臣上知不可留賜宴便殿宰臣兩禁赴坐
爲詩以寵其行見澠水燕談

三

真宗時陳搏被詔赴闕下間有士大夫詣其所止願
聞善言以自規誨陳曰優好之處勿久戀得志之處
勿再往聞者以謂至言見倦游雜錄

四

華陽隱士李奇自言開元中郎官年數百歲人罕見
者關中呂洞賓者有劒術年百餘歲貌如嬰兒行步
輕疾皆嘗至搏齋中奇以朱書青紙詩令小童齎寄
搏搏與酬唱如交友

五

興國中 太宗召陳搏赴闕搏隱華山雲臺觀百餘
歲世宗拜諫議不受始四五歲戲渦水側一青衣媼
抱置懷中乳之曰令汝更無嗜慾之性聰悟過人先
生有高識嘗戒門人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不假
進取迹動天闕名馳寰海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
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
放至晚節侈飾過度營產滿鄴鎬間門人戚屬亦怙
勢強併歲入益厚遂喪清節時議凌忽王嗣宗京兆
乘醉慢罵條奏於朝會赦方止祥符八年一旦山齋
晚起服道衣聚諸生列飲取平生文藁悉焚之酒數
行而逝奇男子也

見玉壺清話

江直木

江直木隱居廬山有至行一夕有盜入齋中直木假寐不動清貧無它物唯持藥鼎而去遺其蓋直木俟其出戶隨後擲蓋與之來日謂人曰器不全成得之安用報曉雞爲狸所食直木悵然將有以報雞之冤者來日持百錢坐路隅以俟有持死兔過者即市之割以祭雞人或謂直木此非狸直木曰亦是其類也

見楊文公談苑

劉孝叔

劉孝叔吏部公述深味道腴東吳端清之士也方強仕之際已恬於進撰一闕以見志曰掛冠歸去舊煙蘿聞身健養天和功名富貴非由我莫貪他這岐路足風波水精宮裏家山好物外勝游多晴溪短棹時醉唱裏梭羅天公柰我何後將引年方得請爲三

茆宮僚始有養天和之漸夫何以先朝露歌此閔幾
三十年信乎一林泉與軒冕難爲必期

湘山野錄

王昭素

王昭素先生酸棗人博學通九經尤長於易作易論
二十三篇學者稱之李穆薦之太祖召見年已八
十貌不衰太祖問何不求仕致相見之晚耶對曰
草野陋儒無補聖化賜坐講易帝嘉之以爲國子博
士逾月賜茶藥遣還先生善攝養年九十餘方卒見
澠水燕談

魏野

魏野居於陝郊其地頗有水竹之勝客至必留飲酒
真宗時聘召不起天禧中卒贈秘書省著作郎野子
閑有父風皇祐中天章閣待制李昭言於朝號清逸

處士 春明退朝錄

二

魏野字仲先陝府人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之跨白驢 真宗祠汾陰召不起能詩有唐人風格卒贈著作郎蠲其家役李瀆野之中表兄也瀆卒野哭之慟謂其子曰吾不可往爾宜去奠之才六日而野亦卒人以爲異

田聘君

田徵君告字象宜篤學好文理致高古嘗學詩於希夷先生先生以詩評授之故詩尤清麗平居寡薄志在經世 太祖建國思得異人詔詣公車會奔父喪久之東遊過濮止王元之舍元之貽書勉進其道會大河決溢君推縣禹之所治著禹元經三篇將上之

不果已而得水樹於濟南明水將隱居焉因致書徐
常侍鉉質其去就鉉荅曰負鼎扣角願廬築巖各因
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有遂決高蹈之計
發易筮之遇睽因自號睽叟從之學者常數百人宋
維翰許袞最其高第二子登朝盛稱其師淳化中韓
丕言於天子召君赴闕詔書入門而卒其後文多散
墜皇祐中濟南崔書耽伯哀其遺逸得四十八篇析
爲二卷又次其出處爲睽叟別傳云

麻先生

麻先生仲英幼有俊才七歲能詩隨侍官鄜州時宋
翰林白方謫官鄜時聞而召之坐中賦詩十篇宋大
稱賞翌日宋以浣溪牋李廷珪墨諸葛氏筆遺之仍
贈以詩曰宣毫歛墨并牋紙寄與麻家小秀才七歲

能吟天骨異前生已折桂枝來十七一試禮部歸以
二親喪祿不及養無復仕官意退居臨淄辨士里別
墅久而記覽該洽行義高潔鄉黨化服鄰里有爭訟
者不決於有司而聽先生辨之雖凶歲盜不入其家
富韓公文潞公守青州皆嘗致書幣龐莊敏公出鎮
遣其子奉書召至府中禮之極厚累以詩貽之薦其
行義于朝詔以爲國子四門助教州學教授東方學
者爭師之卒年九十先生余祖母長安君兄也或以
爲宋詩云前生已折桂枝來今世不復折桂也先生
一試不第終身罷舉宋詩已識之矣

李昭君

陝郊魏處士野蒲中李昭君續乃中表也俱有高節
以吟詠相善野於東郊鑿室方丈蔭以脩竹泉流其

前曰樂天洞瀆結茅中條之陰曰浮雲堂皆有瀟洒之趣每乘興相過賦詩飲酒累日乃去一日瀆過野曰前夕恍惚如夢中床下有人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即正悞曰盍云坐看雲起時對曰此浮雲安能起耶瀆水命此必死期故來訪別還家未幾卒

史延壽

史延壽嘉州人以善相遊京師貴人爭延之視貴賤如一坐輒箕踞稱我人號曰史不拘又曰史我呂文靖公嘗邀之延壽至怒闔者不開門叱之闔者曰此相公宅雖侍臣亦就客次延壽曰彼來者皆有求於相公我無求於相公相公自欲見我耳爾不開門我徑還矣闔者走白公公開門延之延壽挾術以遊於世無心於用舍故能自重如此

三才卷四十一
七
聾愚子

建安黃晞慶曆中遊京師高文古學爲世稱重著書數萬言自號聾愚子晞貧有守不干科舉而貌寢氣寒不自修飾石守道在太學率學官生負厚禮聘晞爲學正晞踰垣而避之故歐陽文忠公詩曰羔鴈聘黃晞晞驚走鄰家近臣連章薦其道義詔授京秩將以爲國子司業拜命數日一夕暴卒於景德僧舍士大夫惜之

五老舍

慶曆末杜祁公告老退居南都與太子賓客致仕王渙光祿卿致仕畢世長兵部郎中分司朱貫尚書郎致仕馮平爲五老會吟醉相懽士大夫高之祁公以故相耆德尤爲天下傾慕故兵部詩云九老且無元

老貴莫將西洛一般看五人年皆八十餘康寧爽健
相得甚懽故祁公詩云五人四百有餘歲深稱分曹
與挂冠而畢卿年最高時已九十餘故其詩云非才
最忝預高年也是時歐陽文忠公留守睢陽聞而嘆
慕借其詩觀之因次韻以謝卒章云聞說優游多唱
和新篇何惜盡傳看

見澠水燕談

江鄰幾

江鄰幾善爲詩清淡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官
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郡邸獄冤誰與辨臯橋客死世
同悲用事甚精當嘗有古詩云五十踐衰境加我在
明年論者謂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已出天然渾厚乃
可言詩江得之矣江天質淳雅喜飲酒鼓琴圍棊人
以酒召之未嘗不往飲未嘗不醉已醉眠人強起飲

三朝卷四十一
之亦不辭也或不能歸即留宿人家高度風韻陶靖
節之比江嘗通判廬州有酒官善琴以坐局不得出
江旦旦就之郡中沙門羽士及里氓能棊者數人呼
與同往郡人見之習熟因畫爲圖前列騶導有一人
騎馬青蓋其後沙門羽士褐衣數人葛巾芒屨累累
相尋意思蕭散惜時無名手此畫不足傳後何必減
嵇阮也

列貢父詩話

司馬溫公

司馬溫公優游洛中不屑世務齊物我一窮通自稱
曰齊物子元豐中秋與樂全子訪親洛汭並轡過韓
城抵登封憇峻極下院趨嵩陽造崇福宮紫極觀至
紫虛谷尋會善寺過環轅道遽達西洛少留廣度寺
歷龍門至伊川訪奉先寺登華嚴閣觀千佛岩躡山

徑瞻高公真堂步潛溪還寶應觀文富二公庵之廣
化寺拜汾陽祠下涉伊水登香山到白公影堂詣黃
龕院倚石樓臨八節灘還伊口凡所經遊發爲詠歌
歸序之以爲洛遊錄士大夫爭傳之

劉孟節

劉孟節先生槩青州壽光人少師种放篤古好學酷
嗜山水而天姿絕俗與世相齟齬故久不仕晚乃得
一名亦去爲吏慶曆中朝廷以海上岨嶇山震逾年
不止遣使訪遺逸安撫使以先生名聞詔命之官亦
不就青之南有冶源昔歐冶子鑄劍之地山竒水清
傍無人煙叢筠古木氣象幽絕富韓公之鎮青也知
先生久欲居其間爲築室泉上爲詩并序以餞之曰
先生已歸隱山東人物空且言先生有志於民不幸

無位不克施於時將著書以見志謂先生身雖隱其道當與日月雷霆相震耀其後范文正公文潞公皆優禮之欲薦之朝廷先生懇辭二公亦不敢強以成其高尚先生少時多寓居龍興僧舍之西軒往往憑欄靜立慨想世事噉吁獨語或以手拍欄干嘗有詩曰讀書誤人四十年幾回醉把欄干拍司馬溫公詩話所載者是也

王樵

王樵字肩望淄川人性超逸深於易善擊劒有槩世志廬梓桐山下稱淄右書生不交塵務山東賈同李冠皆尊仰之咸平中契丹內寇舉族北俘潛入虜中訪其親累年不獲乃歸持諸喪刻木爲親葬山東立祠奉侍終身太守劉通詣樵居樵踰垣遁去其後高

弁爲知州事范諷爲通判相與就見之李冠以詩寄之曰霜臺御史新爲郡棘寺廷評繼下車首謁梓桐王處士教風從此重詩書晚自號贅世翁爲贅其門曰書生王樵薄命寡志無益於人道號贅世預卜地爲窀名繭室中置石榻刻石其上曰生前投軀以虞不備歿後寄魄以備不虞後感疾即入卧室中自掩户乃卒命以古劒從葬著遊邊集三卷安邊三策說史十篇皆散亡濟南李芝爲贅世先生傳載其事治平中淄川僧文幼募資即其地復爲繭堂并起堂祠樵文幼薄能爲詩精陰陽地理

李瀆處士

蒲中李瀆處士父瑩國初爲侍御史有直聲瀆少好學有高志長廬中條山下以泉石琴詠自樂未嘗造

皇朝卷四十一
州縣 真宗祀汾陰詔赴行在瀆不起有表稱謝云
十行溫詔初聞丹鳳銜來一片閑心已被白雲留住
真宗製詩以賜之時有同郡劉巽治三傳年老博學
躬耕不仕以講授爲業 真宗亦以一絕句賜之見
澠水燕談

孫集賢

孫集賢

冕

天禧中直館幾三十年江南端方之士也

節槩清直晚守姑蘇甫及引年大寫一詩於廳壁詩
云人生七十鬼爲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
致仕早謀泉石養閑身去年河北曾逢李見素今日
淮西又見陳或云陳莊二公被差者也寄語姑蘇孫

刺史也須抖擻老精神題畢拂衣歸九華以清節高
操羞百執事之顏朝廷高其風許再任詔下已歸竟

召不起王冀公欽若里閑交素也冀公天禧中罷相以宮保出鎮餘杭艤舟蘇臺歡好款密醉謂孫曰老兄淹遲日夕且寬衷當別致拜聞公正色荅曰二十年出處中書一素交潦倒江湖不預一點化筆殆事權屬他出庶堂數千里爲方面始以此語見悅得爲信乎冀公愧謝解舟遂行

見湘山野錄

孫宣公

孫宣公

奭

以太子少傅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

廳

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厅壁

語客曰白傳有言

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諷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公以醇德與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

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麻希夢

端拱初 太宗詔訪高年前青州錄事參軍麻希夢
年九十餘居臨淄召至闕下延見便殿賜坐語極從
容詢及人間利害對之甚詳多蒙聽納他日訪以養
生之理對曰臣無他術唯清心寡欲節聲音薄滋味
故得至此詔以爲尚書工部郎中致仕賜金紫工部
好學善訓子孫子景宗興國中登進士甲科孫溫基
溫舒祥符中相繼舉進士第爲天下第三人而天下
稱麻氏教子有法

張乖崖

楊文公由禁林爲汝守張尚書諫移書云張老子今
年七十矣氣血衰劣溷然沉昏入靜自守以真排邪

忽覩來緘不審大年官若是而守若是又思大年氣
薄多病應遂移疾之請盛年辭榮是名高格若智不
及氣屑屑罹禍者自古何限大年素養道氣宜終窶
掃地莫致潤屋得君得時無害生民大年知張老子
乎老子心無蘊畜絕情絕思顧身世若脫屣豈能念
它人乎大年自持不宜詠白其語真氣勁如乖崖之
在目干寶晉書稱王獻之嘗云吾於文章書札識人
之形貌情性真所謂也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一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二

曠達隱逸

孫明復先生

孫明復先生退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髮鬢皓白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五卷爲春秋學者未有過之者也故相李文定公守兗就見之嘆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先生箕箒先生固辭文定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婿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娶之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盡妻道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見灑水燕談

蘇澄隱

太祖征太原還至真定幸龍興觀道士蘇澄隱迎鑾駕霜髮星冠年九十許氣兒翹竦上因延問甚久自言頃與亳州道士丁少微華山陳搏結遊於關洛嘗過從顰皮處士上問曰得何術對曰臣得長嘯引和之法遂令長嘯清入杳冥移時不絕上嘿久低迷寢殆食頃方欠伸其聲略不中斷上大竒之因問養生之要隱對曰帝王養生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唐堯所以享國永圖得此道也遂賜號順素先生

李集賢

李集賢建中恬退喜道處搢紳有逍遙之風善翰札行筆有工至於草隸分篆俱絕其妙人得之則寶焉

爲詩清淡閑暇如其人也有杭州望湖樓詩小艇閑
撐處湘天景亦微春波無限綠白鳥自由飛落日孤
汀遠輕煙古寺稀時携一壺酒戀到晚涼歸西湖詩
有漲煙春氣重貯月夜痕深之句皆類於此晚喜洛
中景物求留司園池亭樹瀟洒自如每喜誦楞嚴中
四句云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聞復翳根除塵消
覺圓淨凡起居皆詠之後被詔與張君房集賢校勘
道藏時號稱職

朱侍郎

朱昂晚以工部侍郎懇求歸江陵逾年方允止令謝
於殿門外後詔賜坐時方劇暑恩旨寵留詔秋涼進
程時吳淑贈行詩有漢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
懸車之句尤爲中的錫燕玉津園中人傳詔令各賦

詩爲送若李承旨維有清朝納祿猶強健白首還家
正太平陳文惠公堯佐部吏百函通爵里送兵千騎
過荆門之句四十八篇皆警絕一體朝論榮之弟協
亦同隱皆享眉壽家林相接謂之渚宮二疎荆帥陳
康肅堯咨表其居爲東西致仕坊八十二薨門人請
謚正裕先生

王昭素

王昭素酸棗縣人學古純直行高於世市物隨所索
償其直賣者反曰適所索實非本價昭素謂之曰汝
但受之免陷汝於妄語咎自爾人無敢給者相告曰
王先生市物不可虛索一夕盜者穿窬將入以橫木
滿室不通其穴昭素覺之盡室之物潛擲于外謂偷
兒曰速去恐有捕者盜慙委物而遁幾盜即息李穆

昔師之逮爲學士薦於太宗召至便殿年七十顏如渥丹目若盪漆鰥居絕慾四十歲家無女侍上賜坐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起整褻顙改容而說上問曰何故昭素奏曰此文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諭該證微含箴補上側聽喜沃講罷留茗菓譙語賜國子博士致仕留禁中月餘詢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安民養身無非寡慾此外無它上愛之書于屏几享壽八十九

王元澤

壬子歲王雱元澤記會稽關杞刻之以廣其傳庶乎世之聞見者有所警焉戊午歲元澤病中友人魏道輔泰謁於寢對榻一片屏大書曰宋故王先生墓誌名雱字元澤登第於治平四年釋褐授星子尉起身

事熙寧天子才六年拜天章閣待制以病廢于家後尚有數十言掛衣於屏角覆之不能盡見此亦得謂之達歟

郭延卿

錢文僖公惟演生貴家而文雅樂善出天性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府推官歐陽脩皆一時文士游宴吟詠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囿之勝無不到者有郭延卿者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相繼作相更薦之得職官然延卿亦未嘗出仕葺園亭藝花足迹不及城市至是年八十餘矣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騎從腰輿張蓋而訪之不告以名氏洛下士族多過客衆延

卿未始出蓋莫知其何人也但欣然相接道服對談而已數公踈爽闔明天下之選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而平日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也於是以陶樽菓蔌而進文僖愛其野逸爲引滿不辭旣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盃延客之禮數盃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爲何等物耶歎息累日不止

馮樞密

馮樞密京熙寧初以端明殿學士帥太原時王左丞
安禮以池州司戶參軍掌機宜文字馮雅相好因書
託于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吾閉目不窺但日與
和甫談禪耳平甫荅曰所謂禪者直恐明公未達也
蓋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馮深伏其言見東軒筆

王荆公

王荆公再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納節讓同平
章事懇請賜允改左僕射未幾又求宮觀累表得會
靈觀使築第於白門外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乘
一驢從數僮遊諸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舫泛潮溝以
行蓋未嘗乘馬與肩輿也所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
但庇風雨又不設垣牆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
輒不荅元豐末荆公被疾奏捨此宅爲寺有旨賜名

報寧旣而荆公疾愈稅城中屋以居竟不復造宅見
東軒筆錄

韓丕薦三處士

韓丕少遊學嵩山間性質朴刻勵著名於時作感秋
詩三十篇人多傳誦後爲翰林學士 太宗召問當
時輩流頗有遺逸否以萬適楊朴田誥爲對 上悉
令召之而誥詔下乃卒朴至召對自言不願仕進賜
束帛遣還與一子出身適最後至閣門拒之不得見
居京城半年僅至寒餓丕又出翰林因表言其事詔
以爲廬州慎縣主簿命下數日卒朴善歌詩每乘牛
往來郭店自稱東里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苦
思爲歌詩數年得百餘篇而出誥歷城人好著述聚
徒數百人頗有進士舉顯達稱其師名聞於朝中宋

維翰許袞皆其弟子誥所著書百餘篇世亦傳之大
率迂闊每注思必匿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自草中
躍而出則一篇成矣

楊文公

公與楊文公億爲空門友楊公謫汝州公適當軸每
音問不及他事唯談論真諦而已余嘗見楊公親筆
與公云山栗一秤聊表寸信蓋汝唯產栗而億與王
公忘形以一秤栗遺之斯亦昔人鷄黍編紵之意也

張宗晦

慶曆中張宗晦以祕監致仕居洛陽一日謁留守其
子唐言賀知章以道士服歸會誓明皇賜以鑑湖今
洛中嵩少佳景雖非朝廷所賜大人可衣羽服優游
其間何必學造請宗晦曰吾作白頭老監枕書而眠

何必學賀老作道士服耶時以爲名言宗晦英公齊賢子

見黽水燕談

杜五郎

潁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縣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人頗瀟洒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爲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笑曰以告者之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謂不出門也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爾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以田與兄携妻子至此偶

有鄉人借此屋遂居之惟與人擇日又賣一藥以具
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
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
以醫卜自給者甚多自食旣足不當更兼鄉人之利
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
耳無可爲也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
觀何書曰曾有人惠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
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
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閑曠言詞精簡有道
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
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未嘗妄言未嘗嬉
遊惟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
往徑還未嘗傍遊一步也予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

卧疲甚與官屬閑話輒遂及此不覺蕭然頓忘煩勞
見筆談

种放

景德中种放賜告暫還嵩山 真宗致酒資政殿餞
放侍臣當直者四人預焉時所司不宿具皆相顧不
敢坐上乃親定位次翰林學士晁迥西向資政殿學
士王欽若東向知制誥朱巽南次迥待制戚綸次欽
若放北面對上特示客禮酒半上賦七言詩一章賜
放放和侍臣皆賦士大夫榮之

二

种放明逸少舉進士不第希夷先生謂之曰此去逢
豹則止他日當自出於衆人初莫諭其意後放隱終
南山豹林谷 真宗召見寵遇非常拜工部侍郎皆

符其言

三

种放別業在終南山放學行高古後生從之學者甚衆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勝殊爲幽絕 真宗聞之遣中使携畫工圖之開龍圖閣召輔臣觀焉上嘆賞之其後甘棠魏野居有幽致帝亦遣人圖之故野詩云幽居帝盡看

四

初种隱君少時與弟汶往拜陳希夷搏陳宿戒廚僕來日有二客一客膳於廊才旦果至惟邀放升堂殷懃睥睨以一絕贈之曰鑑中有客白髭多鑑外先生識也麼只少六年年六十此生陰德莫蹉跎种都不之曉但屈指以三語授之曰子貴帝友而無科名晚

爲權貴所陷种又乞素履之術陳曰子若寡慾可滿其數种因而不娶不媵壽六十一

五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父故吏部令史滿調補長安簿卒官放七歲能屬文旣長父勗令赴舉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父卒兄數人皆從賦放與母隱終南山豹林谷結草茅爲廬以講習爲業後生多從之學問得其束脩以自給著書十卷人多傳寫之工爲歌詩亦播人口宋維翰爲陝西轉運使表薦之

太宗令本州給裝錢三萬遣赴闕量其才收用放詣府受金治行素與張賀善賀適自秦州從事公累免官居京兆放詣賀謀其事賀曰君今赴召不過得一簿尉耳不如稱疾俟再召而往當得好官放然之即

託賀爲奏草稱疾 太宗曰此山野之人亦安用之
令本府歲時存問不復召其母甚賢聞有朝命恚曰
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旣隱矣何用文爲果爲人知
而不得安處我將弃汝深入窮山矣放旣辭疾母悉
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詣窮僻人迹罕至後母卒無
以葬遣僮奴持書于錢若水宋湜若水湜同上言以
爲先朝嘗加召命今貧不能葬其母欲以私覲是掠
朝廷之美詔京兆府賜錢三萬帛三十疋粟三十石
咸平末張齊賢知京兆府表薦召爲左司諫直昭文
館賜五品服

楊文父談苑

六

真宗初詔种隱君放至闕以敷對稱旨日旣高中人
送中書膳諸相皆盛服俟其來种隱君幅巾韋布長

揖而已楊大年聞之頗不平以詩嘲曰不把一言裨
萬乘祗又雙手揖三公上聞之獨詔楊曰知卿有詩
戲种某楊汗浹股慄不敢匿避上曰卿安知無一言
裨朕乎出一皂囊內有十軸乃放所奏之書其書曰
十議所謂議道議德議仁議義議兵議刑議政議賦
議安議危石守道聖政錄有之俾大年觀之從容奏
曰臣當別日負荆謝之見湘山野錄

石曼卿

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
劉潜者亦志義之士也常與曼卿爲酒敵聞京師沙
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
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爲異人稍獻肴果
益取好酒奉之甚謹二人飲啗自若傲然不顧至夕

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
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

見廬陵歸田錄

二

石曼卿一日謂秘演曰館俸清薄不得痛飲且僚友
攫之殆遍柰何演曰非久引一酒主人奉謁不可不
見不數日引一納粟牛監簿者高貲好義宅在朱家
曲爲薪炭市評別第在繁臺寺西房緡日數十千長
謂演曰某雖薄有貲產而身迹塵賤難近清貴慕師
交游盡館殿名士或游奉有闕無恡示及演因是携
謁之曼卿便令致宮醪十擔爲贄列醞於庭演爲傳
刺曼卿愕然問曰何人演曰前所謂酒主人者不得
已因延之乃問甲第何許生曰一別舍介繁臺之側
其生粗亦詳雅曼卿閑語演曰繁臺寺閣虛爽可愛

久不一登其生離席曰學士與大師果欲登閣乞預
寵諭下處正與閣對容具家蔬在閣迎候石因諾之
一日休沐約演同登演預戒生生如期果陳具于閣
器皿餽核冠於都下石演高歌褫帶飲至落景曼卿
醉喜曰此游可紀以盆漬墨濡巨筆以題云石延年
曼卿同空門詩友老演登其生拜叩曰塵賤之人幸
獲陪侍乞掛一名以光賤迹石雖大醉猶握筆沈慮
無其策以拒之遂目演演醉舞佯聲諷之曰大武生
捧硯用事可也竟不免題云牛某捧硯永叔後以詩
戲曰捧硯得金牛

見湘山野錄

三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一豪家日聞歌樂之聲其
家僮僕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僕問豪

爲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家妾
曳羅綺者數十人曼卿求欲見之其人曰郎君素未
嘗接士大夫也他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聞學
士能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問之一日果使人延
曼卿曼卿即衫帽往見之坐于堂上久之方出主人
者頭巾繫勒帛都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
禮引曼卿入一別館供帳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
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紅牙牌十餘其一槃是酒
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其一槃肴饌各令擇五品
既而二鬟去有群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粧服人
品皆艷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羣妓執果
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軟
盤酒五行羣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入略不揖客

曼卿獨步而出曼卿言豪者之狀懵然愚騃殆不分
菽粟而奉養如此此極可怪也他日試使人通鄭重
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問其近鄰云其人未嘗與
人往還雖鄰家亦不識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

張乖崖

張乖崖少時任俠擊劍心隘六合將遺世仙去始與
逸人傅霖者同學霖隱不仕公中第日光顯散遣親
密四方求霖同學者三十年不可得嘗作憶霖詩寄
語巢由莫相笑此生終不羨輕肥晚歲罷成都轉寄
守宛上詒訟簡稀一日卧鈴閣有被褐騎蹇驢氣兒
高勝者叩門大呼曰尚書青州傅霖來閤史異之走
白公聞驚且喜倒屣出迎召吏責曰傅先生天下賢
士乃守尚不得友汝何人敢姓名乎霖即從容笑曰

別子一卅尚爾童心是豈知卅間有我耶公道舊且
問何昔隱今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曰詠亦自
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而去後一月公薨于鎮云
乖崖事蹟滿卅咸謂公弄九霞酌天醴出入清都者
久矣及得傳霖事然後知其爲真仙無疑余謂若子
房於黃石公武侯於龐德公李藥師於虬鬚客顏魯
公於張志和李太白於賀知章少陵於司馬子微文
章跨古今功業蓋後卅者未嘗不遇寰宇外士摩發
激厲而後光華烜赫懣動千古者又豈特乖崖而已
卅不尚師友而聞道者鮮矣

西清詩話

邢惇

邢惇雍上人以學術稱於鄉曲家居不仕真宗末
以布衣召對問以治道惇不對上問其故惇曰陛下

東封西祀皆已畢矣臣復何言 上悅除試四門助教遣歸惇衣服居處一如平日鄉人不覺其有官也既卒人乃見其勅與廢帝同東置屋梁間陳水記聞

張俞

康定間益州書生張俞嘗獻書 天子由是朝廷知其名然不喜仕宦常隱於青城山白雲溪時樞密使田況守成都日與詩曰深慙蜀太守不及採芝人又謂僚佐言曰斯人用之便作正言司諫不用之則崑谷之病叟耳有文三十卷行於世見雲齋新記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二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三

仙釋僧道

申國長公主

太宗第七女申國大長公主生不茹葷端拱初幸延聖寺對佛願捨爲尼 真宗即位遂乞削髮 上曰朕之諸妹皆厚賜邑築外館以尚天姻酬先帝之愛也汝獨願出家可乎申國曰此先帝之願也堅乞之遂允之進封吳國賜名清裕號報慈正覺大師建寺都城之西額曰崇真藩國近戚及掖庭嬪御願出家者若密恭懿王女萬年縣主曹恭惠王女惠安縣主凡三十餘人皆隨出家詔普度天下僧尼申國俗壽止三十八尼夏十有六入滅

見湘山野錄

又

初申國長公主爲尼掖庭嬪御隨出家者二十餘人
詔兩禁送於寺賜齋饌傳宣各令作詩送惟文僖公
彭年詩尚有記者云盡出花鈿散寶津雲鬟初剪向
殘春因驚風燭難留世遂作池蓮不染身貝葉乍翻
疑軸錦枕聲纔舉誤梁塵從茲艷質歸空後湘浦應
無解佩人或云作詩之說恐非都下好事者能於鷓
鴒天曲聲歌之

呂先生

宿州天慶觀有神仙題詩二絕于五星門扉之上俗
傳云呂先生神篆其詩曰秋景蕭條葉亂飛庭松影
裏坐移時雲迷鶴駕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期又曰
肘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內卷經鶴觀古壇槐影
裏悄無人跡戶長扃後爲人刮去墨迹猶存乃知非

常人書也

又

潭州士人夏鈞罷官過永州謁何仙姑而問曰世人多言呂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專記之到潭州乃於興化寺取齋曆視之果其日有華州回客設供頃年滕宗亮謫守巴陵郡有華州回道士上謁風骨聳秀神氣清邁滕知其異人口占一詩贈之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回聞之撫然大笑而莫知所之

又

呂洞賓者多遊人間頗有見之者丁謂通判饒州日洞賓往見之語謂曰君狀兒頗似李德裕它日富貴皆如之謂咸平初與予言其事謂今已執政張洎家

居忽外有一隱士通謁乃洞賓名姓泊倒屣見之洞
賓自言呂渭之後渭四子溫恭儉讓讓終海州刺史
洞賓系出海州房讓所任官唐書不載索紙筆八分
書七言四韻詞一章留與泊頗言將佐鼎席之意其
末句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字爲二八泊年
六十四卒乃其讖也洞賓詩什人間多傳寫有自詠
云朝辭百越暮三吳袖有青蛇膽氣麤三入岳陽人
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又有飲海龜見人不識燒山
符子鬼難看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鎗內煮山川之
句大率詞意多奇恠類此世所傳者百餘篇人多誦
之見楊文公談苑

養素先生

尚書郎李觀自言爲進士時往遊南岳道過潭州聖

亭買酒忽有一人荷竹奩持釘校之具徑至問觀曰
聞君將之南岳頗識養素先生藍方否觀曰固將往
見之其人曰奉煩寄聲曰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
胎如何出得言訖徑出不顧觀至南岳訪方具道其
語方惄然驚異因問曰其人眉間得無有白誌乎觀
曰然方大驚嘆曰吾不遇此命也所謂劉海蟾者也
吾養聖胎已成患無術以出之念非斯人不足以成
吾道今聲聞相通而不得接吾之道不成矣觀急回
訪於潭州已亡所在是年方卒

見東軒筆錄

劉道

晉公舊有園在保康門外園内有仙遊亭仙遊洞景
趣瀟洒有道士劉道相往來道作仙遊亭詩贈公云
屢上遊仙亭上醉遊仙洞裏杳無人他時鶴駕遊滄

海同看蓬萊島上春公莫曉其詩公南遷遁往見公
於崖公方思其詩乃知遁異人也與之泛舟海上而
飲公曰今日之遊成子之詩意也 見名賢詩話

華陰隱人

華山南有川廣袤數百里連山洞不知其極人有登
蓮華峯絕頂俯瞰人煙舍屋相望四時常有花木疑
靈仙之窟宅又云秦人避難者居此其後裔也開寶
中有數人衣服異制出華陰市中人詰之曰我居華
陰川因採藥迷路至此何所也後不知所詣或疑其
地仙 見楊文公談苑

峨眉山

太平興國七年嘉州通判王衮奏往峨眉山提點白
水寺忽見光相寺西面瓦屋山上皆變金色有丈六

金身次日午間有羅漢二尊空中行坐入紫色雲中
見玉壺清話

曇穎機辯

錢子高

明遠

始中大科知潤州值上元於因勝寺法

堂設戲幄庭下方以花磚遍甃嚴雅始新子高飭役
徒掘磚埋柱時長老達觀師曇穎者法辯迅敏度其
氣驕難諷但佯其語曰可惜打破八花磚錢馱之謹
不敢動

契嵩師

吾友契嵩師熙寧四年沒於餘杭靈隱山翠微堂火
葬訖不壞五物睛舌鼻耳毫數珠時恐厚誣以烈火
重煨煨之愈堅嵩之文僅參韓柳間治平中以所著
書曰輔教編携詣闕下大學者若今首揆王相歐陽

三朝卷四十三
四
諸巨公皆低簪以禮焉王仲儀公素爲京尹特上殿
以其編進呈許附教藏賜號明教大師嵩童體完潔
至死無犯火訖張器不壞此節可高天下之士余昔
怪其累夕講談音若清磬未嘗少噉及終方得其驗
嵩字仲靈藤州人詩類老杜楊公濟蟠收全集公濟
深伏其才荅嵩詩有千年猶可照吳邦之句在集

無名高僧

成都無名高僧者誦法華經有功雖王均李順兩亂
於蜀亦不敢害一旦忽一山僕至寺言先生來晨請
誦經在藥市奉候至則已在引入溪嶺數重煙嵐中
有一跨溪山閣所居也僕傳其語曰先生請師誦經
老病起晚誦至寶塔品願見報欲一聽至此品報之
果出野服藜杖兩眉垂肩但嘿揖焚香側聽聽罷遂

入不復出將齋以藤盤竹箸糝飯一盂杞菊數甌不
調鹽酪若美甘露食訖僕持櫬一鍤敬施之曰先生
寄語上人遠到山舍不及攀送遣僕送出路口因中
途問僕曰先生何姓曰姓孫曰何名僕於僧掌中書
思邈二字僧因大駭欲再往僕遽失之凡山中尋三
日竟迷舊路歸視櫬資皆良金也中五六金一半尚
鐵由茲一膳身輕無疾天禧中已一百五十歲長遊
都市後隱不見

羅真人

太平興國四年綿州羅江縣羅公山真人羅公遠舊
廬有人乘車往來山中石上有新轍迹深三尺餘盡
五色知州种士衡緣轍迹至洞口聞鷄犬聲

見湘山

胡僧法調

西晉時有胡僧法調至洛陽見晉家宮闕嘆曰此正似堯率天宮但生死之力營建非道力所成耳將終與徒衆別謂之曰山河天下皆變滅而況人身而得久長但能專心清淨屏除三毒形數雖乖其會必同言訖而卒

佛經

佛經之入中國自竺法蘭摩騰二師以後漢明帝時暨至白馬寺首譯四十二章經歷晉及十六國南北朝暨唐皆有梵僧自五天竺來及華人之善竺音者迭相翻譯訖開元錄凡大小乘經律論聖賢集共五千四十八卷至正元又別錄新經二百餘卷元和之後譯經遂廢 太宗太平興國初有梵僧法賢法天

施護三人自西域來雅善華音 太宗宿受佛記遂
建譯經院於太平興國寺訪得鳳翔釋清照深識西
竺文字因盡取國庫新貯西來梵夾首令三梵僧詮
擇未經翻者各譯一卷集兩街義學僧評議論難鋒
起三梵僧以梵經華言對席讀衆僧無以屈譯事遂
興後募童子五十人令習梵學獨得惟淨者乃江南
李王之子惠悟絕異盡能通天竺文字 今上即位
初陳恕建議以爲費國家供億願罷之 上以先朝
所留意不許訖今所譯新經論學凡五百餘卷自至
道以後多惟淨所翻也大中祥符四年譯衆上言請
如元正造錄詔令潤文官參知政事趙安仁與翰林
學士楊億同編修凡爲二十卷乃降賜 太宗所作
釋門文字令編其名題入錄安仁等及釋衆再上表

請御製釋門文章許之六年三月賜御製法音前集
七卷共論次其文理以附於先皇之次而冠於東土
聖賢集之首譯經院置潤文官嘗以南北省官學士
充中使一人監院事譯經常以梵僧後令惟淨同譯
經梵學筆受二人譯綴文二人評議二人皆選名德
有義學僧爲之

喻浩造塔

錢鏐曰釋迦真身舍利塔見於明州鄞縣即阿育王
所造八萬四千而此震旦得十九之一也鏐造南塔
以奉安俶在國天火屢作延燒此塔一僧奮身穿烈
焰登第三級持之而下衣裳膚體多被燒灼太平興
國初俶獻其地 太宗命取塔禁中度開寶寺西北
闕地造浮圖十一級下作天宮以葬舍利葬日上肩

昇微行自安置之有白光由塔一角而出上雨涕其
外都人萬衆皆灑泣燃指焚香於臂掌者無數內侍
數十人願出家掃洒塔下悉度爲僧上謂近臣曰我
曩世嘗親佛座但未通宿命不能了了見之耳初造
塔得浙東匠人喻浩浩不食葷茹性絕巧先作塔式
以獻每建一級外設帷帟但聞椎鑿之聲凡一月而
一級成其有梁柱齷齪未安者浩浩周旋視之持槌撞
擊數十即皆牢整自云此可七百年無傾動人或問
其北面稍高浩浩曰京城多北風而此數十步乃五丈
河潤氣津浹經一百年則北隅微墊而塔正矣塔成
而浩浩求度爲僧數月死世頗疑其異

見楊文公談苑

吳長文

吳長文博學通古今尤不喜釋氏其父卒不召僧不

作佛事居常閤巷細民與其父相往來者人贈二縑
子華爲長文作墓銘都不及之蓋子華信奉釋氏韓
魏公亦曰此事親之際尤爲難也

死後出家

熙寧中年王禹玉丞相奏亡妻慶國夫人鄭氏臨終
遺言乞度爲女真勅特許披戴賜名希真仍賜紫衣
號冲靜大師見倦遊雜錄

建寺

太平興國寺舊龍興寺也世宗廢爲龍興倉國初寺
主僧屢擊登聞鼓求復爲寺上遣中使持劔以詰
之曰此寺前朝所廢爲倉教以貯軍糧汝何故煩瀆
帝庭朝命令斷取汝首仍戒之曰儻偃蹇怖畏即斬
之或臨刑無懼即未可行刑旣訊其僧神色自若引

頸就戮中使以聞 上大感嘆復以爲寺官爲營葺
極於宏壯又修舊封禪寺爲開寶寺前臨官街北鎮
五丈河屋數千間連數坊之地極於鉅麗

西域僧覺稱

大中祥符初有西域僧覺稱來館於傳法院其僧通
四十餘本經論年始四十餘歲丁謂延見之嘉其敏
惠遣人送至予處與譯同來設茶果問之譯云入此
國見屠殺猪羊縣肉市肆甚不忍觀見此方人心頗
惡彼西土或一國人全不食肉予問能留此土否覺
稱云願至五臺謁文殊即還乃心思戀本國不樂居
此因索帟以竹筆作梵書橫行數十字請淨公譯云
誓首摧伏諸魔力我智者本名覺稱出家至今十九
臘渠牋偈句義能說後復作聖德頌以上文理甚富

上問其所欲但求金襴袈裟歸置金剛坐而已詔尚
方造以給之覺稱自言酤蘭左國人刹帝利性善畫
於譯堂北壁盡釋迦面與此方絕異

雲豁入定

吉州西峰寶龍院僧雲豁常入定歲餘一出大中祥
符三年上遣中使趙履信取至闕下宣於北御園
舍中扃鐫之月餘始出定苦告求歸厚賜以遣之見

楊文公談苑

王中正

汀州王捷少商江淮間咸平初遇一人於南康逆旅
衣道士服儀狀甚偉後屢見之授其黃金術仍付以
神劔且戒之曰非遇人君不可妄泄後佯狂叫呼上
饒市中配流嶺南逃歸京師擿登聞鼓自陳上召

與語悅之命之官更名中正寓居中官劉承珪家承珪上言數聞中正與人語聲如童子云我司命真君也中正丞遷神武大將軍康州團練使常以藥金銀獻上以助國費卒贈嶺南節度使謂之燒金王先生建祠元寧院西至今御府猶有中正所獻金及鑪鉶殘藥見澠水燕談

方士謁鍾弱翁

鍾弱翁

傳

帥平涼戎事有間延賓客一日有方士偕

衆道通謁幅巾衣白紵短不掩骭氣局廣深進退從容中度從牧童牽黃犢立庭下弱翁異之指牧童曰道人頗能賦此乎笑曰不煩我語是兒能之牧童乃擘牋放筆大書曰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飮黃昏後不脫簑衣臥月明既去郡人皆

見方士擔兩大瓮長歌出郭迹之不見章質夫聞曰
瓮乃二口豈呂洞賓耶

見西清詩話

王參政

王參政伯庸得疾既委頓是夕有靈鶴十餘隻空中
嘹唳八月二十日夜三更月甚明時其弟純臣差知
亳州公人來迎候者皆以爲怪訝須臾聞宅中慟哭
群鶴遂散時人以謂伯庸當作仙官爾

日本僧

景德三年予知銀臺通進司有日本僧入貢遂召問
之僧不通華言善書札命以牘對云住天台山延歷
寺寺僧三千人身名寂照號圓通大師國王年二十
五大臣十六七人郡僚百許人每歲春秋二時集貢
士所試或賦或詩凡及第者常三四十人國中專奉

神道多祠廟伊州有大神或託三五歲童子降言禍
福事山州有賀茂明神亦然書有史記漢書文選五
經論語孝經爾雅醉鄉日月御覽玉篇蔣魴歌老列
子神仙傳朝野僉載白集六帖初學記本國有國史
秘府略日本記文館詞林混元錄等書釋氏論及疏
抄傳集之類多有不可悉數寂照領徒七人皆不通
華言國中多習王右軍書寂照頗得其筆法 上召
見賜紫衣束帛其徒皆賜以紫衣復館於上寺寂照
願遊天台山詔令縣道續食三司使丁謂見寂照甚
悅之謂姑蘇人爲言其山水奇見寂照心愛因留止
吳門寺其徒不願住者遣數人歸本國以黑金水瓶
寄謂并詩曰提携三五載日用不曾離曉并斟殘月
春爐釋夜澌鄱銀難免侈萊石易成虧此器堅還實

寄君應可知謂分月俸給之寂照漸通此方言持戒
律精至通內外學三吳道俗以歸向寂照東遊予遺
以印本圓覺經并詩送之後寄書舉予詩中兩句云
身隨客槎遠心與海鷗親不可忘也圓覺固目不暫
舍云後南海商人舩自其國還得國王弟與寂照書
稱野人若愚書末云嗟乎絕域殊方雲濤萬里昔日
芝蘭之志如今胡越之身非歸雲不報心懷非便風
不傳音問人生之限何以過之後題寬弘四年九月
又老大臣藤原道長書略云商客至通書誰謂宋遠
用慰馳結先巡禮天台更可攀五臺之遊旣果本願
甚悅甚悅懷土之心如何再會胡馬猶向北風上人
莫忘東日後題寬弘五年七月又治部卿源從英書
略云所諮唐曆以後史籍及他內外經書未來本國

者因寄便風爲望商人重利惟載輕貨而來上國之風絕而無聞學者之恨在此一事末云分手之後相見無期生爲兩鄉之身死會一佛之土書中報寂照俗家及墳墓事甚詳悉後題寬弘五年九月九三書皆二王之迹而野人若愚章草特妙中土能書者亦鮮及紙墨尤精左大臣乃國之上相治部九卿之列見楊文公談苑

郭忠恕

郭忠恕字恕先以字行能屬文善史書周廣順中累爲周易博士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復仕多遊岐雍宋洛間縱酒逢人無貴賤常口稱貓遇山水佳處絕糧數日不食盛夏暴於日中體不沾汗窮冬大寒鑿河冰而浴溶溶傍冰漸皆釋太宗召授國子監主簿

三韓志卷四十三
縱酒自肆謗讟時政 太宗怒決杖配登州行至齊
州臨邑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拊地窟才容面而卒
遂藁葬於道左後數日有取其尸改葬視之空空若
蟬蛻然

許旌陽家田夫

洪州西山有異人于大夫婦出入山中相傳許旌陽
家田夫也旌陽使出取米及歸拔宅昇仙矣遂止爲
地仙于大有詩云自從明府升仙後出入塵寰直至
今不是藏名渾時俗賣柴沽酒貴安心妻寄于大詩
曰昨日因行過翠微醺壇風冷杏花稀碧桃爲我傳
消息何事人間去不歸至今有見之者

朱池寺僧

余往歲侍親睦州壽昌縣朱池寺寺僧卒方數日其

弟子出卒前一日手寫一頌云孤燈寂寂夜堂深寒
雨瀟瀟響竹林大底浮生只如此不須哀怨動悲音
字甚端謹斯亦異矣

見李希声詩話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三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四

仙釋僧道

趙自然

趙自然太平州人夢一人綸巾素袍鬚髮班白自云姓陰引之登山曰汝有道氣教汝辟穀之法乃出青栢枝令啗夢中食之及覺遂不食又夢老人教以篆書數百字寤記之寫以示人皆不能識或云天篆也乃道家符籙耳 太宗召賜道服後因病食穀如故

神仙二事

神仙之說傳聞固多予之目覩者二事供奉官陳允任衢州監酒稅日允已老髮禿齒脫有客候之稱孫希齡衣服甚縑縷贈允藥一刀圭令揩齒允不甚信之暇日因取揩上齒數揩而良久歸家家人見之皆

笑曰何爲以墨染鬚允驚以鑑照之上髯墨如漆矣
急去巾視童首之髮已長數寸脫齒已隱然有生者
予見允時年七十餘上髯及髮盡黑而下髯如雪又
正郎蕭渤白波輦運至京師有黥卒姓石能以瓦石
沙土手按之悉成銀渤厚禮之問其法石曰此真氣
所化未可遽傳若服丹藥可呵而變也遂授渤丹數
粒渤餌之取瓦石呵之皆成銀渤乃丞相荆公姻家
是時丞相當國予爲宰士目覩此事都下士人求見
石者如市遂逃去不知所在石纔去渤之術遂無驗
石齊人也時曾子固守齊聞之亦使人訪其家了不
知石所在渤旣服其丹亦宜有補年壽然不數年間
渤乃病卒疑其所化特幻耳

佛牙

熙寧中余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事同過一佛寺子先謂余曰此有一佛牙甚異予乃齋潔取視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身之汗颯然湧出莫知其數或飛空中或墮地人以手承之即透過着牀榻摘然有聲復透下光明瑩徹爛然滿目予到京師盛傳于公卿間後有人迎至京師執政官取入東府以次流布士大夫之家神異之迹不可悉數有詔留大相國寺創造木浮圖以藏之今相國寺西塔是也

吳僧文捷

吳僧文捷戒律精苦竒迹甚多能知宿命然罕與人言予群從爲知制誥知杭州禮爲上客遇嘗學誦揭帝呪都未有人知捷一日相見曰舍人誦呪何故闕一句旣而思其所誦果少一句浙人多言文通不壽

一日齋心往問捷捷曰公更三年爲翰林學士壽四十歲後當爲地下職任事權不減生時與楊樂道待制聯曹然公此時當衣裘經視事文通聞之大駭曰數十日前曾夢楊樂道相過云受命與公同職事所居甚樂慎勿辭也後數年果爲學士而丁母喪年三十九矣明年秋文捷忽使人與予言此時文通在姑蘇急往錢塘見之文捷驚曰公大期此日何用更來宜即速還屈指計之曰急行尚可到家文通如其言馳還徧別骨肉是夜無疾而終文捷與人言多如此不能悉記此吾家事耳捷常持如意輪呪靈變尤多瓶中水呪之則湧立畜一舍利晝夜常轉於琉璃瓶中捷行道遶之捷行速則舍利亦速行緩則舍利亦緩士人卽忠厚事之至謹就捷乞以舍利捷遂與之

護甚嚴一日忽失所在但空瓶耳忠厚齋戒延文捷
加持少頃見觀音像衣上一物蠢蠢而動疑其蟲也
試取乃所亡舍利如此者非一忠厚以予愛之持以
見歸予家至今嚴奉蓋神物也

金剛題誌

郢州漁人擲網於漢水至一潭底舉之覺重得一石
長尺餘圓直如斷豚細視之乃羣小蛤鱗次相比綢
繆鞏固以物試抉其一端得一書卷乃唐天寶年所
造金剛題誌甚詳字法竒古其末云醫博士聶比陽
縣令朱均施比陽乃唐州屬邑不知何年墜水中首
尾略無濡漬爲土豪李孝源所得孝源素奉佛寶藏
其書蛤筒復養之水中客至欲見則出以視之孝源
因感經像之聖異施家財萬餘緡寫佛經一藏于郢

三朝老臣
三
州興陽寺特爲嚴麗

鴈蕩山老人

熙寧七年嘉興僧道親號通照大師爲秀州副僧正
因遊温州鴈蕩山自大龍湫回欲至瑞鹿院見一人
衣布襦行澗邊身輕若飛履木葉而過葉皆不動心
疑其異人乃下澗中揖之遂相與坐於石上問其氏
族閭里年齒皆不荅鬚髮皓白面色如少謂道親曰
今宋朝第六帝也更後九年當有疾汝可持吾藥獻
天子此藥人臣不可服服之有大責宜善保守乃探
囊出一丸指端大紫色重如金錫以授道親曰龍壽
丹也欲去又謂道親曰明年歲當大疫吳越尤甚汝
名已在死籍今食吾藥勉修善業當免此患探囊中
取一栢葉與之道親即時食之老人曰定免矣慎守

吾藥至癸亥歲自詣闕獻之言訖遂去南方大疫兩浙無貧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道親殊無恙至元豐六年夏夢老人趣之曰時至矣何不速詣闕獻藥夢中爲雷霆駢逐惶懼而起徑詣秀州具述本末謁假入京詣尚書省獻之執政親問以爲狂人不受其獻明日因對奏知上急使人追尋付內侍省問狀以所遇對未數日先帝果不豫乃使幹當御藥院梁從政持御香賜裝錢百千同道親乘驛詣鴈蕩山求訪老人不復見乃於所遇處焚香而還先帝尋康復謂輔臣曰此但預示服藥兆耳聞其藥至今在彰善閣當時不曾進御

廬山錢文

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自唐開元中創建

元豐二年道士陶智仙建一舍令門人陳若拙董作發地忽得一瓶封鑄甚固破之其中皆五色土惟有一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若拙得之以歸其師不甚爲異至元豐四年忽有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爲應元保運真君遣內侍廖維持御書殿額賜之乃與錢文符同時知制誥熊本提舉太平觀具聞其事召本觀主首推詰其詳審其無僞乃以其錢付廖維表獻之

見筆談

趙抱一

秦州趙抱一者初嘗牧牛田間一夕有人叩門召之以杖引行杖端有氣如煙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絕頂見數人會飲音樂交奏抱一駭莫能測會巡檢過其下聞樂聲以爲羣盜懼集令呼民梯山而上至則無

所覩唯抱一獨在援以下之自是不食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師猶卅角詔賜名爲道士

見談苑

賀蘭捷真

賀蘭捷真不知何許人爲道士自言百餘歲善服氣不憚寒暑徃徃不食或時縱酒游市屢啖腐肉數斤後召至闕下 真宗賜之以詩

出范蜀公蒙求

禮法師

明州天台教主禮法師高僧也聚徒四百衆以往生淨土訣勸衆修行晚結十僧修三年懺燒身爲約楊大年慕其道三以書留之云億聞我師比修千日之懺特捨四大之軀結淨社之十僧生樂邦之九品竊曾具懇冀徇羣情乞住世以爲期廣傳道以興利願希垂諾冀獲瞻風後禮師終不諾又詒書杭州天竺

式懺主託渡江留之億再拜昨爲明州禮教主宏發
願心精脩懺法結十人之淨侶約千日之近期決取
樂國之往生並付火光之正受再懷景重切欲勸留
誠以天台大教宗師海國羣倫之歸嚮傳演秘詮之
學增延慧命之期冀期住世之悠長廣作有情之饒
益遂形懇請罄叙誠言得其報音確乎不奪慮喪人
天之眼目孰爲象季之津梁懺主大師同稟哲師並
化本國可願涉錢塘之巨浪造鄞水之淨居善說無
窮宜伸於理奪真機相契須仗於神交是年誕節懇
永興寇相國薦紫服留之馬副樞知節請大年撰其
父全父神道碑潤筆一物不受止求薦一師號馬樞
奏臣以楊某爲先臣撰碑况辭臣潤筆國之常規乞
降聖旨俾受臣所贈 真宗召大年問之因得以其

事言

真宗深加嘆重謂大年曰但傳朕意留之住世若師號朕與之潤筆卿宜無讓遂賜號法智大師住世七年方入滅錢希白碑其異於塔

光梵大師

譯經鴻臚少卿光梵大師惟淨江南李王從謙子也通敏有先識解五竺國梵語慶曆中朝廷百度例務減省惟淨知言者必廢譯館不若預奏乞罷之臣聞在國之初大建譯園逐年聖節西域進經合今新舊何啻萬軸盈函溢屋佛語多矣又况鴻臚之設虛費祿廩恩錫用給率養尸素欲乞罷廢仁宗曰三聖崇奉朕焉敢罷且又睅貢所籍名件皆異域文字非鴻臚安辨因不允未幾孔中丞

道輔

果乞廢罷上因

出惟淨疏示之方已景祐中景靈宮鋸傭解木木既分中有虫鏤紋數十字如梵字傍行之狀因進呈

仁宗遣都知羅崇勲譯經潤文使夏英公竦詣傳法

院特詔開堂導譯凡聖節譯經即謂之開堂冀得祥

異之語以識國獨淨焚天香導譯踰刻方曰五竺無此字不通辯譯左璫恚曰諸大師且領聖意若稍成文譯館恩例不淺而英公亦以此意諷之淨曰某等幸若蠹紋稍可箋辨誠教門之殊光恐異日彰謬妄之迹雖萬死何補二官竟不能屈遂寫奏稱非字惟淨皇祐三年入滅碑其塔者此二節特不書惜哉見

湘山野錄

趙山人

趙山人景趙昂學士親弟愚熟識之善導引煉藥向

爲東陽簿弃官歸似有所遇年八十餘落魄在塵中
未嘗騎馬遠近携一拄杖而去皇祐初至虞城旅邸
翹一足坐于床倚杖而終其屍不壞于今在虞城尼
寺中安厝

謝仙火

歐陽永叔侍郎說永州有一亭爲火所燒獨存一柱
柱根下倒刻三字云謝仙火好事者問何仙姑何姑

永州之異人也

仙姑曰此雷部中有姓名夫婦二人

所長纔三尺潔白如玉其名謝仙主行火者

見趙康

靖公見聞錄

行火真君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游殿旣而大內火
遂遷於玉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火遷於洞真洞真

又火遷於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孑遺遂又遷於景靈而宮司道官相與惶恐上言真像所至輒火景靈必不免願遷他所遂遷於集禧宮迎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

黃覺

黃覺善詩梅昌言出鎮并州覺贈詩曰五馬雍容出鎮時都人爭看好風儀文章一代喧高價忠直三朝受聖知帳下軍容森劒戟門前行色擁旌旗雲籠古戍黃榆暗雪滿長郊白草衰出去暫閑貔虎幕歸來須占鳳凰池鬚間未有一莖白陶鑄蒼生固不遲梅雅自修飾容狀偉如得詩大喜之覺仕宦不遂嘗送客都門外至則客已遠不及旅舍中見一羽士在側因取所携酒炙呼道士共飲食之旣罷道士舉盃拂

水寫呂字覺始悟其爲呂洞賓也道士又曰明年江南見君覺果得江南官及期見道士出懷中大錢七其次十又三小錢曰數不可益也予藥可數寸許告曰歲旦以酒且磨服之可保一歲無疾覺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垂盡作詩曰床頭曆日無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果以是歲終

見劉貢父詩話

許昌齡

潁陽石唐山一峯特峙勢雄秀獨岐遙通絕頂有石室邢和璞筭心處也治平中許昌齡者安世諸父蚤得神仙術杖策來居天下傾焉後遊太清宮時歐陽文忠公守亳社公生平不肯信老佛聞之邀致州舍與語豁然有悟贈之詩曰綠髮青瞳瘦骨輕飄然乘鶴去吹笙郡齋坐覺風生竹疑是孫登長嘯聲公集

中許道人石唐山隱者皆昌齡也一日公問道許告以公屋宅已壞難復語此但明了前境猶庶幾焉且道公昔遊嵩山見神清洞事公默有所契語秘不傳後公歸汝陰臨薨以詩寄之石唐仙室紫雲深潁陽真人此筭心真人已去升寥廓歲歲岩花自開落昔公曾爲洛陽客偶向岩前坐盤石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雲深路絕無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公又嘗手書昌齡詩南莊相對北莊居更入深山十里餘幽路每尋樵徑上真心還與世情疎雲中大吠流星過天外鷄鳴曉日初昨日有人相問訊旋將落葉寫回書讀此想見其人矣神清洞世固詳其事而昌齡尤瑰異信公真神仙中人也

西清詩話

僧無夢

有僧法名無夢自云鄆州人多教化村落間手持一木牌上書詩二首一云身爲車兮心爲軾車動軾隨何計息交梨火棗是誰無自是不除荆與棘二云身爲客兮心爲主主人平和客安堵若還主客不康寧精神管定隨君去後至封丘縣富固村曰此一片地可以寄吾身乃坐化去

名賢詩話

黑殺將軍

開寶中有神降於終南道士張守真自言我天之尊神號黑殺將軍與玄武天蓬等列爲天之三大將言禍福多驗每守真齋戒請之神必降室中風肅肅然聲如嬰兒獨守真能曉之太祖不豫驛召守真至闕下館于建隆觀令下神神言天上宮闕已成玉鑠開晉王有仁心言訖不復降太祖以其妖將加誅

會晏駕 太宗即位築宮於山陰將塑像請於神神
曰我人形怒目被髮騎龍按劍前指一星如其言造
之六年宮成封神爲翊聖將軍每歲春秋遣中使祈
醮立碑記其事守真時來京師得召見至道三年春
太宗弗豫召守真至令爲下神守真屢請神不降
歸纔至而卒後數日宮車晏駕此事異也 楊文公談
苑

正覺禪師

僧本逸俗姓彭氏福州閩人也幼不如葷九歲出家
年十五辭普度恩不受後四年以試經中游方至廬
山依開元寺暹禪師一日入室舉達磨傳法偈於此
頓悟住饒州薦福院凡十五年學徒寢盛至元豐六
年詔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賜以紫衣號正覺禪師

自王公至士庶皆敬慕之於紹聖三年六月中升堂
舉手示衆曰撒手那邊千聖外迴頭堪作火中牛衆
莫之測翌日沐浴更衣升坐集衆而逝衆乃號呼曰
師慈爲人今日何不留一言而去須臾師復開目伸
手索筆作頌曰七十四年如掣電臨行爲君通一線
鐵牛勃跳過新羅撞破虛空七八片遂擲筆於地復
儼然而逝方暑經三日體色不變都人敬禮者雲集
衆乃葬師於東郊之塔

張乖崖

乖崖公在蜀設厨割羊及百口具毛角召行人估賣
納錢送一僧院令與羊子轉經有一學禪僧得錢來
謝公與之坐且曰微僧自來不轉經昨日亦爲羊子
轉經兩卷公厲聲曰和尚轉則便轉和尚如了得便

莫轉爲甚恰爲羊子轉呵起之公動不容佞皆若此類

二

乖崖公言未及第時至鄭州有一山人氣貌甚古同宿旅中與之語皆塵外之事問不言姓氏自稱神和子而已質明爲別語吾云異日相會于西川吾稍異之昨因患頭瘡未損蒙聖恩差入內內侍省高班羅自賓到川奉傳聖旨撫問卿治郡不易頭上瘡子痊否某感君父至恩遂於龍興觀設醮乞保殘軀畢期報國是夕吾坐寐中夢疇昔神和子謂吾曰頭上瘡公勿疑不是死病及覺語與道士王文正文正云曾收得鄭韶州處士贈神和子歌索而閱之益異其事乃建大閣上下十四間號曰仙遊閣吾故曰

神仙旣便於西遊士庶不妨於登覽其歌先在觀內五靈院刻石存焉

三

乖崖公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堦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歎似有欽歎之意公翊旦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座邪兼濟云無它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余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粟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

即索公裳令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嗚呼古先聖賢
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霈然莫之能禦而公
以夢中所得屈已於一封部中人夫豈詐善以要譽
哉欲使人知神明有以勸察而不敢私耳然則公之
所積又當如何二公名字固在仙籍而黃君後裔繁
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建炎四年十一月一日
開封劉靖子直書於妙嚴院有樂道積善者爲我刻
板以廣其傳冀其聞黃氏之風而悅之者推賞善救
物之心膺天道好還之德神明共喜福壽無量豈曰
小補之哉

見忠定公語錄

風和尚

邢州開元寺僧法明落魄不檢嗜酒好博每飲至大
醉惟唱柳永詞由是鄉人莫不侮之或有召齋者則

不赴有召飲者則欣然而從酒酣乃謳柳詞數闕而後已日以爲常如是者十餘年里巷小兒皆目爲風和尚一日忽謂寺衆曰吾明日當逝汝等無出觀吾往焉衆僧笑曰豈有是哉翌日晨起法明乃攝衣就坐遽呼衆曰吾往矣當留一頌而去衆僧驚愕急起以聽法明日平生醉裏顛蹶醉裏却有分別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言訖跣趺而逝衆嘆異之因以厚葬焉

僧惠圓

僧惠圓俗姓干氏開封酸棗人也本田家子幼出家於本邑建福寺禮德光爲師性椎魯寡語言衆以奴隸畜之然執勤不懈久之主僧乃爲出錘鬻度牒俾爲僧居數歲乃辭師出遊師初不許已而諾之惠圓

幼依佛教未嘗知有禪宗故聞南方禪刹甚盛乃詣江州東林欲學其道旣至而惠圓舉止山野辭語鄙俚貌極不揚衆莫不指以爲笑一日乘間問其衆曰如何是禪衆見其愚戇戲謂之曰樹間鳴者乃禪也惠圓不悟其旨已遂面壁深思至於骨立後數月出行殿庭間忽足顛而仆起乃釋然有悟乃謂一行者曰吾不習筆硯欲以一頌汝能書乎爲我題之壁間行者笑而許之其辭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一輪明月杖頭挑翌日徑離東林後長老法總因過惠圓留題之所驚謂左右曰誰作此頌一人前白曰向一村僧題之於此法總曰又被這漢打了一竅乃迹其所徃莫能知之後紹聖間有鄉人見之於餘杭視其容貌無驚人處真得道之

士也見雲齋新說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四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五

休祥夢兆

苗訓

苗訓仕周爲殿前散員學星術於王處訥訓從

太祖北征處訥預語訓曰庚申歲初太陽躔亢在亢於德剛其獸乃龍恐與太陽並駕若果然則聖人利見之期也至庚申歲旦太陽之上復有一日衆皆謂目眩以油盆俯窺果有兩日相磨盪即太祖陳橋起聖之時也初夢持鏡照天列宿滿中割腹納之遂通星緯之學太祖即位樞密使王朴建隆二年辛酉歲撰金雞曆以獻上嘉納之改名曰應天曆御製曆序處訥謂所知曰此曆更二十年方見其差亦有知之者吾不得預焉興國六年辛巳吳昭素直司天

皇朝卷四十五
監果上言應天曆大差 太宗詔修之 太宗善望
氣一歲春晚幸金明回蹕至州北合歡拱聖營兩大
下時有司供擬無雨仗因駐蹕轅門以避之謂左右
曰此營他日當出節度使兩人蓋二夏昆仲守恩守
贊在營方升後侍 真廟於藩邸當龍飛二公俱崇
高後守恩爲節度使守贊知樞密院事終於宣徽南
北院使

周克明

景德三年有巨星見於天氏之西光芒如金丸無有
識者春官正周克明言按天文錄荊州占其星名周
伯語曰其色金黃其光煌煌所見之國太平而昌又
按元命包此星一曰德星不時而出時方朝野多歡
六合平定鑾輿澶淵凱旋萬域富足賦歛無橫宜此

星之見也克明本進士獻文於朝召試中書賜及第

畢文簡

真宗尹京畢士安爲府判沉毅忠厚中書將有簽除太宗令輔臣歷選不稱旨而李沆必欲用冠公上曰準少年進用才銳氣浮爲朕選河朔有重德稀姓者處其中而鎮之近臣少喻上意方以畢公進之上果喜遂用參大政時利用爲樞相冠曹二人者一時酒後徃徃凌詬於席公處其間嘗溫容以平之不踰月與冠俱平章事歲餘果負重望太宗謂李沆曰朕固欲相士安者頃夢數神人擁一紫綬者令拜朕曰非久當相陛下夢中熟視之乃士安也

見玉壺清話

鞏彥輔

長沙北禪經室中懸觀音印像一軸下有文乃故待

制王元澤撰鏤板者乃邵倅關蔚宗其文曰都官鞏
彥輔郎中嘗麗云初夢兩緋衣召入一大府嚴甚有
紫衣當按者曰此王也置廡下授以沙盆剔囚目使
研之餘斷腕截耳不可數或恐懼失便溺少頃一官
至呵鞏解衣鞏以有官無罪官怒曰此治殺生獄豈
問官耶鞏窘呼觀音囚者皆和而殘者完繫者釋俱
出鞏亦出乃蘇余友吳居易與鞏同官開封府言鞏
性朴直不局於獄以故或忤在勢者云

朱正基

寶元元年朱正基駕部知峽州即江陵內翰昂之子
一夕夢一吏自云城隍神遣某督修夷陵縣廨宇願
速葺不宜後時朱不甚爲意連三夕夢之方少異焉
因語同僚亦盡異之然亦未加修葺明日報至歐陽

永叔謫授夷陵報吏云已及荆門朱感其夢待之特異將入境率僚屬遠郊迓之歐公臨邑亦以遷謫自處益事謙謹稟白皆斂板於庭州將長伺之俟入門先抱笏降于階至滿仕不改前容歐公親語其事於其孫集賢朱初平學士焉

見玉壺清話

張乖崖

乖崖公太平興國三年科場試筆陣成功賦蓋太宗明年將有河東之幸公賦有包成卧鼓豈煩師旅之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德自謂擅場欲奪大魁夫何有司以對偶顯失因黜之選胡旦爲狀元公憤然毀裂儒服欲學道於陳希夷搏趨豹林谷以弟子事之決無仕志希夷有風鑑一見之謂曰子當爲貴公卿一生辛苦譬猶人家張筵方笙歌鼎沸忽中庖

火起坐客無柰惟賴子滅之然祿在後年此地非棲
憇之所乖崖堅乞入道陳曰子性度明躁安可學道
果後二年及第於蘇易簡榜中希夷以詩遺之曰征
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
却應多謝腦邊瘡初不甚曉後果兩入蜀定王均李
順之亂又急移餘杭剪左道僧紹倫妖蠱之叛至則
平定此征吳入蜀之驗也累乞閑地朝廷終不允因
腦邊瘡乞金陵養疾方許之

二

張乖崖成都召還臨行封一紙付僧文鑑大師者上
題云請於乙卯歲五月二十一日開後至祥符八年
當是歲也時凌侍郎知成都文鑑至是日特見凌公
曰先尚書向此以囑某已若干年不知何物也乞公

開之泊開乃所畫野服携筇黃短褐一小真也凌公
奇之於大慈寺閣龕以祠焉蓋公祥符七年甲寅五
月二十一日薨開真之日當小祥也公以劒外鐵緡
輜重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一界換之始祥
符辛亥今熙寧丙辰六十一載計已二十二界矣雖
極智者不可改

王慶之

僕射相國王公至道丙申歲爲譙幕因按逃困飢而
流亡者數千戶力謀安集疏奏乞貸種粒牛糧懇訴
甚苦朝廷悉可之一夕次蒙城驛舍夢中有人召公
出拜空中紫綬象簡者兒度凝重如牧守赴上之儀
遣一綠衣州童謂公曰以汝有憂民心上帝嘉之賜
此童爲宰相子受訖即寤殆曉慙食於楚靈王廟作

詩誌於壁是夕夫人亦有祥兆而娠焉後果生一子
即慶之是也器格清粹天與文性未十歲公已貴蔭
爲奉禮郎耻門調止稱進士或號棲神子惟談紫府
丹臺間事有古木詩不逢星漢使誰識是靈槎祥符
壬子歲謂所親曰上元夫人命我爲玉童只爲吾父
未受相印受則吾去矣不數日公正拜慶之已疾公
憶丙申之夢默不敢言不踰月慶之卒年十七 真
宗聞其才矜恤特甚命尚官就宅加贈祿詔賜進士
及第焚誥於室

張密學

張密學秉知冀州日一巨盜劫民之財復亂其女賊
敗得贓將就戮其被盜父母以不幸之甚泣訴於公
公忿極俾設架釘其門凡三日醢之議者頗快焉後

旬年忽感疢疾一日方午劇發夢中使至宅急宣公力疾促轡至禁門中人引至便殿垂箔立軒陛久之隔箔厲聲曰爭得非法殺人公認其聲乃真宗也不知其端不敢奏辨斯須又曰張秉爭得非法殺人公方奏曰臣束髮入仕遵謹憲章豈止丹筆書極典雖一笞扑亦覆覈精審上曰卿自與本人對辨引於殿西南隅啓一獄扉囚繫萬狀始悟非人世也引一鐵鉞罪人血肉淋漓肢節星散泣訴於公曰汝用非法殺我支體零散奈何永無受托之所公方認冀賊也詬之曰汝所犯豈止一死耶糜萬軀亦不足塞其父母之耻敢將更有訴乎旁有一胥容服謹嚴視之乃秉從事河陽日一幕典遇公甚勤低容曰五刑自有常典亦不得憾其訴公曰其將奈何吏曰幸公之

筭未盡暫經誤至此爾但遣俾之託生可却還公怖
且窘叩其遣之之術於吏曰吾念與子有河陽之舊
吏曰功力之大無如法華經焉但志誠許之公遂許
歸日召僧誦百部以至漆及千部囚亦不捨公愈怖
吏又曰不必多爲其持誦之法但貴長久日請一僧
誦一部許終其身乃可遣公如其說許之果沒不見
殆三日神方還觀始覺乃日召一僧誦一部至薨未
常一日廢闕

錢惟冶

錢惟冶字和世初鎮四明嘗夢神人披金甲自稱西
岳神謂曰公面有政文即擁土培之後領華州節鉞
二十年

王處訥

太宗欲知古高僧事贊寧撰僧史略十卷進呈充史館編修壽八十四天監王處訥推其命孤薄不佳如三命星禽略祿壬遁俱無壽貴之處謂寧曰師生時所異者止得天貴星臨門必有列土侯王在戶否寧曰母氏長謂某曰汝生時方卧草錢文穆王元璿往臨安縣拜塋至門雨作避於茅簷甚久始浣浴襁籍徘徊方去見湘山野錄

二

王處訥洛陽人少時有老叟至其家煮洛河石爲麪以食之又嘗夢人持巨鑑衆星燦然滿中剖其腹納之後遂通星曆之學特臻其妙依漢祖於太原開國爲尚書博士判司天監事周祖素與處訥厚善舉兵向闕以物色求之得之甚喜因言及劉氏柝短事處

皇朝卷四十五
訥曰漢氏歷數悠遠蓋即位之後專以復讎殺人及夷人之族結怨天下所以社稷不得長久周祖蹶然嘆息適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第待旦加戮遽命置之逢吉已自縊死但誅銖餘悉全活國初歷司農少卿直拜司天監有子熙元今爲司天少監

見楊文公談苑

陳洪進

陳洪進與張漢恩爲劉從効左右將有沙門行雲者若狂人自福州來洪進供僧有禮行雲語洪進曰汝當爲此山河主不出此歲我且歸長樂秋後至此時建隆二年也是春從効卒子紹鎡典留務至秋洪進經紹鎡將召越人執送金陵漢恩爲留後自爲副使漢恩老且懦洪進實專郡政行雲果來謂洪進曰凡世報前定但人有千錢之祿不可以圖之况將相

之位豈能力取今留公多疑人前後誅殺甚衆王者不死豈能害君哉當須坦然任運他日善終牖下子孫蕃盛苟懷疑殺人蒙不善之報鮮克令終矣洪進後廢漢恩幽于別墅諸子屢勸除之終不許漢恩竟以壽終行雲禿首而不衣僧服嘗服紫皂揆袂束帶懸銀魚爲飾館於州廨十餘年忽謂人曰陳氏當有五侯之象去此五年後有戎馬千萬衆前歌後舞入此城喜而不怒未知何故也懇求出舍外宅洪進次子文顯牧漳州將歸宣行雲曰吾不及見矣遂沐浴右脇而逝語館人曰過三日乃得棺歛明日文顯至亟哭之行雲遽起坐執手談至暮乃入滅泉人疑所管二州何以容五侯當克取汀建以自益耳後洪進來朝獻其地改鎮徐州文顯通州團練使文顯文顯

文頊三人並授諸州刺史是爲五侯王師入城垂橐作笳鼓爲樂悉如其言洪進感行雲之言帥泉十六年未嘗妄殺人有犯極刑而情可恕者多貸其死

危序

鄉人危序應舉探省榜出門數步即逢泥渲躊躇未前有老媪指示曰秀才可低處過危即從之比看榜最末有名是歲果及第此與摭言所載後來者必銜得事頗相類

韓魏公

韓稚圭侍中知泰州日卧病數日冥冥無所知倏然而蘇語左右曰適夢以手捧天者再不覺驚寤其後援英宗於藩邸翼神宗於春宮捧天之祥已兆於慶曆中固知賢臣勲業非偶然而致也

夏文莊公

夏文莊公謫守黃州時龐穎公爲郡掾文莊識之異禮優待而龐嘗有疾以爲不起遂屬文莊後事文莊親臨之曰異日當爲貧宰相亦有年壽疾非所憂龐詰之曰已爲宰相豈得貧耶文莊曰但於一等人中爲貧耳故龐公晚年退老作詩述其事曰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爲是故也

二

文莊守安州宋莒公兄弟尚皆布衣文莊亦異待命作落花詩莒公一聯曰漢臯珮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子京一聯曰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是歲詔下兄弟將應舉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君須作狀元及第又風骨秀重異日作宰相

皇朝卷四十五
小宋君非所及然亦須登嚴近後皆如其言故文莊
在河陽聞莒公登庸以別帑賀曰所喜者昔年安陸
已識台光蓋爲是也 見青箱雜記

趙卅長

俚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
士大夫徃徃道之天聖中有尚書郎趙卅長者常以
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爲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
以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卅長深惡之亦以不能酬
酢爲恨其後竟卒於留臺也 見廬陵居士歸田錄

張客省

張客省退夫自言應舉時因醉乘驢過市誤觸倒雜
賣擔子其人喧爭不已視擔中只有樂記疏一冊遂
五十錢市之其人乃去張初不携文籍而行遇醉醒

止閱所買樂記疏無何省試黃鍾爲樂之末節論獨樂記爲詳論擅場南省遂高選明年擢甲第

賈直孺

賈直孺嘗言襄州居喪時家中若有人呼侍中云一日爲其父尋葬地有人前引云侍中村其後居京城之西鄰婦心恙踰牆言爲其夫所苦我來告賈侍中直孺益自信未幾爲侍讀學士給事中卒於城西第其偶然乎將鬼告之乎果告之鬼亦善戲謔

馮侍禁

馮當世之父式爲左侍禁以終當世幼時取其所讀書題其後曰將仕郎守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借緋馮京式旣沒十一年當世狀元及第爲荆南通判視其父所題無一字差者是所謂知子者矣

皇朝卷四十五
九
蔡子直

蔡子直識英宗皇帝于藩邸爲最舊既即位久之以
樞密直學士知秦州 英宗上僊不及見一日夢宣
召賜對又賜茶旣而辭出固留之曰只住此更毋得
去寤而記憶乃靈駕發引日因大慟哭遂得疾日中
而卒其幽冥之感有如此者

丁晉公

丁朱崖當政日置宴私第忽語於衆曰嘗聞江南國
主鍾愛一女一日諭其大臣曰吾止一女姿儀性識
特異於人卿等爲擇佳婿須得少年美風儀有才學
而門地高者或曰洪州劉生爲郡參謀年方冠風骨
秀美大門第嘗任貳卿博學有文足以充選國主亟
令召至見之大喜尋尚主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出

入禁闥良田甲第珍寶竒玩豪華富貴冠於一時未
周星歲主告殂國主悲悼不勝曰吾不欲復見劉生
削其官一物不與遣還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目如舊
丁笑曰某它日不失作劉參謀也席中莫不失色未
幾有海上之行籍其家孑然南去何先兆之著也

王元規

王元規景仁慶曆末將赴吏部選一夕夢一人衣冠
高古若術士者因訪以當授何地官期早晚書八字
與之云時生一陽體合三水旣覺莫曉其意及注官
果授河南府河清主簿凡三字從水到官日正冬至

任玠

蜀人任玠溫如晚寓寧州府宅一夕夢一山叟貽詩
曰故園路遙歸去來玠和之曰春風天遠望不盡旣

皇朝卷四十五
十
覺自笑曰吾其死乎數日不疾而逝

張茂直

張茂直充人家貧喜讀書少遊汶上嘗買瓜於圃翁倚鋤睥睨曰子非久當斷頭下刃之際稍速則死稍緩則生果獲免必享富貴無何慕容彥超據兗例驅守埤周師破敵擁城者例坐斬之斬殆盡至茂直挾刃者語之曰汝髮甚修鬢惜爲頸血所汚可先斷之茂直許焉將理髮得釋免後知制誥秘書監卒

楊文公

楊大年歲二十一爲光祿丞賜及第太宗極稱愛三月後苑典宴未帖職不得預公以詩貽館中諸公曰聞戴宮花滿鬢紅上林絲筦侍重瞳蓬萊咫尺無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諸公不敢匿即時進呈

上訝有司不即召左右以未帖職爲奏即日直集賢院免謝令預晚宴後修冊府元龜王欽若總其事詞臣二十人分撰篇序下詔須經楊億刪定方許用之大年祖文逸僞唐玉山令大年將生一道士袖刺來謁自稱懷玉山人冠褐秀爽斯須遽失公遂生後至三十七爲學士晝寢於玉堂忽自夢一道士來謁亦稱懷玉山故人坐定袖中出一誥牒曰內翰加官取閱之其榜上草寫三十七字大年夢中頗驚曰得非數乎道士微笑又曰許添乎道士點頭夢中命筆止添一點爲四十七至其數果卒也

見玉壺清話

王堯臣

天聖四年夏海州書表司雋宗遠嘗夢有神告云來年狀元是王堯臣乃題司房之北壁是年秋試開封

府解榜到雋見王之姓名謂同列曰此是明年狀元也洎南省榜出又見王預奏名雋愈喜應再題于壁未幾果魁多士愚時授海州通判路逢前知郡事王遵度館使首話此事後到又呼雋詢之果不謬此神欲使人知魁多士者必前定矣

呂文靖

梅侍讀知濠州嘗夢有人通刺云相公來謁睡起通判呂殿丞至文靖公也梅見其語話奇特遂厚待之梅後坎軻當呂作相引爲待制後至金華之拜

見康

靖公聞見錄

陸經

陸經慶曆中爲館職一日飲於相國寺僧秘演房語笑方洽有一人箕踞於旁睥睨經曰禍作矣僅在頃

刻能復飲乎陸大怒欲捕之爲秘演勸勉而止薄暮飲罷上馬而追牒已俟於門陸惶懼不知所爲復見箕踞者行且笑曰無苦終復故物旣而陸得罪斥廢累年嘉祐初乃復館職

見東軒筆錄

曾魯公

曾魯公放生以蜺蛤之類以爲人所不放而活物之命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旣寤而問其家乃有惠蛤蜊數簞者即遣人放之夜復夢被甲者來

謝

見東軒筆錄

李景初

李景初自蜀浮江而下至荆湖間家人市一巨鰾而景初未知也夜中夢皂衣姥告乞命恠問家人家人曰此必所買鰾也即遣放之亦復夢皂衣姥來謝然

則太史記宋元事若有之矣古者君子遠庖厨聞其
聲不忍食其肉雖然天地間生此所以養人但不暴
天物可也

見東齋記事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五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六

休祥夢兆

原國公

仁皇朝原國公承炳之姪侍宴于崇政殿 仁皇數以酒屬之不敢辭遂醉即廷中賜輦親視其升勅衛士送還邸明日遣內人問起居以輦行呼而不名公好老氏之學一夕夢青衣執雉扇前導寤而告家人曰數盡矣具冠帶將朝而卒

王文穆公

王文穆公作舉人時謁南頓喬給事喬晝寢夢有人告云相公來奉謁喬戒閹者云有賓客來悉通報相次有一舉人投刺乃文穆也喬引入卧內見其容兒磊落以家人禮待之洎公作相喬之子孫皆蒙拔擢

見康靖公聞見錄

歐陽文忠公

歐陽永叔侍郎說頃年知南譙日忽夢授潁州又夢公僕輩具帳明日與幕中會計什物於廳下夢中問主者何用對曰此晏相公物令交割與新知州明日與幕中會因說此夢必當移潁州未幾移揚州又數年果差知潁州人云食祿有地信前定之不可移也

李文定公

李文定公迪美髭髯未御試前一夕夢被人剝削俱盡迪亦惡之有解者曰秀才須作狀元祿今歲省元是劉滋已替滋矣非狀元而何是歲果第一人

劉相國

相國劉公沆累舉不第天聖中將辨裝赴省試一夕

夢被人斫落頭心甚惡之有鄉人爲解釋曰狀元不到十二郎做劉公第十二只得第二劉公因詰之曰雖斫却頭留沈在裏蓋南音謂項爲沈留劉同音後果第二名及第見青箱雜記

元厚之

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異日當爲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爲不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學士院一人韓持國維一陳和叔繹一鄧文約綰一楊元素繪并厚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系始悟弟兄之說

辛文悅

辛文悅嘗以五經教授太祖幼時從其肄業周顯德中太祖爲殿前都點檢久不獲見一日夢邀車

駕請見既拜乃 太祖也 太祖亦夢其來謁因令
左右尋訪文悅果自至後累至貲外郎

凌侍郎

張乖崖鎮益屢乞代當蜀難已平願均勞逸王文正
旦舉凌侍郎策且言性稟純懿臨蒞強濟所治無曠
上喜遂除之凌公少年嘗夢人以六印懸劔以授之
後在劔外凡六任見范蜀公蒙求

謝濤

太子賓客謝濤生平清慎恬於榮利晚節乞知西臺
尋分務洛中不接賓客日覽舊史一編以代賓話將
終前一日夢中得詩一章覺呼其子景初錄之曰百
年竒特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唯有炳然周孔教
至今仁義浸生民足以見篤於仁義著於神明至死

而不亂也

見澠水燕談

懿德皇后

懿德皇后符氏陳州宛丘人彥卿之女太宗之后
后生之夕有大星出光掩衆宿識者以爲貴兆

楊礪

楊礪字汝礪京兆人嘗寓僧舍夢一人衣冠甚古謂
曰君能從我遊乎隨之至一宮大殿真人服王者服
秉珪南向凡三十餘礪即禮謁之最上者前有案置
籍記人姓名礪見已名冠首因請休咎指一人示曰
此來和天尊異日爲汝主礪問曰此去四十年汝成
功名示顯悟而志之初名礪後改名從夢中見者至
是爲襄王記室歸謂諸子曰即夢中所見來和天尊

盧秉

盧秉元豐間有能詩名嘗卧疾夢入古祠祠有大池
島嶼森列錦衣繡幘者維馬繽紛數十百人問之曰
未央宮也頃一綠衣中使亟召盧過池至大殿坐土
木偶數十率丈餘丹綠陳暗而笑語高徹旁一人引
盧就席給筆札命賦宮詞旣寤記其半是日向午復
昏絕又續其夢中夜而興乃盡得其詩絮撲芙蓉苑
華開大液波黃頭吹月笛擢影落天河草染天邊碧
花勻日脚紅顯知親帝澤不必藉春工花萼蜂光影
簾旌燕子風游絲避金葆吹過紫垣東翠環雙鳳帶
小隊五馬蹄十二龍鈎捲梨花爛熳時花帶流金水
知從秘苑來春風如解意不敢起纖埃粉蝶非仙骨
隨風過苑牆穿花不敢採應怯內家香沉沉雨過宮
槐綠寂寂春殘輦路香細想人間無此景夜來魂夢

到昭陽迎春新燕尾纖纖拂柳穿花掠翠簷聞道葉
宮三十六美人爭爲捲朱簾蓬萊風蹙水紋斑月甃
風廊四百間雲外蹕聲穿嶺去行宮簇馬望驪山落
絮濛濛立夏天樓前槐葉影初圓傳聞紫殿深深處
便有薰風入舜絃明年病夢如昨聽霓裳三獻覺而
語家人曰霓裳聲絕人世矣又云三獻吾能久乎已
而果卒余觀前人辭章不正者類記之夢兆此時明
白怪竒如是殆不可理推也

見西清詩話

趙閱道

治平中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抃鎮成都有張山人者
不知所居數至李道士舍一日語李曰爲我白龍圖
公促治裝行當入覲且參知大政矣趙聞而異之喻
李令與俱來及再至李邀欲同見公張固辭曰與公

相見自有期今未可也李具以告公公曰俟其再至
密令人來白公當屏去導從默往見之它日又至李
方遣人白公而張遽求還留之不可曰龍圖且來矣
公方命駕聞其去乃止益竒之未幾果膺召命乃貳
政柄及出鎮青社熙寧五年特遺公書云當來相見
公大喜語賓寮曰張山人且來矣久之無耗至秋公
奉詔再鎮成都方悟曰山人言來乃吾當往也故將
行先寄張詩有不同參政初時入謂呂餘慶也也學
尚書兩度來謂張乖崖公也到日先生應笑我白頭
猶自走塵埃之句

邊鎬

江南邊鎬初生其父忽夢謝靈運持刺來謁自稱前
永嘉守脩髯秀彩骨清神竦所披衣巾輕若煙霧曰

欲託君爲父子頃寄浙西飛來峯番譯金剛經然其
經流分中有未合佛旨處願寄君家刊正無他祝慎
勿以葷羶噉我及七歲放我出家爲真僧以畢前經
夢訖鎬生眉貌高古類夢中者父愛之小字康樂成
童聰敏好文字盡若夙誦堅求出家其親不肯以葷
迫之初不能食後亦稍稍及冠翹秀變姻者衆雙親
強而娶焉後嗣主璟愛其博雅累用之然而柔懦寡
斷唯好釋氏初從軍平建州凡所克捷惟務全活建
人德之號爲邊羅漢及克湘潭鎬爲統軍諸將欲縱
掠獨鎬不允軍入其城巷不改市潭人益嘉之謂之
邊菩薩及帥於潭政出多門絕無威斷惟事僧佛楚
人失望謂之邊和尚

文侍郎

文侍郎

穎

少年赴鄉舉逆旅中遇一村儒狀極茸鬪

顧謂文曰君此登第必矣文曰賤子家於鄆無師友加之汶上少典籍今學踈寡聊觀場屋爾安敢俯拾邪儒者曰吾有書一卷以授君宜少候於此詰旦奉納翌旦果持至乃左傳第十也謂文曰此卷書宜讀取富貴後四十年亦有人因此書登甲科然齡祿俱不及君記之文頗爲異時亦諷誦果會李愚知舉試鑄鼎象物賦事在卷中一揮而就愚愛之擢甲科後四十年當祥符五年御前放進士亦試此題徐奭爲狀元後文果以戶部侍郎致仕七十八薨於汶徐歲四十四翰林學士卒

見玉壺清話

胡旦

胡旦爲兵部郎中知制誥將獲罪前數日禁中忽報

云召對賜鞍馬偵者悉白有位邸吏傳報四方旣而詰之虛也並不知所得之自後數日貶安州行軍司馬此事目所覩焉

富鄭公

富鄭公早年嘗夢青州王相公以後事相託鄭公曰相公德被生民當得遐壽何遽及此後二年罷相知鄆州辟鄭公爲倅到任歲餘有大星墜于宅園東北角家人怪之相公曰後月當見至後月薨鄭公爲主喪事故鄭挽詞云遺德被生民正與當年夢中符契

呂端公

呂誨端公先朝爲御史直言正色傾動朝野以言事出安州一日獨坐瞑目忽見一碧衣童云非久玉帝南遊炎洲命子隨行糾正羣仙炎洲苦熱上帝賜公

三韓卷四十六
清凉丹一粒公拜賜而吞之若冰雪下咽乃覺公頗異其事亦謂所親者言之不久公捐館進士朱明復登第自湖北渡湘江道見吏兵數百人前導次見公跨玉角青鹿左右皆青衣童明復雅與公善乃降騎拜曰公何之也公其已仙乎公笑而不荅公曰吾侍上帝南游不得叙款曲口占一篇爲別詩曰功行偶然書玉闕衣冠無限葬塵埃我今從帝爲司糾更有何人直栢臺乃南去後數日方聞公已謝世云

鍾輻

金陵才士鍾輻少年氣豪一老僧相之曰君及第則家亡時樊若水愛輻之才以女妻之及宴爾應詔洛中果中甲科由是狂放携一女僕青箱過華州蒲城其宰乃故人延留累日一夕盛暑追涼縣樓痛飲而

寢是夕夢樊氏出一詩示生怨責頗深詩云楚水平
如練雙雙白鷺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言歸生夢中
愧謝戲荅一篇曰還吳東下過蒲城樓上清風酒半
醒想得到家春已暮海棠千樹必凋零旣寤因趣裝
歸至采石渡青箱心疼數刻暴卒生忽忽藁葬於一
新墳之傍泊至家門巷空閨妻妾亡已數月詢之親
鄰樊亡之日乃夢於縣樓之夕也青箱葬處乃樊之
塋地也不植他樹惟海棠數株葉萼彫謝正符詩意
鍾嘆曰浮圖老僧之說信哉竟不仕隱於鍾山著書
養氣壽八十餘

王素

王素待制大丞相旦之子自筮仕所至稱爲能吏旣
升臺憲風力愈勁嘗與同列奏事 上前事有不合

衆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 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公爲獨擊鵲一日欲作奏論事方據几秉筆則瞑目思睡乃就枕夢至一處若瓊瑤世界殿上有紺服翠冠與公對揖紺服者謂公曰公棄去仙局下謫塵世未久也吾即王京黃闕東門侍郎公即西門侍郎也公向以奏牘至帝語傷鯁訐暫謫下世今公欲作奏論事事有大利害更審之而後諍也公曰諾立顧左右送公歸乃悟夜已三鼓乃索筆書一絕於牕云似至華胥國裏來雲霞深處見樓臺月光冷射雞鳴急驚覺遊仙一夢回後出鎮定武亦以惠政稱晚歲思王京之夢乃爲詩曰虛碧中藏白玉京夢魂飛入黃金城何時再步煙霞外皓齒青童已掃廳

石曼卿

石曼卿天聖寶元間以詩歌豪於一時嘗於平陽會中代作寄尹師魯一篇詞意深美曰十年一夢花空委依舊山河損桃李雁聲北去燕西飛高樓日日春風裏眉背石州山對起嬌波泪落糝如洗汾河不斷天南流天色無情淡如水曼卿死後數年故人關詠字永言忽夢曼卿曰延年平生作詩多矣獨常以爲平陽代意一篇最爲得意而世人罕稱之能令余此詩盛傳于世在永言爾詠覺後增演其詞隱度以入迷仙引聲韻於是天下爭歌之他日復夢曼卿致謝見名賢詩話

韓魏公

魏公治維揚日有一異人相訪云公之名位當如州

東相官至公師而憂責過之候某年某月日可見但
一生爲丘八所撓耳旣而潛去不復見嘉祐中自樞
密使拜集賢相有來賀者乃當時維楊所見之人也
語公日記當時所道月日否乃今日也公此去方任
重責山野之人今將求託門下公喜留之會客至先
起尋失所在

二

元絳與堂叔來赴省試旣至都下叔因疾委頓厚之
已爲營幹凶具矣經又復蘇乃云冥中曾到一官府
殿閣甚多金碧相照俄過一堂上有榜云侍中堂俯
而窺則字皆黃金又以青紗覆之其人姓名有四曰
趙普曰丁謂曰馮拯曰韓某厚之即書其事於紙公
時未第人亦莫知有公姓名後省榜出忽見之人猶

戲相謂曰元氏之夢非此人乎旣而唱名公亞榜首
聞是事者固已異之旣授監丞通判詣朝堂過正衙
時朝堂中數朝士見一衣朱少年同坐未甚爲禮及
相問姓名乃云近有人夢君爲侍中知否公遜謝不
敢當後推考本朝爲真侍中者惟此四人而已

魏王

別錄

後山居士

夢中賦詩往往有之宣和己亥歲僕在拱州宿城北
鄭和叔家夜夢行一大路中寒沙沒足其旁皆田苗
上隴一婦人皂衣素裳行田間曰此中無沙易行僕
從之不能登婦人援僕手登焉月明無樹木彌望皆
野田麥苗婦人求詩引僕藉草坐有矮埽臺一上有
紙筆僕題詩四句云閑花亂草春春有邊鴻社燕年

年歸青天露下麥苗濕古道月寒人迹稀拍筆磚上有聲驚覺宛然記憶是歲大病幾死後亦無他

江子之

余友江子之夢與余同登樓飲酒送客子之夢中作詩云晚風殘日下危樓斜倚欄干滿眼愁休唱陽關催別酒春情離恨悠悠

見李希声詩話

夢中賦詩

昔士人忘其姓名夢到一處與客泛舟環水皆奇峯可愛賦詩云山色濃如滴湖光平如席風月不相識相逢便相得既寤而言之後數日卒

詩識

范魯公之孫令孫也有學行登甲科常公輔器之王魏公旦妻以息女令孫嘗以登覽有詩曰孤雲不爲

雨盡日却歸山識者謂不極進用之兆令孫官止右正言年未五十卒士大夫哀而惜之

二

濮州人李植成伯與張續禹功師事徂徠石守道爲門人高弟歐陽文忠讀徂徠集詩曰常續最高弟騫游各名科

成伯少名常

嘉祐中詔舉天下行義之士

敦遣詣闕成伯首被此舉詔書方下而卒士大夫痛惜之時禹功居南曹成伯前卒數日以詩寄禹功其句曰野堂吹落讀殘書禹功怪其語不祥徑往訪之未至濮成伯已卒矣

見澠水燕談

三

詩以言志言以知物信不誣矣江南李遇通經術又有文章應大科召試第一嘗作詩曰人言日落是天

涯望極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還被暮
煙遮識者曰觀此詩意有重重障礙李君恐時命不
偶後竟如其言陳文惠公未達時嘗作詩曰千里好
山雲乍歛一樓明月雨初晴觀此詩意與李君異矣
然則文惠致位宰相壽餘八十不亦宜乎

四

宋莒公庠知許州開西湖作詩曰鑿開魚鳥忘情地
展盡江湖極目天識者觀詩意則知公位極一品矣
孟郊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又再下第
詩曰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其後及第詩曰昔日
齟齬不足嗟今朝放蕩思無涯青春得意馬蹄滑一
日看盡長安花大凡進取得失蓋亦常事而郊器宇
不宏偶一下第則其情隕穫如傷刀劍以至下淚暨

後登科則其志充溢若無所容一日之間花即看盡
何其速也後郊授溧陽尉竟死焉

五

丞相劉公

沅

廬陵人少以氣義自許嘗詠牡丹詩云

三月內方有百花中更無又述懷詩云虎生三日便
窺牛獵食寧能掉尾求若不去登黃閣貴便須來伴
赤松遊奴顏婢舌誠堪耻羊狼貪自合羞三尺太
阿星斗煥何時去取魏齊頭皇祐中公初出領豫章
轉運使潘夙素有詩名乃以小孤山四十字示公公
即席和呈文不加點詩曰擎天有八柱一柱此焉存
石聳千尋勢波留四面痕江湖中作鎮風浪裏蟠根
平地安然者饒他五嶽尊覽者皆知公有宰相器矣
未幾參大政遂正鼎席

六

寇萊公少時作詩曰去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及貶至雷州吏至呈州圖問州去海幾里對云十里則南遷之禍前詩已預識矣

七

乖崖張公諫晚年典淮陽郡遊趙氏西園作詩曰方信承平無一事淮陽閑殺老尚書後一年捐館亦詩識也

八

蘇緘字章甫性忠義喜功名皇祐中以秘書丞知英州值儂賊作亂他州皆不能守獨緘捍禦有功恩換閣職尋坐事貶房州司馬嘉祐中復官權知越州諸暨縣余與之同僚嘗贈緘詩曰燕頷將軍欲白頭昔

年忠勇動南州心如鐵石老不挫功在桑榆晚可收
後十有八年緘知邕管交趾叛攻城力戰陷沒朝廷
憫之贈奉國軍節度使賜謚忠勇則所謂忠勇之謚
已先於余詩識之矣

九

蘇子美慶曆末謫居姑蘇以詩酒自放一日觀魚滄
浪亭有詩曰我嗟不及遊魚樂虛作人間半世人識
者以爲不祥未幾果卒年才四十一天下士大夫咸
嗟惜之

十

鄭毅夫詩格飄放晚年爲遇雨詩曰老火燒空未肯
收忽驚快雨破新秋晚雲濃淡落日下只在楚江南
岸頭未幾自杭移青道病艤舟高郵岸下乃卒何自

識之明也

十一

丁晉公在中書總領 真宗山陵事李維在翰林援其親識爲挽郎者懇請於謂曰更在陶鑄丁應聲曰陶鑄復陶鑄齋郎又挽郎李繼曰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斜陽未幾丁敗

見名賢詩話

十二

晉公從駕東封與顯官聚話因話及東獄有柰河黑水乃人間陰獄也晉公感其事而成詩焉黑水溪傍聊駐馬柰河岸上試回頭高崖昏處是陰獄須信人生到此休公後得崖州亦前定也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六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七

休祥夢兆

夢遊亢宮

李至陽嘗作亢宮賦其序略曰予少多疾羸不勝衣
庚寅歲冬夕急夢遊一道宮金碧明煥一巨殿一寶
床巋然於中一金龍蟠踞于床之上碧髯金鬣光體
天地傍有道士轉眄若電謂余曰此亢宿之宮也大
象無停輪宜速拜之汝將事此龍積疾亦消予將拜
龍輒先拜至道初 太宗立 真宗爲皇太子命公
與李沆相並爲賓客 太宗戒真皇曰二臣皆宿儒
重德不可輕待吾選正人輔導汝宗基國本吾無慮
矣真宗恭稟皇訓見必先拜符亢宮之兆也

銅牌記

梁沙門寶誌銅牌記多識未來事云有一真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在左邊子子孫孫萬萬年江南中主名其子曰弘冀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弘字明以應之而宣祖諱正當之也

昇元寺石記

江南將亡數年前修昇元寺殿掘得石記視之詩也其辭云莫問江南事江南事可憑抱雞昇寶位趁犬出金陵子建居南極安仁秉夜燈東鄰嬌小女騎虎踏河冰王師以甲戌渡江後主寔以丁酉年生曹彬爲大將列柵城南爲子建也潘美爲副將城陷恐有伏兵命卒縱火即安仁也錢俶以戊寅年入朝盡獻浙右之地

秦淮石志

江南保大中後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後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豈非威靈將及而符讖先著也

天水碧

金陵將亡前數年宮中人援薔薇水染生帛一夕忘收爲濃露所漬色倍鮮翠因令染坊染碧必經宿露之號爲天水碧宮中競服之識者以爲天水趙之望也

金陵石記

開寶中新修營得一石記凡數百字隸書從頭云從他痛從他痛如此連寫至末云不爲石子盡更書千萬箇從他痛從他痛不知其讖也未幾王師渡江云

皇朝卷四十七
二
冰稼山頽

熙寧三年京輔猛風大雪草木皆稼厚者冰及數寸
旣而華山震阜頭谷圯折數十百丈蕩搖十餘里覆
歷甚衆唐天寶中冰稼而宣王死故當時諺曰冬凌
樹稼達官怕又詩有泰山其頽哲人其萎之說衆謂
大臣當之未數年而司徒侍中魏國韓公琦薨王荆
公作挽詞略曰冰稼嘗聞達官怕山頽今見哲人萎
蓋謂是也

名亭

檢正官張諤家起亭名曰允中蓋取易允升義後諤
遷太子中允停官或者解曰允中亭者官至中允而
停也太子中舍陳有方知蘄水縣臨水剏亭名必觀
蓋取荀况君子必觀於水之義或者解曰必觀亭者

必停官也後有方竟以罪免官而去見青箱雜記

駕幸東府

初作東府望氣者曰異哉乃有天子氣及府成車駕果臨幸時龍圖張揆以詩慶兩府諸公而王丞相和曰曾留主上經過迹更費高人賦詠才

東嶽奉冊之異

向大資

敏中

祥符四年十月爲東嶽奉冊使前奏奉

冊使十日雨雪日甚至十一月五日詣本席奉冊忽然景氣晴和宛若春煦又得兗州狀稱據黃現鋪人負夏興狀今月四日將兵巡至馬嶺見五人各服黃紫衣執幡蓋興等恐是冊使向前迎接忽然氣霧漸起即不見又得天貺殿道士孫守一狀冊使詣本殿燒香畢有皂鶴兩隻至殿盤旋飛翥甚久詞臣各進

頌
見湘山野錄

遂清殿學士

治平三年予爲知制誥夏六月夢丞相遣朱衣吏召命草某人爲遂清殿學士制旣寤不能記其姓名及其文詞也明年五月甲辰丞相遣朱衣吏召當制學士呂縉叔草制除邵不疑爲寶文閣學士後數日得承旨張公所作詔云廼規層築遂在西清然記去歲之夢與詔文離合其名若符契焉

出退朝錄

軌革

李璋太尉罷郢州入朝至襄陽疾病止驛舍兩月餘璋嘗命蜀人費孝先作軌革卦影先畫一鳳止於林下有關焉又畫一鳳立于臺又畫衣紫而哭者五人蓋襄州南數里有鳳林關傳舍名鳳臺驛始璋止二

子侍行三子守官于外聞璋病甚悉來奔視至之翊日璋乃卒果臨其喪者五人

見倦遊雜錄

二

術士李某

忘其名

者亦傳管輅軌革法畫卦影頗有

驗今丞相頃嘗問之卦影畫水邊一月中有古字未幾除知湖州又盧龍圖秉使占卦影亦同乃除知渭州雖不同而其影皆符

見澠水燕談

夢名

孫夢得初名貫字道卿嘗語予曰某舉進士過長安夢登塔見持一大文卷者問之云來年春榜索而視之不可問其間有孫貫否曰無惟第三人有孫抃既寤遂改名抃因字夢得又數日至華陰與數同人詣金天帝廟乞靈且求夢夜中夢明窓下草制誥諸同

人相慶曰他日爲知制誥翰林學士矣雖未以爲信然乃陰自喜明年第三人及第其後爲直集賢院知制誥如其夢云又言某初得此夢甚喜及才作翰林學士頗嫌之矣人心是無足也是時夢得已爲參知政事月俸祿差厚耳與學士亦不甚相遠但清優不如學士而勞責過之又有堂吏嘗夢火山軍姓劉人作狀元閱火山軍解文無姓劉人明年劉輝作狀元輝能作賦有聲場屋人不以行許之歷江寧河中簽判卒

見東齋記事

二

元豐中汶上梁逖一夕夢奏事殿中見御座前揭一牌箔金大書黃裳二字意必貴兆也因改名黃裳明年御前賜進士第建安黃裳爲天下第一

王彥祖初名元宗慶曆二年方勝冠廷試應天以寔不以文賦罷寢旅舍夢一人告之曰君今年未當中第彥祖甚不平責之曰子未嘗見予程文又未始知余生年月日時何從而知未中第其人笑曰君中選賦題天字在下君當三中選皆然今題天字在上弟二字是以知其未也及唱名果不預選次舉春試不利於禮部八年再預廷試蓋軫象天地賦又復見黜至皇祐五年免解赴禮部前此感疾因眠夢至一大府見二人因懇求生平命祿二人笑不荅再叩來年得失其人指面前池水曰待此水分流君即登第覺以水無分流而池不能流決無中第望矣久之乃寤即更名汾以符水分之兆及試禮部嚴父莫大於配天廷試貞上象天皆中高選其後召試學士院又賦

明王謹於事天得帖館職皆符夢中之言

角聲

元祐四年夏余初至河東一日與郡僚旅見提刑孫亞夫曰近日府中角聲不和咎在太守時蒲資政方到府未逾月落職知虢州數日余獨見孫曰角聲愈不和矣未幾王震待制自同復鎮蒲七日丁母夫人憂去至九月中孫復語近官曰角聲不和尤甚前日尋報蒲中行龍圖自襄移蒲十月到官明年春病卒其驗如此不知何術也

占星

景德四年司天判監史序奏今年太歲丁未六月二十五日五星當聚周分旣而重奏臣尋推得五星自閏五月二十五日近太陽行度按甘氏星經曰五星

近太陽而輒見者如君臣齊明下侵上之道也若伏而不見即臣讓明於君此百千載未有也但恐今夜五星皆伏 真宗親御禁臺以候之果達旦不見大赦天下加序一官羣臣表賀

見湘山野錄

千葉牡丹

李司空昉淳化中家園牡丹一歲中有千葉者五苞特爲繁艷李公致酒張樂召賓客以賞之自是再歲內長幼凡五喪蓋地反物之驗

見楊文公談苑

收恩州

慶曆七年貝州卒王則據城叛詔明鎬加討久無功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行於是 仁宗欣然遣之且曰貝字加文爲敗卿擒賊必矣未逾月以捷報聞詔拜平章事曲赦河北改貝爲恩

見澠水燕談

蛇精

魚諫議

周詢

知安州一日園中園吏見大蛇垂欄楯

上就視之乃周詢醉而假寐也子壽亦嘗言周詢於相法爲蛇形蔡君謨知福州以疾不視事者累日每夜中即夢登鼓角樓凭鼓而睡通判有怪鼓角將累日不打三更者因對數夜有大蛇盤據鼓上不敢近君謨旣愈與通判言所夢正與鼓角將所說同人遂以君謨爲蛇精

見東齋記事

彭蠡湖神

張洎嘗涉彭蠡湖一夕夢古衣冠候之禮甚恭且言居止在側他日願爲整葺洎旣寤訪於舟人云湖畔有左蠡里祠至則神像如夢中所視洎歸中朝參大政至道中里民將葺厖厖側有人夢神云自有人治

之汝不當治因遣人崇飾吳淑爲記

木中有文

木中有文多是柿木治平初杭州南新縣民家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予親見之書法類顏真卿極有筆力國字中間或字仍挑起作尖口全是顏筆知其非僞者其橫畫即是橫理斜畫即是斜理其木直剖偶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兩畫并一脚皆橫挺出半指許如木中之節以兩木合之如合契焉

電作人面形

熙寧中河州雨電大者如雞卵小者如蓮實悉如人頭耳目口鼻皆具無異鑄刻次年王師平河州蕃戎授首者甚衆豈克勝之符預告耶

見沈存中筆談

五來子

建隆初京城唱五來子新番之曲其後下荊州克湖南平西蜀收嶺表復江左凡五國來朝乃其識也

崇文院詩

淳化中崇文院西序直廬絕高處有人題兩句詩云
秋風送炎去庭樹葉齊落是年立秋日史館檢討宋
炎罷職來年立秋日葉齊黜

馬相踦

至道二年四月內丞相暮歸將至西掖門參政張洎
李昌齡馬相踦斷轡二人皆墜地冠準馬驚躍幾墜
六月大雨泥渾洳晚歸馬渡橋墜前足洳墜沒泥中
折巾一角塗潦被體是秋洳被病明年罷政事卒其
年之七月準罷來年夏昌齡坐交通內侍王繼恩下
獄貶許州行軍司馬

酒病

殿中丞王全吳人嗜酒常沈醉爲嶺南知州日縱酒忽一日臍裂有聲以盞承之得清酒斗餘後數日乃卒

見澠水燕談

蜀中桃符

辛寅遜仕僞蜀孟昶爲學士王師將致討之前歲除昶令學士作詩兩句寫桃符上寅遜題曰新年納餘慶佳節契長春明年蜀亡呂餘慶以參知政事知益州長春乃太祖誕節聖節名寅遜歸朝爲太子中允上疏諫獵詔褒之

見楊文公談苑

唱第日五色

天聖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唱進士第於崇政殿甲科未絕而日五色於上羣臣皆賀後議者以爲韓魏公

皇朝類苑卷四十七
固升諸公雖多至二府而終福祉稷則獨公焉見魏

王別錄

駕幸汾陰

祥符四年車駕幸汾陰起偃師駐蹕永安天文院測驗渾儀杜貽範奏卯時一刻日有赤黃輝氣變爲黃珥凡變戴氣已時後輝氣復生見湘山野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七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八

占相醫藥

陳希夷

祖宗居潛日與趙韓王遊長安時陳搏乘一衛遇之下驢大笑巾簪幾墜左手握 太祖右手挽 太宗可相從市飲乎祖宗曰與趙學究三人並遊可當同之陳眦眦韓王甚久徐曰也得也得非渠不可預此席旣入酒舍韓王脚踏偶坐席左陳怒曰紫微帝垣一小星輒據上次可乎斥之使居席右

見湘山野錄

二

錢文僖公若水少時謁陳搏求相骨法陳戒曰過半月請子却來錢如期而往至則邀入山齋地爐中一老僧擁衲瞑目附火于爐旁錢揖之其僧開目稍失

遇待之體錢頗嫌之三人者嘿坐持爻陳發語問曰如何僧搖頭曰無此等骨旣而錢公先起陳戒之曰子三兩日却來錢曰唯後如期謁之搏曰吾始見子神觀清粹謂子可學神仙有昇舉之分然見之未精不敢奉許將召此僧決之渠言子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爾問曰其僧者何人曰麻衣道者

見湘山野錄

三

王克正仕江南歷貴官歸本朝直舍人院及死無子其家修佛事爲道場唯一女十餘歲纓經跪爐於像前會陳搏入弔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但觀其捧爐手相甚貴若是男子當白衣入翰林女子嫁即爲國夫人矣後數年陳晉公恕爲參知政事一日便坐奏事太宗從容問曰卿娶誰氏有幾子晉

公對曰臣無妻今有二子 太宗曰王克正江南舊族身後唯一女頗聞令淑朕甚念之卿可作配晉公辭以年高不願娶 太宗敦諭再三晉公不敢辭遂納爲室不數日封郡夫人如陳之相也

異僧

太宗八子 真宗爲第三已封壽王詔一異僧

忘其

名入禁中遍相諸王已見七王矣惟 真廟時方寢

息未得見之僧奏曰遍觀諸邸皆不及壽王者 上

曰卿未見安得知僧曰見三僕立其門皆將相材器

其僕旣爾主可知矣三僕者乃張相

耆

楊相

崇勲

郭

太尉

承祐

王冀公

王冀公

欽若

鄉薦赴闕張僕射

齊賢

時爲江南漕以

書薦謁錢希白公易時以才名方獨步館閣適會延
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冀公喝促門下屬聲詬
闚人術者遙聞之謂錢曰不知何人耶若聲形相稱
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身爾願邀之使某獲見希
白召之冀公單微遠人神兒踈瘦復贅於頸而舉止
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悚然側目瞻視冀公起術人
瞽顙稱嘆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中堂內
便是此等宰相乎術人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
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已若作之則天下康富而君臣
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完者但無子而已錢戲曰
他日將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待
願公無忽後希白方爲翰林學士冀公已真拜

夏俟嘉正

夏侯嘉正荆南人劉童子者幼瞽善聲骨及命術謂公曰將來須及第亦有清職唯得聲貴自餘俱弱已俸外有百金橫入不病則死後至正言直館充益主生辰使得金幣方輦歸私第欲留之爲潤屋忽一緡自地起立久而方仆遂感疾月餘而卒

僧化成

熙寧八年呂惠卿爲參知政事權傾天下時元參政絳爲翰林學士判羣牧常問三命僧化成曰呂參政早晚爲相化成曰呂給事爲參政譬如草屋上置鴟吻耳元曰然則其不安乎成曰其黜免可立而待也是時春方半元曰事應在何時成又消息曰在今年五月十七日憮然不惻亦潛記之旣而呂權日盛臺諫噤口無敢指議之者會五月十七日元退朝因語

府界提舉蔡確曰化成言呂參政禍在今日真漫浪之語也二公相視而笑遂同還羣牧促召成而謂之成曰言必無失姑且俟之二公愈笑其術非旣而化成告去蔡亦上馬是時曾待制孝寬同判羣牧薄晚來過廳方即坐元因訪今日有何事曾曰但聞御史蔡承禧入劄子不知言何等事也語未已內探報今日蔡察院言呂參政兄弟元聞之大駭乃以化成之言告曾公旣而呂罷政事實始此日也

費孝先

唐垌知諫院成都人費孝先爲作卦影畫一人衣金紫持弓箭射落一雞垌語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相生於辛酉即雞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則我亦從而貴矣翊日抗疏以彈荆公又乞留班頗誼于殿陞上怒

降垆爲太常寺太祝監廣州軍資庫以是年八月被責垆歎曰射落之雞乃我也

二

自至和嘉祐已來費孝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無不作卦影而應者甚多獨王平甫不喜之嘗語人曰占卜本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問耶

章郇公

章郇公慶曆中罷相知陳州艤舟蔡河上張方平宋子京俱爲學士同謁公公曰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但生年月日時若有三處合者不爲宰相亦爲樞密副使張宋退召術者泛以朝士命推之唯得梁適呂公弼二命各有三處合張宋嘆息而已是時梁呂皆爲小朝官旣而皇祐中梁爲相熙寧中呂爲樞密使皆

如郇公之言

陳恭公

陳執中好閱人而解賓王最受知初爲登州黃縣令素不相識執中一見即用大勅舉京官及後作相又薦館職賓王仕至工部侍郎致政家雄於財諸子皆京秩年七十餘卒賓王爲人方頤大口敦龐重厚左足下有黑子甚明大實亦福人也

馬尚書

馬尚書亮知廬州見翰林王公洙爲小官馬公曰子全似宋白異日官至八座由此異待通判嫉之後羅織王公遂以罪免乃曰你這回更作宋尚書其後王公竟登近侍及卒贈尚書

吳處厚

余嘗謂風鑒一事乃昔賢甄識人物拔擢賢才之所急非市井卜相之流用以賈鬻取貲者故春秋單襄公成肅公之徒每遇會同則先觀威儀以省禍福而前卅郭林宗裴行儉又考器識以言臧否然余亦粗知大槩嘗與富文忠公論之文忠曰觀子之論多取豐厚若是則屠兒飢飪師皆貴矣余復思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氣與心術更或豐厚其福十全因語曰今王遠角犀豐盈而此頑童窮固則豐盈固賢哲相也

楊文公

楊公大年尤負藻鑒在翰林日與章郇公共事常言郇公異日必作相已所不及又見著作佐郎張士遜知其有宰相器即薦之由此大拜又鄉人吳待問嘗

從公學公語其徒曰汝輩勿輕小吳小吳異日須登八座亦有年壽後皆如其言待問即春卿冲卿父也

二

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楊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仲簡楊州人也少習明經以貧傭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竒之曰子當進士及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簡天禧中舉進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卒謝希深爲奉禮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旣去則嘆息不已鄭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怪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謝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以啓事謁見大年有云曳

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自書此四句于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張堯封

張堯封者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謂曰視子之相不過一幕職然君骨貴必享王封人初莫曉其旨其後堯封舉進士及第終於幕職堯封溫成皇后父也既貴堯封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

見歸田錄

李文靖

文靖李公沆布衣時先正端公炳知舒州屬因事涉江公實侍行俄而風濤暴作舟幾覆沒有大校王其姓善人倫曰此有真相孰敢爲害何懼之有是日果利涉無虞衆皆神其事及公之貴王校尚存焉

魏王

張永德

周朝駙馬都尉張永德輕財好施喜延接方士嘗遇一異人言及時事且曰天下將太平真主已出永德曰其誰乎曰天意所兆安能識諸然而有一事庶幾可驗公或覩紫黑色屬猪人善戰果於殺伐者善待之永德常陰自求訪及太祖皇帝勲位漸盛永德因潛識帝之英表問其生歲在亥永德駭歎其事乃傾身親附相得甚歡凡已之所有玩好資用子女玉帛必先恣帝擇取有餘乃以自奉至國初以舊恩禮兒富貴與佐命勲戚同等終太祖世無替焉

丁晉公

晉公言趙普初罷隴州判官到京至日者王勛卜肆

問命次簾下看范魯公

質

騶殿稍盛歎曰似此大官

修箇甚福來得到此勛曰負外即日富貴更強如此何足嘆羨徃徃便爲交代亦未可知後果如其言

晉

公談錄

僧奉真

四明僧奉真良醫也天章閣待制許元爲江淮發運使奏課于京師方欲入對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憊憊欲逾宿矣使奉真視之曰脾已絕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觀其疾勢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陞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似可諸臟皆已衰唯肝臟獨過脾爲肝所勝其氣先絕一臟絕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藥至晚乃能張目漸蘇而能食元甚喜奉真笑

曰此不足喜肝氣暫舒耳無能爲也後三日果卒

見

筆談

閩主延政

閩中王氏兄弟尋干戈之釁延政以建汀二州稱帝國號大殷郊壇於郎山以延平縣爲鐔州以將樂縣爲鏞州凡四州焉立三年爲江南所滅延政歸金陵至鄱陽有異僧求見且言大王此去當有三大厄過是無咎矣因饋之藥凡大赤丸二小綠丸十云每晨起即服大赤丸一至暮以五小丸下之復滌洗以寘鞶囊以備迭餌時中主多置醢一日內宴獨賜卮酒延政旣飲便若昏醉坐不安席而起趨出使人視之至宮門外大嘔吐通夕無恙又月餘復宴苑中如前賜酒彼已昏醉如是者三即時而吐無所苦中主謂

其有天助不敢復圖之建饒州爲永平軍以延政爲節度使封光山王延政祖潮光州人故也延政至鄱陽泊船故處復見其僧云當以藥見還三厄無憂矣在鎮數年以壽終

陳昭遇

陳昭遇者嶺南人善醫隨劉鋹歸朝後爲翰林醫官所治疾多愈世以爲神醫絕不讀書詰其所習不能荅嘗語所親曰我初來都下持藥囊抵軍壘中日閱數百人其風勞冷氣之候皆默識之然後視其老幼虛實按古方用湯劑鮮不愈者實未嘗尋脉訣也莊周所謂懸解董遇以爲讀書百遍義自見豈是之謂歟

吳越王錢鏐

公言錢鏐年老一目失明聞中朝國醫胡某者善醫
上言求之晉祖遣醫泛海而往醫視其目曰尚父可
無療此當延六七歲壽若決瘼去內瘴眼即復舊但
慮損福爾鏐曰吾得不爲一目鬼於地下足矣願醫
盡其術以療之當厚報醫爲治之復故鏐大喜凡賂
醫金帛寶帶計五萬緡具舟送醫歸京師醫至鏐卒
年八十一矣醫之孫收得鏐與其祖書數幅鏐曾孫
惟演贖得之親見焉

太宗校醫人

賈黃中爲禮部侍郎兼起居監察中風眩卒 太宗
悼惜之切責諸醫大搜京城醫工凡通神農本草黃
帝難經素問及善針灸藥餌者校其能否以補翰林
醫學及醫官院祗候

王繼忠

真宗爲開封尹呼道衢中鐵盤市卜一瞽者令張耆
夏守贊楊崇勲左右數輩揣聽聲骨因以爲娛或中
或否獨相王繼忠瞽者駭之曰此人可訝半生食漢
祿半生食胡祿 真宗笑而遣去繼忠後爲觀察使
高陽總管咸平六年虜寇望都與虜酣戰至乙夜戎
騎合圍數十重徐戰徐行欲傍西山而遁至城陷被
虜上聞之甚嗟悼景德初戎人乞和繼忠與撰奏章
而勸諷誘掖大有力焉朝廷方知其存後每歲遣使
真宗手封御帶藥茗以賜焉繼忠服漢章南望天
闕稱未死臣哭拜不起問聖體起居不避虜嫌以其
姿儀雄美虜以女妻之僞封吳王改姓耶律卒於虜
人謂陷番王氏也 見玉壺清話

史炤母張氏

史中暉之母張氏能知人觀其所爲而知其貴賤貧富文潞公張杲卿高敏之呂公初舉進士時皆館其家極禮待之言潞公杲卿敏之大貴公初有名而不達後皆如其言中暉名炤爲光祿卿公初終於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

見東齋記事

寇忠愍

寇忠愍初登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時唐郎中謂方爲郡夕夢有人告云宰相至唐思之不聞朝廷有宰相出鎮者晨興視事而疆吏報寇廷評入界唐公驚喜出郊迓勞見其風神秀偉便以公輔待之且出諸子羅拜唐新飾勒轡置廳之左寇旣歸船其子拯白其父曰適者寇屢目此宜即送之寇果詢牙

校何人知吾欲此對以十四秀才旣而力爲延譽拯
於孫漢公榜等甲成名

見倦遊雜錄

許希

天聖中 仁宗不豫國醫進藥久未効或有薦許希
善用針者召使治之三針而疾愈所謂興龍穴者是
也 仁宗大喜遽命官之賜予甚厚希旣謝上復西
北再拜 仁宗恠問之希曰臣師扁鵲廟所在也
仁宗嘉之是時孔子之後久失封爵故顏太初作許
希詩以諷之於是詔訪孔子四十七代孫襲文宣王

竇仁惠

竇儼字望之薊門人善推步逆知吉凶盧多遜楊徽
之俱爲拾遺儼謂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
平矣恨儼不得與也二拾遺則見之

范蜀公蒙求

晉公嘗言竇家二侍郎儼爲文宏贍不可企及有集一百卷得常楊之體又撰釋門數事五十件從一至百數皆節其要妙典故又善術數聽聲音而興廢之世撰大周樂正一百卷周世宗時用兄儀在翰林爲學士常鄙其詭怪世宗常令陶人應二十四氣燒二十四片瓦各題識其節氣遂隔簾敲響令下云無差謬嘗指明德門謂盧揚二校書曰此門相次變爲大宮闕兵漸消偃天下太平幾乎似開元天寶耳然京師人却甚逼迫二校書將來富貴皆見之也盧雖書軌混同多遜爲相貶朱崖而亡徽之爲尚書年皆如其言又儀於堂前彫造倚子二隻以祇右丞洎夫人同坐儼忽見之謂兄曰好工夫柰其間一隻至甚月

日先破儀於是以幕覆於屏風後愛護不用果至是日有大人至儀第其從人不知急於屏風後取此倚子就門外下馬遂爲馬所傷而碎之此晉公聞楊徽之尚書說也又儼謂其弟偁參政曰儼兄弟五人皆不爲相兼揔無壽其間惟四哥稍得然結果得自家兄弟姊妹了亦住不得後偁果爲參政只有王家大夫人即王沔參政之母儀儼之妹也無何亦得疾而逝偁尋以抱疾而嘆曰二哥嘗言結果得自家兄弟姊妹了亦住不得必不可矣果數日而薨晉公嘗謂竇侍郎乃今之師曠也晉公即偁之婿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八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九

占相醫藥

貴人識貴人

馬尚書亮以尚書貲外郎直史館使淮南時呂許公
夷簡尚書爲布衣方侍其父罷江外縣令亦至淮甸
上書求見馬公一閱知其必貴遂以女妻之後公果
爲宰相馬公知江寧府時陳恭公執中以光祿寺丞
經過馬接之極厚直謂曰寺丞他日必至真宰令其
數子出拜曰願以老夫之故它日得在陶鑄之末曾
諫議致堯性剛介少許可一日在李侍郎虛已坐上
見晏元獻公晏李之婿也時方爲奉禮郎諫議熟視
之曰晏奉禮它日貴甚但老夫耄矣不及見子爲相
也呂許公夷簡爲相日文士謁許公改容禮接因語

之曰太博此去十年當踐某位夏英公竦謫守黃州
時龐穎公司理參軍英公曰龐司理它日富貴遠過
於我旣而四公皆至元宰古云貴人多識貴人信有
之也

狀元多同歲

本朝狀元多同歲比於星曆必有可推者但數問術
士無從而曉之爾前徐奭梁固皆生於乙酉王曾張
師德皆生於戊寅呂溱楊寘皆生於甲寅賈黯鄭獬
皆生於壬戌彭汝礪許安世皆生於辛巳陳堯咨王
整皆生於庚午

擇婿

晏元獻判西京范希文以大理寺丞丁憂權掌西監
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伏君爲我擇婿范曰監

中有二舉子富臯張爲善皆有文行它日皆至卿輔
並可婿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踈俊晏曰
唯即取富臯爲婿臯後改名即丞相鄭國富公弼也

擇妻

龍圖劉公熈未第前娶趙尚書晁之長女早亡而趙
氏猶有二妹皆未適人旣而劉公登科晁已捐館夫
人復欲妻之使媒妁通意劉公曰若是武有之德則
不敢爲姻如言禹別之州則庶可從命蓋劉公不欲
七姨爲匹意欲九姨議姻故也夫人詰之曰諺云薄
餅從上揭劉郎才及第豈得便蔭點人家女劉公曰
非敢有擇但七姨骨相寒薄非某之匹九姨乃真匹
遂娶九姨後生七子凡忱皆至大官七姨後適關生
竟不第落泊寒餒暮年劉氏養之終身

見青箱雜記

年命同

太尉程公

戡

侍郎柴公

禹錫

俱以庚寅三月十日生

程子時柴午時二公同年及第程作樞密副使晚年帥延安建節而柴以工部侍郎致仕位不迨於程而二公享壽脩短不差程以治平三年二月薨柴以其年三月捐館

二

翰林王公

洙

修撰錢公

延年

俱以丁酉八月丑時生

王十九日錢二十日錢以嘉祐二年六月卒卒時王公已病或謂王公起於寒素早歲蹇剥庶可以免災侍郎柴公曰錢雖少年榮進晚節滯留王雖早歲奇蹇晚節遷擢長短比折禍福均王公竟不起

三

梁少卿

吉甫

宋郎中

咸

俱以乙未八月二日生梁申

時宋已時梁年二十八已爲太子中舍通判饒州而宋猶未第客游鄱陽有日者妙於星術宋往叩之曰者曰秀才命似本州通判他日官職亦相類壽則過之後皆如其言

四

王端明

素

盧太尉

政

俱以丁未八月二十四日辰時

生而王出於貴胄盧起於軍伍王卒於邊藩盧薨於殿帥事皆略同亦可怪也但盧之壽考有過於王得非以少年微賤耶

五

張尚書

方平

李給事

徽之

王秘監

端

俱以丁未九月

二十三日生張酉時李卯時王戌時迄今皆致政康

強

六

劉忱過鳴犢嶺見所由張秀問其年甲與忱同辛酉八月二十四日生劉午時秀巳時後秀陝西効用有功累官至團練使卒卒之年忱任利路運使因出巡乘輜撲落崖亦幾於死

寇萊公骨似盧多遜

初寇萊公年十九擢進士第有善相者曰君相甚貴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禍君骨類盧多遜耳後果如其言

卜者一日閱四宰相

張鄧公嘗謂予曰某舉進士時與寇萊公遊相國寺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旣出逢張相公齊

賢王相公隨復往詣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人宰相四人相頤而笑以退因是卜者日消聲亦不復有人問之卒窮餓以死而四人者其後皆爲宰相公欲爲之作傳未能也是時鄧公已致仕猶能道其姓名今予則又忘其姓名矣其人亦可哀也哉

官不可妄得

予姻家朝散郎王九齡嘗言其祖貽永侍中有女子嫁諸司使夏偕因病危甚服醫朱嚴藥遂差貂蟬喜甚致酒慶之女子於坐間求爲朱嚴奏官貂蟬難之曰今歲恩例已許門醫劉公才當候明年女子乃哭而起徑歸不可留貂蟬追謝之遂召公才諭以女子之意輟是歲恩命以授朱嚴制下之日而嚴死公才乃囑王公曰朱嚴未授命而死法容再奏公然之再

爲公才請及制下公才之尉氏縣使人召之公才方
飲酒聞得官大喜遂暴卒一四門助教而死二醫官
不可妄得況其大者乎

栢繼邕

栢繼邕者善爲小兒醫學月餘皇女疾呼繼邕切脉
皇女遙見衣綠宮人以緋袍蒙之而入以白上即賜
緋

艾謂之一壯

醫用艾一灼謂之一壯以壯人爲法也其言若干壯
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分曹圍碁

四人分曹共圍碁者有術可令必勝以我曹不能者
立于彼曹能者之上令但求急先攻其必應則彼曹

能者爲其所制不暇恤局則可以我曹能者當彼不能者此虞卿闢馬術也

鬚髮眉所主藏

醫者所論人鬚髮眉雖皆毛類而所主五藏各異故有老而鬚白眉髮不白者或髮白而鬚眉不白者藏氣有所偏故也大率髮屬於心稟火氣故上生鬚屬腎稟水氣故下生眉屬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爲鬚下爲勢故女子宦人無勢則亦無鬚而眉髮無異於男子則知屬腎也

雞卜

史記稱四夷各異卜漢書稱粵人以雞卜信有之矣元豐中予爲大理丞斷嶺南奏案韋庶爲人所殺屍在潭中求之弗獲庶妻何以鐙就岸爨煮雞子卜之

皇朝禮典四十九
五
呪曰儂來在箇潭裏他來在別處少頃鷄子熟剖視得儂韋全曰雞郊得儂屍在潭裏果得之然不知所謂得儂者其兆如何也見東軒筆錄

羊卜

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卜師謂之厮乾必定反以火灼羊髀骨視其兆謂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爲神明近脊處爲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傍處爲客位蓋西戎之俗所居正寢常留中一間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謂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主客勝負又有先呪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則自搖其首乃殺羊視其五藏謂之生跋焦其言極有驗委細之事皆能言之生跋焦土人尤神之

服石

醫之爲術苟非得於心而恃書以爲用者未見能臻其妙如术能動鍾乳按乳石論曰服鍾乳當終身忌术五石諸散用鍾乳爲主復用术理極相反不知何謂予以問老醫皆不能言其義按乳石論云石性雖溫而體本冷重必待其相蒸薄然後發如此則服石多者勢自能相蒸若更以藥觸之其發必甚五石散雜以衆藥用石殊少勢不能蒸須藉外物激之令發爾如太少必因風氣所鼓而後發火盛則鼓之反爲害此自然之理也故孫思邈云五石散大猛毒寧食野葛不服五石遇此方即湏焚之勿爲含生之害又曰人不服石庶事不佳石在身中萬事休泰惟不可服五石散蓋以五石散聚其所惡激而用之其發暴故也古人處方大體如此非此書所能盡也况方書

仍多僞雜如神農本草最爲舊書其間差殊尤多醫
不可以不知也

服芎藭暴死

予一族子舊服芎藭鄭夢熊見之云芎藭不可久服
多令人暴死後族子果無疾而卒又予姻家朝士張
子通妻因病腦風服芎藭甚久亦一旦暴亡皆予目
見者

苦參損腰

予嘗苦腰重久坐則旅拒十餘步然後能行有一將
佐見予曰得無用苦參潔齒否予時以病齒用苦參
數年矣曰此病由也苦參入齒其氣傷腎能使人腰
重後有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參揩齒歲久亦病腰
自後悉不用苦參腰疾皆愈此皆方書舊不載者

長松治大風

釋普明齊州人久止靈岩晚進五臺得風疾眉髮俱墮百骸腐潰哀號苦楚人不忍聞忽有異人教服長松明不知識復告之云長松生古松下取根餌之皮色如薺芫長三五寸味微苦類人參清香可愛無毒服之益人兼解諸蟲毒明採服不旬日毛髮俱生顏兒如故今并代間士人多以長松雜甘草乾山藥爲湯煎服甚佳然本草及諸方書皆不載獨釋慧祥作清涼傳始序之然失於怪誕

見澠水燕談

丹砂

予中表兄李善勝曾與數年輩鍊朱砂爲丹經歲餘因沐沙再入鼎誤遺下一塊其徒丸服之遂發憎冒一夕而斃朱砂至良藥初生嬰子可服因火力所變

遂能殺人以變化相對言之既能變而爲大毒豈不能變而爲大善既能變而殺人則宜有能生人之理但未得其術耳以此知神仙羽化之方不可謂之無然亦不可不戒也 筆談

治面瘍

楊岵爲光祿寺丞直史館瘍生於頰連齒輔車外腫若覆甌內潰出濃血不輟吐之甚痛楚醫爲療之百方彌年不差人有語之曰天官瘍醫中有名方何不試用岵乃案瘍人療瘍必攻以五毒合黃堊買石膽丹砂雄黃礬石磁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煙上著以雞羽掃取以注創惡肉破骨盡出岵即依方注藥創中少頃朽骨連兩牙潰出疾遂愈至今十五年岵見

任主客貲外郎

見談苑

療齒

文瑩丙午歲訪辰帥張不疑師正時不疑方五十齒

已踈搖咀嚼頗艱後熙寧丁巳不疑帥鼎復見招爲

武陵之遊凡巨巒大截利若刀截時已六十二矣余

怪而詰焉曰得藥固之時予滿口搖落危若懸帶謾

以此藥試之輒爾再固求此方以療病齒者凡用之

■皆効題曰西嶽蓮花峰神傳齒藥方序曰元亨在

天聖中結道友登嶽頂齋宿祈祠方已遍遊三峯酌

太上泉至明星館於故基下得斷碑數片髣髴有古

文洗滌而後可辨讀之乃治口牙烏髭藥歌一首慮

歲月浸久剥裂不完遽錄以歸而後朝之名卿巨公

訪山中故事語及者皆傳之修製以用其效響應歌

曰猪牙皂角及生薑西國升麻蜀地黃木律旱蓮槐

角子細辛荷葉

剪荷葉心子也

要相當青鹽等分同

燒鍛研熟將來使最良揩齒牢牙髭髮黑誰知世上
有仙方不疑晚學益深經史公革講摩縱橫文章歌
詩舉筆則就著括異誌數萬言倦游錄八卷觀其餘
蘊尚盤錯於胸中與余武陵之別慨然口占二詩云
憶昔荊州屢過從當時心已慕冥鴻渚宮禪伯唐齊
已淮甸詩豪宋惠崇老格踈閑松倚潤清談蕭洒坐
生風史官若覓高僧事莫把名參技術中又一首碧
嶂孤雲冉冉歸相携情緒異常時餘生歲月能多少
此別應難約後期風義見於詩焉

玉壺清話

進火欬草方表

臣聞食石飲冰可作充腸之饌餌松食栢亦成救病
之方是以療飢者不假於珍羞愈病者何煩於異術

既獲濟時之藥敢陳彼物之形不耻管窺輒干天聽
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謂四時推運負陰陽者必
有可觀萬彙發生吐風土者寧無所益俱承帝力咸
荷天休或叨摘採之知願試苦辛之効伏惟 崇文
廣武儀天尊道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陛下
慈深憫物道切憂民行百王久墜之文納羣后可言
之事以至恩沾兆庶信及豚魚風雨順而災沴不生
天地和而黎元盡泰宸衷不倦聖意難窮臣因聽
政之餘備閱古方之祕盡醫民瘼徧討物情唐太宗
輕剪龍鬚唯思一將宋高祖碎春琥珀止慰三軍又
焉能並吾皇廣添歷代之寶書甄別三王之所澤咸
蘇萬有溥活羣生日月夕照之方明幽罔間華夏升
平之俗造次奚論臣遭逢盛時歌謠景運知皇風之

下逮極聖慮之猶勞不忍緘言常思報國旣服唐虞之教尚非葵藿之能森森羣流已遂朝宗之望茫茫列曜旣諧拱極之誠是以不度僭踰輒形簡翰事稍同於封菲理切近於芻蕘臣所聞奏者因換當州龍興觀元始天尊玉皇大帝殿基掘得一小石碑子內說脩養氣術并草藥方二件臣依方差人訪問採覓其草頗有其異金稜銀線素根紫葉對節而生蜀號爲火杓草莖葉頗同蒼耳不費登高歷險每常求少獲多急採非難廣收甚易儻勤久服旋見神功誰知至賤之中乃有殊常之効微臣自喫至百服眼目輕明即至千朝髭鬚烏黑筋力頗健効驗多端臣本州右都押衙羅守一曾因中風墜馬失音不語臣與十服其病立愈又大慈寺中和院僧司副正明教大師

智嚴年垂七十忽患偏風行履妨廢臣與十服旬日
並瘳又有玉局化主道士皇甫因上元日與合城奏
醮中風口眼喎斜時時吐瀉臣與十服立便得差今
輒修合一百劑謹差本番職貢史元龜奉表奏進臣
無任瞻望聖恩激切之至謹奏

見忠定公語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九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
書畫伎藝

太祖賜翰林院書畫

太祖平江南賜本院書三千卷皆紙札精妙多先唐舊書亦有是徐鉉手校者其後散失過半惟演再入院編排得千餘卷而不成部秩其九經三史三國志晉書即是晁迥李宗諤在院時奏請其書印署部秩

二

太祖平江南所得圖畫賜本院初有五十餘軸及景德咸平中只有兩村牧牛圖三軸無名寒蘆野鴨三軸徐熙筆五王飲酪圖二軸周文舉筆亦令重裝背焉見金坡遺事

秘閣藏書

端拱元年以崇文院之中常置祕閣命吏部侍郎李至兼祕書提點供御圖書選三館正本書萬卷實之置直祕閣及校理之職命至擇其人奏署吏以內侍監之其外省自隸百司祕閣列於集賢之下寫御書及百餘卷即祕監以奉進御退藏於祕閣內居從中降圖畫及前賢墨迹數千軸以藏之淳化中始造閣成上飛白書額親幸召近臣縱視圖籍賜宴又以供奉僧元藹所寫御容二軸藏於閣

見楊文公談苑

置御書院

翰林學士院自五代已來兵難相繼待詔罕習王書以院體相傳字勢輕弱筆體無法凡詔令刻碑皆不足觀太宗留心筆札即位之後募求善書許自言於公車置御書院首得蜀人王著以士人任簿尉即

召爲御書院祇候遷翰林侍書著善草隸獨步一時
求禪師真草千字文缺數百字著補之刻石但得形
範而無神妙世亦寶重之修東嶽廟立碑命著書著
時任著作佐郎辭以官卑不稱題刻即日遷著作郎
時呂文仲爲翰林侍讀與著更宿禁中 太宗每歲
九月後至暮夜即召宿直侍書及待詔書藝於內東
門北偏小殿內張燭令對御書字或問以外事常以
至乙夜而罷著善大書其筆甚大全用勁毫號散卓
筆市中鬻者一管百錢初以紙一番令書八字又一
番令書六字又一番四字又一番兩字又一番一字
皆極於遒勁上稱善厚賞之著後官至殿中侍御史
賜金紫太平興國中選善書者七人補翰林待詔各
賜緋銀魚袋錢十萬并兼御書院祇候更配 兩院

餘者以次補外官自是內署書詔筆體一變燦然可
觀人用傳寶遠追唐室矣

見楊文公談苑

祕閣畫

太宗皇帝淳化元年八月內出古畫墨跡百一十四
軸藏之閣上有唐太宗明皇晉王羲之獻之庾亮梁
蕭子雲唐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懷素懷仁墨跡顧
愷之畫維摩詰像韓幹馬薛稷鶴戴嵩牛及近代東
丹王李贊華千角鹿西蜀黃筌白兔亦一時之妙也
今懷仁墨迹維摩詰像韓馬薛鶴皆不存考之積年
舊籍亦不復載大中祥符八年榮王宮火延燔祕閣
然則書畫豈亦有亡逸耶祕書省請以祕閣所藏墨
迹未經太宗朝摹刻者刊于中有旨從之至建中靖
國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內出緡錢十五萬趣其工以

八月旦日畢釐爲十卷上之東丹王名突欲阿保機之長子也唐同光中從其父攻渤海扶餘城下之改爲東丹國以突欲爲東丹王保機死其母立其次子突欲自以失位且畏迫逐歸中國唐明宗賜姓李氏名贊華出鎮滑州贊華尤工畫歸朝載書數千卷自隨亦能爲五言詩其子兀欲亦善丹青千角鹿出虜中觀其所畫誠妙筆也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卷首題梁令瓚姓名而以箕宿爲風星蓋避明皇諱也此雖不知畫者爲誰要是唐人妙筆耳然經星惟有十二宿初疑亡去其餘徐觀其用筆次第所畫蓋至是而止耳昔吳道子畫壁下筆未盡處後之人終莫能繼豈妙於藝者常嗇其巧而不欲盡耶傳古龍用筆簡勁雖朽縑敗裂而神氣動活曾不少虧牧羊圖品

格洒落皆妙作也比於下庫故畫中得之因加整治
藏之閣上牧羊圖乃曾氏子以罪籍沒然驗其印記
盖太平興國初禁中所蓄畫也不知外人何自得之
千角鹿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傳古龍牧羊見蓬山
圖崇寧四年八月有旨取入內留之

志

太宗棊品第一

太宗棊品至第一待詔有賈玄者臻于絕格時人以
爲王積薪之比也楊希紫蔣元吉李應昌朱懷璧亦
皆國手然非玄之敵玄嗜酒病死上痛惜之末年得
洪州人李仲玄年甚小而棊格絕勝可侔於玄歲餘
亦卒朝臣有潘慎修蔣居才亦善棊至三品內侍陳
好玄至第四品多得侍棊自玄而下皆受三道慎修
受四道好玄受五道慎修嘗獻詩云如今樂得仙翁

術也怯君王四路饒又作棊說千餘言以獻上喜歎之皆涉治道

見楊文公談苑

撥鐙法

錢鄧州若水嘗言古之善書鮮有得筆法者唐陸希聲得之凡五字攢押鉤格抵用筆雙鉤則點畫遒勁而盡妙矣謂之撥鐙法希聲自言昔二王皆傳此法自斯公以至陽冰亦傳之希聲以授沙門詵光詵光入長安爲翰林供奉希聲猶未達以詩寄詵光曰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泝泝人詵光感其言因引薦希聲於貴倖後至宰相刀衍言江南後主得此法書絕勁復增二字曰導送今待詔尹熙古亦得之而所書爲一時之絕李無惑工篆亦得其法查道始習篆患其體勢柔

皇朝卷五十四
四
弱熙古教以此法仍雙鉤用筆經半年始習熟而篆體勁直甚佳

墨

仁宗嘉祐中宴大臣于羣玉殿嘗以其墨賜之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諸君承賜者皆庭珪雙脊龍尤爲佳品出澠水燕談

草書

凡章草小草點畫皆有法不可率意輒書近年李居簡善草書太宗甚愛之以贊書大夫直御書院王嗣宗亦習而不能精諺云信速不及草書家貧不辦素食言其難卒置也然小草尤難

僧善書

近年釋子中多善書者廬山僧顥彬茂蔣善王書關

右僧夢英善柳書浙東僧元基善顏書多寫碑石印板皆不下前輩壽春惠崇善王書又其次

張維

公言張維者蜀人也爲沙門後反初尤善王書絕得懷素之骨世鮮能及之王嗣宗曾薦於今上召試御書院維自負其能少肯降屈入院內環視諸人所書不覺微哂衆怒非排之止得隸祕閣爲楷書不就景德末扈駕謁陵還經鄭州從幸開元寺觀新塔僧前揖言聞公深信內典願爲之碑因諾之後爲撰碑維爲書真一時之絕也維貧薄甚後寄死人家

縉雲醞匠

縉雲權署一匠善醞經手者罔不醇美嘗令寫其方俾建安姻家造之味不絕佳因召匠詰傳方之謬匠

皇朝卷五十一
五
曰方盡於是矣然其醖漿隨天氣溫炎寒涼量多少之數均冷暖之節攬勻洽嘗味體測此不可口授但心能曉耳家有二子亦不能傳其要此亦莊子斲輪之義也

見楊文公談苑

王舍城寺壁

北都臨清縣北王舍城僧寺東一古殿皆吳生畫佛像傍有題記類褚河南筆法 國朝已來奉使大遼者道出寺下例往觀之題名粉板或則取一二像今且盡矣

秘府書畫

秘府書畫予盡得觀之二王真蹟內三兩卷有陶穀尚書跋尾者尤奇其畫梁令瓚二十八宿真形圖李思訓著色山水韓光水牛東丹王千角鹿其江南徐

熙雅蜀黃筌父子畫筆甚多

畫三朝聖迹

皇祐中仁宗命待詔高克明輩畫出三朝聖迹一百事人物才寸餘宮殿山川車馬儀衛咸具詔學士李淑等撰次序贊爲十卷曰三朝訓鑒圖鏤板印賜大臣宗室

張僧繇畫壁

保定軍東北數里曰路曠一小寺殿後照壁舊有畫水卅傳張僧繇筆勢若搖動真名手也熙寧初地震壁壞好事者或取一二段藏去今無復可見矣

近時名畫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尚書郎其山水寒林往往人家有之巨然之筆惟學

士院玉堂北壁獨存人間不復見也包氏宣州人卅
以畫虎名家而鼎最爲妙今子孫猶以畫虎爲業而
曾不得其髣髴也昌花寫生逼真而筆法軟俗殊無
古人格致然時亦未有其比

玉堂壁畫

玉堂北壁舊有董羽畫水二堵筆力遒勁勢若動搖
其下三尺頗有兩壞處蘇易簡爲學士尤愛重之蘇
適受詔知舉將入南宮屬於同院韓丕使召完葺之
蘇旣去韓乃呼工之赤白者汙漫其半而用朱畫欄
檻以承之蘇出見之悵恨累日命水洗滌而痕迹至
今尚在時人以蘇之鑒尚韓之純朴兩重焉

見金坡遺事

君謨潤筆

蔡君謨旣爲余書集古目錄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爲

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
泉等物爲潤筆君謨大笑以爲太清而不俗後月餘
有人遺予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嘆曰香餅
來遲使我潤筆猶無此一種物茲又可笑也清泉地
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而可終日不滅
見廬陵居士歸田錄

王捷煉金

真宗朝有王捷者汀州長汀人少時薄遊江介至星
子縣夜宿逆旅遇道士授黃白術未盡其要後再遇
其人於茆山相携至厯陽指示靈草并傳以合和密
訣試皆有驗仍別付靈方環劍緘滕之書戒曰非遇
人君慎勿輕述捷後以佯狂拒禁配流嶺南時供奉
官閤門祇候謝德權適總巡兵頗聞其異捷後竄歸

闕下德權乃館於私第鍊成藥銀上進 真宗異之
命解軍籍使劉承珪詰其事捷以師戒甚嚴終不敢
泄唯願見至尊面陳於是承珪乃爲捷改名中正俾
詣登聞始得召見即授捷許州散掾留止京師尋授
神武將軍致仕仍給全俸遷高州刺史康州團練使
前後貢藥金銀累巨萬數輝彩絕異不類世寶常將
賜臣下天慶觀金寶牌即其所鑄金也然中正亦不
敢妄費唯周濟貧乏崇奉仙釋而已今汀州開元寺
乃其施財所建也卒贈鎮南軍節度使此近古所未
聞也

見青箱雜記

雪中芭蕉

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觀畫者
多能指摘其間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於奧理

冥造者罕見其人如彥遠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徃徃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予家所藏摩詰畫袁安卧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其理入神迫得天意此難可與俗論也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凌跨羣雄曠代絕筆又歐陽文忠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此真爲識畫也

黃梅出山圖

王仲至閱吾家畫最愛王維畫黃梅出山圖蓋其所圖黃梅曹溪二人氣韻神檢皆如其爲人讀二人事跡還觀所畫可以想見其人

按樂圖

皇朝卷五十一
國史譜言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維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此好奇者爲之凡盡奏樂止能畫一聲不過金石管絃同用一字何曲無此聲豈獨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或疑舞節及它舉動指法中則有奇聲可驗此亦不然霓裳曲凡十三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作故白樂天詩云中序擘騷初入拍中序即第七疊也第三疊安得有拍但言第三疊第一拍即知其妄也或說嘗有人觀畫彈琴圖曰此彈廣陵散也此或可信廣陵散中有數聲異佗曲如潑擺聲之類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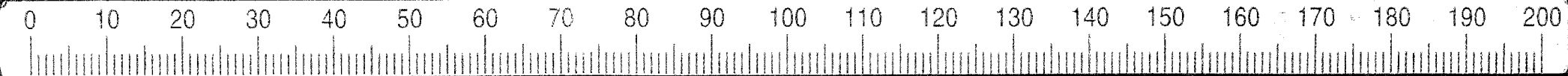
沈括論畫

畫牛虎皆畫毛惟馬不畫予嘗以問畫工工言馬毛細不可畫予難之曰鼠毛更細何故却畫工不能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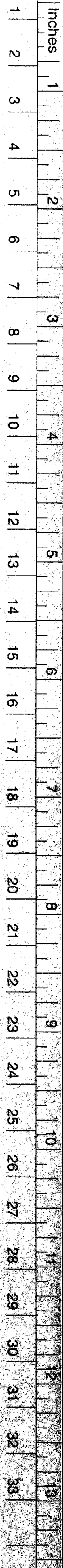
大凡畫馬其大不過盈尺此乃以大爲小所以毛細而不可畫鼠乃如其大自當畫毛然牛虎亦是以大爲小理亦不應見毛但牛虎深毛馬淺毛理須有別故名輩爲小牛小虎雖毛但略拂拭而已若務詳密翻成冗長約略拂拭自有神觀迥然生動難可與俗人論也若畫馬如牛虎之大者理當畫毛蓋見小馬無毛遂亦不摹此庸人襲跡非可與論理也又李成畫山上亭館及塔樓之類皆仰畫飛簷其說以謂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簷間見其榱桷此謬論也大都山水之法蓋以大觀小如人觀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見一重山豈可重重悉見兼不應見其溪谷間事又如屋舍亦不應見中庭及後巷中事若人在東立則山西便合是遠境人在西立則

山東却合是遠境似此如何成畫李君蓋不知以大
觀小之法其間折高折遠自有妙理豈在掀屋角也
畫工畫佛身光有匾圓如扇者身側則光亦側此大
謬也渠但見彫木佛耳不知此光常圓也又有畫行
佛光尾向後謂之順風光此亦謬也佛光乃定果之
光雖劫風不可動豈常風能搖哉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



Centimetres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一



書盡伎藝

字訛

古文自變隸其法已錯亂後轉爲楷字愈益訛舛殆不可考如言有口爲吳無口爲天按字書吳字本從口從夊音拑非天字也此固近世謬從楷法言之至如兩漢篆文尚未廢亦有可疑者如漢武帝以隱語召東方朔云先生來來解云來來棗也按棗字從東音刺不從來此或是後人所傳非當時語如郊金刀爲劉貨泉爲白水真人此則出於緯書乃漢人之語按劉字從亞音酉從金如桺畱駢皆從亞非郊字也貨從貝真乃從具亦非一體不知緣何如此字書與本史所記必有一誤也

韓偓墨迹

唐韓偓爲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世孫
弈處偓天福中避地泉州之南安縣子孫遂家焉慶
曆中予過南安見弈出其手集字極淳勁可愛後數
年弈詣闕獻之以忠臣之後得司士參軍終于殿中
丞又予在京師見偓送詵光上人詩亦墨迹也與此
無異

畫佛圓光

名畫錄吳道子嘗畫佛留其圓光當大會中對萬衆
舉手一揮圓中運規觀者莫不驚呼畫家爲之自有
法但以肩倚壁盡臂揮之自然中規其筆畫之麗細
則以一指拒壁以爲准自然均勻此無足奇道子妙
處不在於此徒驚俗眼耳

晉宋人墨迹

晉宋人墨迹多是弔喪問疾書簡唐正觀中搜求前世墨迹甚嚴非弔喪問疾書跡皆入內府士大夫家所存皆當日朝廷所不取者所以流傳至今鯉魚當脇一行三十六鱗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文從魚里者三百六十也然井田法即以三百步爲里恐四代之法容有不相襲者

沈括論書

予從子遼喜學書嘗論曰書之神韻雖得之於心然法度必資講學嘗患世之作字分制無法凡字有兩字三四字合爲一字者須字字可析若筆畫多寡相近者須令大小均停所謂筆畫相近如殺字四字合爲一當使乂木几又四者大小皆均如尗字乃二字

皇朝卷五十一 二
合當使上與小二者大小長短皆均若筆畫多寡相遠即不可強牽使停寡在左則取上齊寡在右則取下齊如從口從金此多寡不同也喗即取上齊釵則取下齊如從忄從又及從口從胃三字合者多寡不同則叔當取下齊喟當取上齊如此之類不可不知又曰運筆之時常使意在筆前此古人良法也

樂毅論

王羲之書舊傳唯樂毅論乃羲之親書于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哀聚二王墨迹惟樂毅論石本在其後隨太宗入昭陵朱梁時耀州節度使溫韜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或曰公主以僞本易之元不曾入壙本朝入高紳學士家皇祐中紳之子高安世爲錢塘主簿樂毅論在其家予嘗見之時石已破缺末後

獨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家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爲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今傳樂毅論皆摹本也筆畫無復昔之清勁羲之小楷字於此殆絕遺教經之類皆非其比也

壽聖寺畫壁

王鉞據陝州集天下良工畫壽聖寺壁爲一時紗絕盡工凡十八人皆殺之同爲一坎瘞于寺西廂使天下不復有此筆其不道如此至今尚有十餘堵其間西廊迎佛舍利東院佛母壁最奇妙神彩皆欲飛動又有鬼母瘦佛二壁差次其餘亦不甚過人世之摹字者多爲筆勢牽制失其舊迹須當橫摹之茫然不問其點畫惟舊跡是循然後盡其妙也

散草隸

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近歲蔡君謨又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亦自成一家

見筆談

畫廳

淳化甲午李順亂蜀張乖崖鎮之僞蜀僭侈其宮室規模皆王建孟知祥乘其弊而爲之公至則盡損之如列郡之式郡有西樓樓前有堂堂之屏乃黃筌畫雙鶴花竹怪石甚衆名曰雙鶴廳南壁有黃氏畫湖灘山水雙鷺二般畫妙格冠於兩川賊鋒旣平公自壞屋盡置畫爲一堂名曰畫廳

見湘山野錄

辨畫絹

唐彥猷侍讀詢弟彥範詔俱擅一時才雅之譽彥猷

知書好古彥範文章氣格高簡不屈踈秀比六朝人物尤精翰墨遣一小札必亦華牋妙管忽一客携黃佺黎花卧鵲於花中斂羽合目其態逼真彥猷畜畫最多開篋蜀之趙昌唐之崔彛數名花較之俱所不及題曰錦江釣叟黃佺筆彥猷償其半因暫留齋中少玩其絹色晦淡酷類古縑彥猷訝其圖角有巨印徐潤揭而窺之乃和買絹印彥範博知世故大笑曰和買始於祥符初因王勉知潁州歲大飢出府錢十萬緡與民約曰來年蚕熟每貫輸一縑謂之和買自爾爲例黃佺唐末人此後人矯爲也遂還之不受其誣也

見玉壺清話

書字肥瘦

唐初書字得晉宋之風故以勁健相尚至褚薛則尤

皇朝卷五十一
四
極瘦硬矣開元天寶已後變爲肥厚至蘇靈芝輩幾
於重濁故老杜云書貴瘦硬方有神雖其言爲篆字
而發亦似有激於當時也正元元和已後柳沈之徒
復尚清勁唐末五代字學大壞無可觀者其間楊凝
式國初李建中妙絕一時而行筆結字亦主於肥厚
至李昌武以書著名而不免於重濁故歐陽永叔評
書曰書之肥者譬如厚皮饅頭食之未必不佳而世
命之爲俗物矣亦有激而云耳江南李後主善書嘗
謂近臣語書有言顏魯公端勁有法者後主鄙之曰
真卿之書有楷法而無佳處正如叉手並脚田舍漢
耳見東軒筆錄

蜀人善畫者

蜀有孫太古知微善畫山水仙官星辰人物其性高

介不娶隱于大面山時時往來道江青城故二邑人家至今多藏孫畫亦嘗畫于成都今壽寧院十一曜絕精妙有先君題記在焉又有李懷袞者成都人亦善山水又能爲水石毛翎其常所居及寢處皆置筆雖夜中酒醒睡覺得意時急起畫於地或被上遲明模寫之則優於平居所爲也又有趙昌者漢州人善畫花每晨朝露下時遶欄檻諦玩手中調彩色寫之自號寫生趙昌人謂趙昌畫染成不布采色驗之者以手捫摸不爲采色所隱乃真趙昌畫也其爲生菜折枝果尤妙三人者平生至意精思一發於畫故其畫爲工而能名於世又有王有者漢州卒也州將每令趙昌畫則遣有服事供應久之其畫遂亞於昌其爲人亦清潔有巧思非卒之流輩也

見東齋記事

葉子格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
號葉子青者撰此格因以爲名此說非也唐人藏書
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
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
李郃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
寫之因以爲名爾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
國初猶然後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人無知者
惟昔楊大年好之仲待制簡大年門下客也故亦能
之大年又取葉子歌名紅鶴皇鶴者別演爲鶴格鄭
宣徽戢章郇公得象皆大年門下客也故皆能之予
少時亦有此二格後失其本今絕無知者見歸田錄

投壺格

司馬溫公既居洛每對客賦詩談文或投壺以娛賓公以舊格不合禮意更定新格以爲傾邪險詖不足爲法而舊圖爲竒箭多與之筭如倚干帶劒之類今皆廢其筭以罰之顛倒反覆惡之大者柰何以爲上倒中之類今當盡廢壺中之筭以明逆順大抵以精密者爲上偶中者爲下使夫用機徼幸者無所措手此足以見公之志雖閑燕嬉戲之中間亦不忘於正也

霜花帑

致政王侍郎子勲言天聖中歸其鄉里青州時滕給事涉爲守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帑摹之其家尚餘數幅

王祁公家書畫

王祁公家有晉諸賢墨跡唐相王廣津所寶永存珍
祕圖刻閣立本畫老子西升經唐人畫鑲院圖王冀
公家褚遂良書唐太宗帝京篇 太宗見祿東贊步
輦圖錢文僖書畫最多有大令黃庭經李邕雜蹟錢
宣靖家王維草堂圖周安惠家王獻之洛神賦蘇侍
郎家魏鄭公諫太宗圖楚樞密有江都王馬王尚書
仲儀有回文織錦圖 以上皆錄見者近人有收漢祖
過沛圖者畫迹頗佳而有僧爲觀者所指翌日並加
僧以幅巾 見退朝錄

李無惑

李無惑同安人善小篆爲翰林待詔蓋斯公陽冰之
後未見其比徐鉉鄭文寶查道高紳申革葛湍皆江
東人善篆弗能及也其勁健端妙又過於陽冰士大

夫家藏之以爲寶錢塘人吳皓供奉造筆尤妙世莫能偕無惑常蓄藏數十百管語人曰皓死當絕筆無惑後爲常參官宰邑歲常寄萬錢市大筆於皓無惑今已死其小篆固無能嗣之者

僧擇仁

永嘉僧擇仁善畫松其初遍求諸家畫松采其所長而學之有善畫松身者朽皮者布枝柯者畫釵者根石者擇仁盡得其意一夕夢吞數百條龍自是遂臻於神妙絕嗜酒每醉揮墨於粉堵綃之上醒乃添補之千形萬狀極於竒怪曾飲酒永嘉市肆醉甚顧新泥壁取拭盤布濡墨洒其上來日少增修爲狂根枯枿善畫者皆伏其神

董羽

皇朝卷五十一
董羽江左人善畫水 太宗作端拱樓命羽四壁畫
龍水羽極其精思凡半年而畢羽時爲翰林藝學衣
綠意望恩賞 太宗與宮中嬪御登樓皇子尚幼
遙見畫壁驚畏呼哭不敢視丞令圻墁之羽卒不獲
賞

朱文濟

朱文濟者金陵人善鼓琴爲待詔性冲澹不好榮利
專以絲桐自娛 太宗令待詔蔡裔增琴爲九絃阮
爲七絃文濟執以爲不可復增裔以爲增之善 太
宗曰古琴五絃而文武增之今有何不可文濟曰五
絃尚有遺音而益以二絃實無所闕上怒斥出後遂
增琴阮絃令文濟撫之辭以不能上愈怒面賜蔡裔
緋衣文濟班裔上獨衣綠欲以此激之又遣裔使劔

南兩川獲數千緡裔甚富足而文濟藍縷貧困殊不以爲念 上又嘗置新琴阮於前令撫之旁設緋衣金帛賞賚物以動其意文濟終守前說 上令文濟及裔齎琴阮遣中使押送相府召近臣同聽文濟不得已取琴中七絃撫之丞相問曰此新曲何名文濟曰古曲風入松也 上嘉其有終亦賜緋文濟風骨清秀若神仙中人 上令供奉僧元藹寫其真留禁中

李成

營上李成字咸熙磊落不羈喜酒善琴好爲歌詩而尤妙畫山水周樞密使王朴與之友善召至京師將以處士薦之會朴卒乾德中陳守大司農衛融以鄉里之舊延之郡齋日恣飲竟死于酒子覺仕至國子

博士直史館贈成光祿丞葬于浚儀之魏陵鄉宋翰
長白爲之誌成畫平遠寒林前所未嘗有氣韻瀟灑
煙林清曠筆勢脫穎墨法精絕高妙入神古今一人
真畫家百世師也雖昔稱王維李思訓之徒亦不可
同日而語其後燕貴翟院深許道寧輩或僅得一體
語全則遠矣考白所作成誌則成未嘗仕也而歐陽
文忠公以爲成仕至尚書郎按白與成同時人又與
成子覺同列于朝其所紀宜不妄不知文忠公以何
爲據也正當以誌爲定

翟院深

翟院深營上伶人師李成山水頗得其體一日府宴
張樂院深擊鼓爲節忽停槌仰望鼓聲不續左右驚
愕太守召問之對曰適樂作次有孤雲橫飛淡佇可

愛意欲圖寫凝思久之不知鼓聲之失節也太守笑而釋之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文章道義天下宗師凡世俗所嗜一無留意獨好古石刻自岐陽之鼓岱山鄒繹之篆下及漢魏已來碑刻山崖川谷荒林破塚莫不皆取以爲集古錄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撮其大要別爲目錄并載可以正史學之闕謬者以傳後學跋尾多公自題復爲之序請蔡君謨書之真一代絕筆也公之守亳余主蒙城簿嘗得閱之

孔仁謙

杭州有雕木匠孔仁謙一時之絕手嘗於杭州菩提寺造千手千眼大悲觀音像旣畢度置千手不能盡

皇朝卷五十一
凡數日沉思如醉一夕夢沙門語之曰何不分形於
寶燄之上仁謙豁然大悟如其置列焉特爲奇妙後
又於明州開元寺造一軀如其法千手之制取於襄
州畫像凡五百手各持物器五百手結印本神迹也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一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二

書畫伎藝

陳文惠

陳文惠公善八分書變古之法自成一家雖點畫肥重而筆力勁健能爲方丈字謂之堆墨八分凡天下名山勝處碑刻題榜多公親迹世或效之而莫能及也

預浩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恠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爲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

皇朝卷五十二
世傳浩惟一女年十歲每卧則交手於脅爲結締狀
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吳正肅

藏書盡者多取空名偶傳爲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
售此所謂耳鑒又有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謂色
不隱指者爲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
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
粗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牡丹
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
黑睛如線此正午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
猫眼早暮則睛圓日高漸狹長正午則如一線耳此
亦善求古人之意也

高益之

相國寺舊畫壁乃高益之筆有畫衆工奏樂一堵最
有意人多病擁琵琶者誤撥下絃衆管皆發四字琵
琶四字在上絃此撥乃掩下絃誤也予以謂非誤也
蓋管以發指爲聲琵琶以撥過爲聲此撥掩下絃則
聲在上絃也益之布置尚能如此其心匠可知也

宋迪

度支貲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爲平遠山水其得意者
有平沙鴈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
月瀟湘夜雨煙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
多傳之往歲小窰村陳用之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
用之曰汝畫信工但小失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
其不及古人者正在於此迪曰此不難耳汝先當求
一敗墻張絹素訖倚之敗墻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既

久隔素見敗墻之土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像心存
目想高者爲山下者爲水坎者爲谷缺者爲澗顯者
爲近晦者爲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
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
境皆天就不類人爲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格日進

徐鉉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
正當其中至於屈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處乃筆鋒
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鉉嘗自
謂吾晚年始得蟬古火切匾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長
蟬匾之法非老筆不能也

徐熙黃筌

國初江南布衣徐熙僞蜀翰林待詔黃筌皆以善畫

著名尤長於畫花竹蜀黃筌并二子居寶居家弟惟亮皆隸翰林圖畫院擅名一時其後江南平徐熙至京師送圖畫院品其畫格諸黃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新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筌惡其勝已言其畫麓惡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黃之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謂之沒骨圖工與諸黃不相下筌等不能復瑕疵遂得齒院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鄭工部

鄭工部文寶在江南師徐騎省鉉小篆嘗篆千字文以示鉉其字字不出一中指之甲騎省嘗曰篆難於小而易於大鄭子小篆李陽冰不及若大篆可兼爾

陳康肅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公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之澀之自錢孔而入錢不濕因曰我亦無它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二

陳堯咨善射百發百中世以爲神常自號小由基及守荆南回其母馮氏夫人問汝典郡有何異政堯咨

云荆南當要衝日有宴集堯咨每以弓矢爲樂坐客罔不嘆伏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一夫之伎豈汝先人之志那杖之碎其金魚

見澠水燕談

覆射

丁文杲司天監丞無他學惟善覆射太宗時以爲娛一日置一物器中令射之杲乃課其經曰藹藹華華山中採花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啓之乃數蜂也又令壽王邸取一物令射之杲曰有頭有足不石不玉欲要縮頭不能入腹啓之乃歷書石龜也即日賜緋并錢五萬

見玉壺清話

蹙融

蹙融或謂之蹙戎漢書謂之格五雖止用數棊共行

一道亦有能否徐德占善移遂至無敵其法以已常
欲有餘裕而致敵人於險雖知其術止如是然卒莫
能勝之

造弓

予伯兄善射自能爲弓其弓有六善一者往體少而
勁二者和而有力三者久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
五者絃聲清實六者一張便正凡弓往體少則易張
而壽但患其不勁欲其勁者妙在治筋凡筋生長一
尺乾則減半以膠湯濡而梳之復長一尺然後用則
筋力已盡無復伸弛又揉其材令仰然後傅角與筋
此兩法所以爲筋也凡弓節短則和而虛虛謂無力
節長則健而柱柱謂把梢裨木長則柱短則虛節若
得中則和而有力仍絃聲清實凡弓初射當天寒則

勁強而難挽射久天暑則弱而不勝矢此膠之爲病也凡膠欲薄而筋力盡強弱任筋而不任膠此所以射久乃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爲正者材也相材之法視其理其理不因矯揉而直中繩則張而不跛此弓人之所當知也

板印書籍

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爲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爲板木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爲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柏脂和密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爲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爲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爲

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
纔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
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
有重複者不用則以帑貼之每韻爲一貼木格貯之
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
木爲之者木理有疎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
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
印自落殊不沾汚昇死其印爲予羣從所得至今保
藏

造舍之法

造舍之法謂之木經或云喻皓所撰凡屋有三分去
聲自梁以上爲上分地以上爲中分階爲下分凡梁
長幾何則配極幾何以爲榱等如梁長八尺配極三

尺五寸則廳法堂也此謂之上分楹若干尺則配堂
基若干尺以爲榱等若楹一丈一尺則階基四尺五
寸之類以至承拱榱桷皆有定法謂之中分階級有
峻平慢三等宮中則以御輦爲法凡自下而登前竿
垂盡臂後竿展盡臂爲峻道前荷輦次十二人曰前二人曰前條又
次曰前脅後一人曰後脅又後後一人曰後條末後曰前竿
後竿輦併隊長一人曰後傳唱後一人曰報賽前竿
平時後竿平肩爲慢道前竿垂手後竿平肩爲平道
此之謂下分其書三卷近歲土木之工益爲嚴善舊
木經多不用未有人重爲之亦良工之一業也

綴術

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筭家謂之畎術畎術文象
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
之綴術謂不可以形察但以筭數綴之而已北齊祖

算術二卷

算術

算術求積尺之法如芻朮芻童方池冥谷塹堵鱗臑圓錐陽馬之類物形備矣獨未有隙積一術古法凡算方積之物有立方謂六冪皆方者其法再自乘則得之有塹堵謂如土墻者兩邊殺兩頭齊其法併上下廣折半以爲之廣以直高乘之又以直高爲句以上廣減下廣餘者爲股句股乘弦以爲斜高有芻童謂如覆斗者四面皆殺其法倍上長加入下長以上廣乘之倍下長加入上長以下廣乘之併二位法以高乘之六而二隙積者謂積之有隙者如累基層壇及酒家積罌之類雖似覆斗四面皆殺緣有刻缺及虛隙之處用芻童法求之常失於數少予思而得之

用芻童法爲上行下行別列下廣以上廣減之餘者

以高乘之六而一併入上行假令積罌最上行各十二

罌以行行相次先以二倍上行長得四併入下長得十一行

也以上廣乘之得之二十又倍下長得十二併二倍得上

長得四十乘之得之二十又倍下長得十二併二倍得上

三百二十四已上廣減之餘得二千七百八十四重列下

廣十二已上廣減之餘得二千七百八十四重列下

此入爲罌數也芻童求見實方之積隙積求見合角不

盡積也履畝之法方負曲直盡矣未有會圓之術凡

圓田既能析之須使會之復圓古法惟以中破圓法

折之其失有及三倍者予別爲析會之術置圓田徑

半之以爲弦又以半徑減去所割數餘者爲股各自

乘以股除弦餘者開方除爲勾倍之爲割田之直徑

以所割之數自乘退一位倍之又以圓徑除所得加

入直徑爲割田之弧再割亦如之減去已割之數則

再割之數也

為假令有圓田自乘得十步欲割二步又以半徑減

去所割平方除得四步為勾倍之為所割直徑以外所有割

以數二步自乘為四步為股自乘得九步用減弦

依此法如負徑二十步求弧數則當折半乃所謂以

之負徑除此二類皆造微之術古書所不到者漫志于

此

二

算術多門如求一上驅搭因重因之類皆不離乘除

惟增減一法稍異其術都不用乘除但補虧就盈而

已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

位一因之若位數少則頗簡捷位數多則愈繁不若

乘除之有常然算術不患多學見簡即用見繁即變

不膠一法乃為通術也

曆術

淮南人衛朴精於曆術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蝕三十六諸曆通驗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惟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惟莊公十八年一蝕今古筭皆不入蝕法疑前史誤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歲至熙寧六年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書傳所載日食凡四百七十五衆曆考驗雖各有得失而朴所得爲多朴能不用筭推古今日月蝕但口誦乘除不差一筭凡大曆悉是筭數令人就耳一讀即能暗誦傍通曆則縱橫誦之嘗令人寫曆書寫訖令附耳讀之有差一筭者讀至其處則曰此誤某字其精如此大乘除皆不下照位運籌如飛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筭者朴自上至下手循一遍至移筭處則撥正而去熙寧

中撰奉元曆以無候簿未能盡其術自言得六七而已然已密於他曆

並見沈括筆談

蹴鞠

蹴鞠以皮爲之中實以物蹴蹋爲戲樂也亦謂爲毬焉今所作牛鼻胞納氣而張之則喜跳躍然或俚俗數少年簇圍而蹴之終無墮地以失蹴爲耻久不墮爲樂亦謂爲築毬鞠也蹴陳力之事故習楚鞠乃習射之道後變鞠爲木角者見其圓轉自若似辯其間不無法度形勢故有著蹴鞠二十五篇書也枚臯著賦詠焉又霍去病穿域躡音踏鞠穿地作鞠室也士之言謂之論今有步打徒打不徒則馬打大有規制禮格用意奇巧取其精練者爲上今聖精敏此藝置供御打毬供奉亦猶唐有後園小打毬官也然時

習之不爲常好也矣

二

顏師古注霍去病傳去病穿域蹋鞠云鞠以皮爲之實以毛毳蹋而戲也顏謂鞠乃如此至晚唐已不同矣歸氏子弟嘲皮日休云八片尖斜砌作毳火中燂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國朝士人柳三復最能之丁晉公亦好焉作詩叙述曰背裝花屈口易反膝白打大廉斯又曰進前行兩步蹺

脚立多時初柳爲進士欲見晉公無由會晉公蹴後園柳往伺之毳果併出柳即挾取左右以告晉公亦素聞柳名即召之柳白欄懷所素業首戴毳以入見晉公再拜者三出懷中書又再拜每拜輒轉至背脅間旣起復在幞頭上晉公大奇之留爲門下客世傳

毬最賤藝天下萬事皆弟子拜師獨毬弟子學毬或
富貴子弟而善毬者率多賤人每勞賜以酒必拜謝
而去是師拜弟子也術不可不慎此亦可喻大云見
劉貢父詩話

圍碁

圍碁博物志曰堯造圍碁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
商均愚故作圍碁以教之也其法非智不能能有高
下臨局下子則見其愚智也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
弈者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唯弈之爲
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
射之則弗若之矣唯是其智弗若與曰非也注弈人
名秋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其不致志也楊雄
方言中關之東西異耳弈即碁也今碁品以國手爲

極何謂國手耶孟子云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此言一國之內更無敵者也如南朝以羊玄保爲逸品梁武帝同之然南北國局狹故言通國也若孟子時六國也若天下一統殊無抗敵可稱爲天下絕格也齊高帝子曰華隨在淮陰破荻爲片縱橫以爲碁局指點行勢遂至名品東漢馬融著賦焉 今皇帝善弈可稱絕格也何耶凡諸道進碁者皆秋國格及賜侍御也盡校二道三道焉御製局角圖勢數卷班行

二

小說唐僧一行曾筭碁局都數凡若干局盡之予嘗思之此固易耳但數多非世間名數可能言之今略舉大數凡方二路用四子可變八千十一局方三路用九子可變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局方四路用十

六子可變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局方五

路用二十五子可變八千四百七十二億八千八百

六十萬九千四百四十三局古法十萬為億十億為兆萬兆為秣

為垓今但以筭家數計之方六路用三十六子可

變十五兆九十四萬六千三百五十二億八千二百

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六局方七路以上數多無名可

紀盡三百六十一路大約連書萬字五十二即是局

之大數局萬字五十二最下萬字是萬局第二是萬萬

兆局第六是萬萬兆謂之一垓第七是垓局第八是萬萬垓第九是萬倍萬垓此外無名可紀但五十

二次萬倍乘之即是其法初一路可變三局一黑一白一空

自後不以橫直但增一子即三因之九三百六十一

增皆三因之即是都局數又法先計循邊一行為法

九十九路得一千四百六十七局九加一行即以法累

乘之乘終十九行亦得上數又法以自法相乘得三一

十五兆八萬五千一百七十四局此是兩行九千八百

此入路變得下位副置之以下乘上又以上乘下置爲

上位又副置之以下乘上以下乘下加一法亦得上

數有數法可求惟此法最徑捷三只百五次乘便盡千變

萬化不出此數碁之局盡矣見筆談

彈碁

彈碁葛洪西京雜記云漢成帝好爲蹴鞠羣臣以此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擇似此而不勞者奏之時劉向乃作彈碁以獻帝甚悅賜青羔毬紫絲履服以朝覲焉梁冀善彈碁也魏文帝好擊劒彈碁彈碁最精以巾拂之他無敵者自矜奇絕有客稱能賜之偶局而所戴葛巾拂擊勢奇敏焉藝經云彈碁二

人對局白黑各六枚列碁相當更先彈也局以石作
焉或云宮中粧奩戲不知造者故有鏤背局似香奩
蓋故也用紅綠牙作碁上下字號之手指碁局取勢
相擊墮多者爲負排之上狹下寬名八勢也宋帝嘗
謂杜道鞠彈碁爲一絕南朝盛行太平興國中宣問
能者進局并碁子上習未久而極其妙焉見贊寧要
言

二

西京雜記云漢元帝好蹴鞠以蹴鞠爲勞求相類而
不勞者遂爲彈碁之戲予觀彈碁絕不類蹴鞠頗與
擊鞠相近疑是傳寫誤耳唐薛嵩好蹴鞠劉綱勸止
之曰爲樂甚衆何必乘危邀頃刻之歡此亦擊鞠唐
書誤述爲蹴鞠彈碁今人罕爲之有譜一卷盡唐人

所爲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爲小壺四角微隆起今大名開元寺佛殿上有一石局亦唐時物李商隱詩曰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曰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叙碁用二十四碁者即此戲也漢書注云兩人對局白黑子各六枚與子厚所記小異如奕碁古局用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黑白碁各百五十亦與後世法不同

見筆談

新雕 皇朝類苑卷五十二

皇宋事實類苑序

左朝請大夫權幾遣吉列軍列事江少虞撰
古之史者載藉極博其所表見
皆不虛書其軼乃時時見於他
說不可不知也太史公網羅天
下放失舊聞至於分散數家之
事則甚多䟽略後世猶或非之
然則自漢已來千有餘歲君臣

善惡治亂之外紛紛籍籍日有
日繁使論著之人隨世裒有
所未盡况軼於他說者歷年浸
久踈舛殘餘不少槩見則史失
其傳矣史冊所無有訾者不道
也錯亂磨滅不可復知者豈勝
計耶

我宋肇興

聖神克繼垂二百年太平憲物
容典踵沿古而增華未有緝熙
炳煥可考如今者也不刊信史
誠足以表覈萬代然而秘省遠
嚴非外學所得見若其遺文逸
說事美一時語流千載者縉紳
先生尚能言之往往皆前日命
世巨公名鄉老師宿儒以其所

接於耳目可以警憲于世者筆
之載錄傳紀無慮數十家常惜
其畔散不屬難以稽考曩因餘
暇備極討論自一話一言皆比
附倫類而整齊之去其文不雅
馴或有抵牾者自餘據實條次
不敢以一字增損總凡會目合
為一書名曰

皇宋事實類苑

聖謨神訓朝事典物與夫勲名
賢達前言往行藝術仙釋神怪
之事夷狄風俗之殊纖悉備有
釐為二十八門選義按部考詞
就班如出一家語不待旁搜遠
覽而太平逸遺之美整厯具在
足以觀見當時風政庶幾乎尚

有典刑哉此學士大夫之所欲
聞亦喜傳而樂道也深媿識見
淺陋擇焉不精取不詳故於每
門之末不敢斷意訖詞篇篇存
之將有望於後之君子云紹興
十五年五月十七日謹序

典故沿革

詩歌賦詠

文章四六

曠達隱逸

仙釋僧道

休祥夢兆

占相醫藥

書畫伎藝

忠孝節義

將帥才略

知人薦舉

廣知博識

風俗雜誌

談諧戲詭

神異出怪

詐妄謬誤

安邊禦寇

右二十八門凡七十八卷

皇朝類苑總目

麻沙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目錄一

第一卷

祖宗聖訓

太祖皇帝

第二卷

祖宗聖訓

太宗皇帝

第三卷

祖宗聖訓

真宗皇帝

第四卷

祖宗聖訓

仁宗皇帝

第五卷

祖宗聖訓

仁宗皇帝

英宗皇帝

神宗皇帝

第六卷

君臣知遇

文太師

王冀公

杜祁公

李文靖

李漢超

陳恭公

劉昌言

郭進
凡二事

蘇大參

凡三事

梁丞相

石元懿

戴恩

邢昺

竇參政

李文正

唐質肅

趙韓王

凡二事

王濟

寇萊公

李穆

馮元孫奭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目錄一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目錄二

第七卷

君臣知遇

王元之

杜文正

楊礪凡二事

董遵誨

种放

張乖崖

張文定

柳仲塗

袁廓

錢俶

呂文惠

趙稹

晏元獻

晁迥凡三事

王文正凡四事

禮遇詞臣

御書碑額

第八卷

名臣事迹

韓魏公 凡九事

司馬文正

孫威敏

陳文惠

王沔

陶尚書

王荊公 凡三事

富文忠 凡五事

向文簡

梅聖俞

呂文穆 凡二事

燕王元儼

陳堯叟

李文靖 凡五事

第九卷

名臣事迹

王沂公 凡四事

范魯公 凡二事

范文正 凡六事

曹武毅

王參政

狄武襄

魏咸熙

薛簡肅

呂文靖凡三事

李公澤

張乖崖凡五事

丁文簡凡二事

歐陽文忠凡二事

太宗知人

不信異端

第十卷

名臣事迹

大官高壽者五十六

將相世家

大臣奢儉不同

貴門子弟

陳恭公凡二事

文潞公凡二事

厠上讀書

張文定

李文定凡二事

宋鄭公凡二事

錢文僖

鄭毅夫

唐質肅

張文節凡二事

楊文公

劉溫叟

張鄧公凡二事

杜祁公凡三事

第十一卷

名臣事迹

元大參

馮文懿凡二事

趙參政

孫宣公

寇萊公凡五事

丁晉公

陳康肅

張洎

崔遵度

竇尚書凡二事

錢思公凡二事

王文穆

孫資政

第十二卷

名臣事迹

石守道

韓丕

曹侍中

李詢

韓忠獻

王文正凡一十三事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目錄二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目錄三

第十三卷

德量智識

向文簡

呂文仲

李及

桑湜

呂端

盧億

潘承祐

馮起

呂許公九二事

薛化光

薛長孺

孔宗翰

呂蒙正

曹侍中

趙槩

李文靖

王德用

張齊賢

第十四卷

德量智識

王文正凡六事

王冀公

李允則

燕龍圖

張師正

魏丕

寇萊公凡二事

王化基

王濟張稷

張乖崖凡九事

文潞公凡二事

韓魏公凡七事

王沂公凡二事

狄武襄

范文正

第十五卷

碩問奏對

雷德驤

王貽孫

种司諫

王彥超

趙韓王 凡三事

盧多遜

僧贊寧

沈文通

竇儀

范文正

王文康

魏諫議

始平公

張昭

文潞公

李南陽 凡二事

唐質肅

李侍讀

劉綜

蘇易簡

丁晉公

寇萊公

呂許公

司馬溫公

第十六卷

顧問奏對

盛文肅

楊蟬

趙元考

畢士安

忠言讜論

季懷忠

王元之凡二事

竇僂

孫藉

趙韓王凡二事

范蜀公

陳晉公

王昭明

余襄公

夏文莊

趙禹

孫冕

司馬溫公凡二事

賈先生

龐莊敏

呂文靖凡二事

范文正凡三事

李宗諤

王沂公凡二事

張乖崖

薛簡肅

第十七卷

忠言讜論

薛師正

錢若水

王文正凡二事

賈黃中

趙閱道

呂晦叔

王平甫

張丞相

王著

王嗣宗

田諫議凡二事

王安簡

程文簡

韓魏公

李南陽凡二事

唐質肅凡二事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目錄三

紹興二十三年

癸酉歲中元日

麻沙書坊印行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目錄四

第十八卷

典禮音律

皇后合食太廟

僖祖廟爲始祖

籍田

祀明堂

郊祭

封程嬰公孫杵臼立廟

嫡孫傳重服

武臣持服

金龍玉簡

婚禮坐鞍

蜡臘

正冬朝賀上壽

宣祖配天

彗星見罷祀南郊

祭太社

兩制攝事

祠太一

九宮貴神

郊廟讀冊迴班

醮祠御室

朝獻朝饗

雲韶部

鈞容直

河市樂

拱辰管

第十九卷

典禮音律

協律凡三事

鼓凡三事

琴凡四事

鍾凡四事

磬凡二事

律呂凡二事

凱歌

霓裳羽衣曲凡二事

拋毬曲

歌曲

歌舞

第二十卷

典禮音律

笛凡二事

審聲凡九事

乾德樂凡二事

馮吉善琵琶

律中生六事

加量

九鼎

第二十一卷

官政治績

諸監鑪鑄錢

和買絹

上供軍糧

納牛皮錢

內門買物支錢

預買紬絹

河北市糧草用三說四說見錢之法

蠲田畝

歲鑄錢數

茶利凡四事

劉晏知物價之術

稅額

發運司米

漕河

穀粟均配人戶納見錢

詔藩鎮支郡直屬京師

枷三等

榜刻儀制令四條軌二

諸州斷死罪

法官親節案

第二十二卷

官政治績

斷獄

陳晉公

張乖崖凡六事

王明

劉煥

陶鑑

許元

侯叔獻

張丞相

章惇

邵曄

戚密學

許仲宣

陳從信

承昭

魏侍郎

錢若水

周諫議

薛簡肅

范文正

文潞公
凡三事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目錄四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目錄五

第二十三卷

官政治績

王文康

程文簡凡二事

田况

張客省

趙閱道

王拱辰

韓稚圭

韓忠獻

譚林特

胡順之

張齊賢

陳堯咨

向文簡

包希仁凡二事

孔中丞

王立

王居卿

李南公

王罕

顧方

江翱

范諷

劉彝

劉僊

韓魏公

第二十四卷

衣冠盛事

呂文靖

竇尚書

王相國

陳諫議

張文孝

宋太師

王文正

國朝歷三公三師者

國朝宰樞爲僕射者

竇氏父子

李相四美

同甲會

三學士兩閑人

未五十登庸

未四十入兩府

少年掌詞翰

父子掌誥

宰相三入

學士三入

學士四入

學士五入

侍中不珥貂

爲相而日貂

爲相具慶

宰相丁憂

宰相侍立

同時學士相繼登二府

世代尚主

不墜門閥

子弟五人同日登科

父子狀元及第

洛陽耆英會

登第踐歷相繼

入參父在

科第爵位皆同

美事三者併集

禮闈之盛

榜首三人皆登兩府

一榜之盛

闕閱之盛

賜錢贖第

玉堂之盛

弟拜相兄草麻

賜宴觀御書

御書扇賜館閣學士

第二十五卷

官職儀制

樞密使

三司使

司理參軍

選朝官知縣

參知政事

進奏院

發運使

提點刑獄

糾察在京刑獄

宣徽使

中書五房

密院一司二房

三司子司

刑部主判詳覆法直官

審刑院

御史臺

大理寺官

三班院

騏驥院

中貴帶將仕郎

禮部禮官

南郊置五使

資政殿學士大學士

端明殿學士凡二事

御史言事不白長官

龍圖閣官

天章閣官

三館

三衙官

同三品同二品

觀文殿

知州判州

通判

東西頭供奉官

娥眉班

賜袂公服

賜狀元金吾衛士

特詔佩魚

兄弟封贈

賜衣服

賜帶

賜鞍轡

重戴

憲銜

勅書樓

賜飲宰相第

賜金帶

真宗幸呂文穆宅

第二十六卷

官職儀制

賜毬露金帶

職田

賜常參官冬衣

宰樞聚廳見客凡二事

學士預曲宴承旨預肆赦

前兩府白事宰相掇案

兩制下獄

前任班趨辨

節度使罷降麻不降麻

樞密使除罷降麻不降麻凡二事

三衙官不敢謁舍人逢之則立馬

有偶出一時而爲故事者

三班喫香羣牧喫糞 官稱訛謬

樞密使侍宴賜衣循唐舊

禮遇講讀官

堂劄子

宣頭

宣敕

百官見宰相

籠門謝

都堂及寺觀百官會集坐次

請修時政記

宰相許纔午歸第

丁晉公自節度使以制除參政

納節不降麻

請立家廟者子孫襲三品階勲及爵

文武官朝參

參假橫行之禮

執宰押知印 凡二事

賜笏頭帶

第二十七卷

官職儀制

對別判銓

罷俸例

除節度使例

尚書以下不得鞞鞋過都堂門

諫議班

五司廳

銀臺司

步行學士

衛士

三司使班

三告官打杖子持藤杖

功臣號

按察之職

帶侍讀學士出外

三司屬官兼直館

罷二府大禮進官

加食邑

封贈

掌選官限內不朝

使相節使不領京師官局

聖朝類苑目錄
四
罷相得職

帶禁職出外任

二府相歷

未有磨勘轉官

不隔磨勘遷官

太常卿祕書監

建隆班簿

吏祿

食邑滿萬戶封國公

凡二事

宰相自草奏擬狀

宰相奏擬狀

宰相上殿命坐賜茶

提舉宮觀

樞密使副知院同知不並置

文臣爲樞密皆帶檢校官

相負

二司權使使公事爲兩等

因例賜帶加服色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目錄五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目錄六

第二十八卷

官職儀制

武臣賜笏頭帶

對賜

郊禮召耆德侍祠

二府拜恩詣景靈宮謝

都省議事儀式

南郊執仗兵士

中書密院執政官非假日不得私第見客

太祖令文武臣入見謝畢乃得詣正衛

樞密院別撰時政記

譯經潤文使

太常寺官

宰相帶館職

文臣自使相除樞相罷節還舊官

文臣爲使相節度使

文臣換武

武臣換文

王冀公爲大資政請鑄印不許

太尉在三師之下
不曆郎官爲大諫

遷郎曹
侍制更直

宣徽使樞密使下
賀親臨問臣僚

兩府親戚回避凡二事

具貲
軍巡馬步院用文吏

定合班儀
賜百官冬服

一品致仕官綴班
罷代判官

臺省寺官以三周轉官

常參官朝官
登文檢院

選人赴調求職官
詔勅藏御書樓

羣臣入閣

第二十九卷

詞翰書籍

制詞異名

白麻

西掖植紫微

荅北戎書

知制誥上事閣長歷角

學士繫鞋

學士捧簿

進退宰相議論皆出學士

知制誥先試後命

索潤筆

學士朱衣雙引

學士入劄不著姓

三館

學士賜帶不佩魚

得學士體

咨報

學士日益自卑

翰林院故事凡二事

學士躡履見丞相

槐廳

學士上日用樂

罷潤筆

直院

制書不可稱德音

學士職任事體與外司不同

學士班次

凡三事

學士罷晚朝

直學士院

韓丕不長應用出院

學士之職清切貴重

太祖命李昉

倅直例

凡二事

試館閣知制誥等

冊皇太子

學士新入院

降聖齋

凡二事

第三十卷

詞翰書籍

學士院

學士從行幸

學士預丹鳳樓放赦

小宴學士預坐

學士草麻

凡二事

學士草制次第

舍人賜書預宴

詞臣神仙之職

禁中墨妙

賜學士加等

玉堂擬瀛州之象

學士和詩草制

學士拜命

玉堂坐次

進制書小字本

學士中謝

進草

太宗賜趙昌國及第

開封解以孫暨爲第一

太宗親試進士以孫何爲第一

舉子重戴凡二事

御焚試卷於真宗影殿前

收李迪黜賈邊

貢院設位供帳

御試許詳定官別立等

狀元給騶從

試進士泂革

舉人謁先師

春秋放榜

降聖節齋宴

江南書籍

第三十一卷

詞翰書籍

藏書之府

九二事

館職稱學士

置編修局

雌黃塗字

第三十二卷

典故沿革

封孔子後

孔子太公周公加謚立廟

非宗室女封郡縣主

皇子兼師傅

異姓兼中書令

烏帽

賣香印鳴鑼

錢文

改年號 九二事

家祭用臺棹

官告緩紙

後唐案檢

中國衣冠用胡服

三省樞密院印用塗金

京城用骨涼繖

皇后太后印

官誥之制

上元燃燈

賜新火

金明池

公家文書藁異名

乾德鑄印

品家喪許擊鍾

賜謚

凱旋奏樂不避忌晨

禁焚屍

贈官請謚

第三十三卷

典故沿革

皇后謚

臣僚卒輟朝 九二事

皇朝類苑
國忌行香

投金龍玉簡

給金寶牌

應天院建聖像殿

罷睦親神御殿

降青詞

勘箭勘契凡二事

街鼓

禁衛五重

駕頭扇箴

喚仗入閣

洞案

接伴虜使

交州進奉授官

北朝官

外國書

仙源積慶圖

置宗正及教授等官

宗子授南班官

諸王公主制中稱呼

燕王贈天策上將軍

親王公主封國

厯代用曆

併省州縣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目錄六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目錄七

第三十四卷

詩賦歌詠門

范杲

楊侍講

王元之 凡五事

楊文公 凡五事

夏莊公 凡五事

陳文惠

蘇東坡 凡二事

李文肅

王漢生

范文正 凡五事

張在

僧惠崇 凡二事

石昌言

石曼卿 凡二事

趙師民

第三十五卷

詩歌賦詠

林和靖 九二事

歐陽文忠公 九三事

梅聖俞 九六事

蘇子美 九三事

晏元獻 九三事

丁晉公

范補之 九三事

鍾離權

張宗丞

馮太博

呂文穆

王荊公 九六事

王平甫 九三事

蔡子正 九三事

張鄧公 九三事

第三十六卷

詩賦歌詠

韓魏公

李師中 九二事

五穎

馮瀛王

杜祁公

邵樞密

劉昌言

潘逍遙

王章惠

曹武毅

蘇爲

劉沆

張師錫

寇萊公

陳恭公

宋子京

胡恢

魏野

朱台府

錢熙

汪處士

徐鉉

黃孝先

賈公餗

王君玉

李邕鄆

張文定

王化基

王嗣宗

張乖崖

聶愚子

王沂公

皇朝詩目錄
三十
僧有朋

花藥夫人

楊玠

孫瑾

王禹玉

陳烈先生

第三十七卷

詩歌賦詠

真宗親選兩制館閣送劉總詩

干越亭詩

雍熙以來文士詩

錢推演劉筠警句

近世釋子詩

唱和聯句

李白詞

祖山石壁詩

杜工部詩

九僧詩

周朴詩

評梅蘇二家詩

第三十八卷

詩歌賦詠

王建宮詞

錢文僖鄭工部題詠

韓吏部

白雪樓

華清宮

酒帘

相思河

賡張文定詩

題淮陰廟

題歌風臺

朝元閣

歌曲艷麗

詩人使酒樓語

贈孫可久詩

肯堂集

程文

蔡挺

九七事

文城縣君

傳詩訛謬

吏人詩

老兒詩

呂公贈李公詩

草陳恭公麻

評詩

鸛雀樓詩

改王公詩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目錄七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目錄八

第三十九卷

詩歌賦詠

沈存中論文九五事

香奩集

大言賦

漁家傲

因詩起獄

鳳棲梧詞

大小孤山

吹臺

王彥威詩

禪理九五事

淵明詩

詩有變態

王蘇更相是非

王蘇更相稱譽

目前之景吟不到

前輩務求博約

太白傳神

集句

乞食歌姬院

韓文公華山女詩

堆垛死屍

文章傳襲

用字音

用字意

西都詩

制科無登第三等者

三諫官詩

詩句作圖

西山詩

使虜

奏獻浼瀆

章樞密喜養生

第四十卷

文章四六

盧多遜

吳處厚凡二事

范文正

楊文公凡四事

胡武平

王元之

林逋

終慎思

宋湜

夏英公凡二事

丁晉公

凡二事

凌叔華

陶穀

潘佑

趙鄰幾

徐錯

錢昭序

湯悅

王狀元

劉貢父

錢若水

錢熙

阮思道

貶錢惟演詞

郡燕樂辭

章懿太后神道碑

文老不衰

獎詞臣

賜恩澤出身章服誥

高麗使先狀

音韻

凡二事

歐陽文忠公

第四十一卷

曠達隱逸

真宗召隱士

陳希夷凡五事

江直木

劉孝叔

王昭素

魏野凡二事

田聘君

麻先生

李昭君

史延壽

聶隅子

五老會

江鄰幾

司馬溫公

劉孟節

王樵

李瀆處士

孫集賢

孫宣公

麻希夢

張乖崖

第四十二卷

曠達隱逸

孫明復

蘇澄隱

李集賢

朱侍郎

王昭素

王元澤

郭延卿

馮樞密

王荊公

韓丕薦三處士

楊文公

張宗晦

杜五郎

种放凡六事

石曼卿凡四事

邢惇

張俞

第四十三卷

仙釋僧道

申園長公主入道凡二事

呂先生凡三事

養素先生

劉遁

華陰隱人

峨眉山佛現

曇穎機辨

契嵩師

無名高僧

羅真人

胡僧法調

佛經

喻浩造塔

吳長文

死後出家

建寺

西域僧覺稱

雲豁入定

王中正

方士謁鍾弱翁

王參政

日本僧

郭忠恕

許旌陽家田夫

朱池寺僧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八目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目錄九

第四十四卷

仙釋僧道

趙自然

神仙二事

佛牙

吳僧文捷

金剛題誌

鴈蕩山老人

廬山錢文

趙抱一

賀蘭捷真

禮法師

光梵大師

趙山人

謝仙火

行火真君

黃覺

許昌齡

僧無夢

黑殺將軍

正覺禪師

張乖崖九三事

風和尚

僧惠圓

第四十五卷

休祥夢兆

苗訓

周克明

畢文簡

鞏彥輔

朱王基

張珌崖

王慶之

張密學

錢惟冶

王處訥凡二事

陳洪進

危序

韓魏公

夏文莊

趙世長

張客省

賈直孺

馮侍禁

蔡子直

丁晉公

王元規

任玠

張茂直

楊文公

王堯臣

呂文靖

陸經

曾魯公

謝景初

第四十六卷

休祥夢兆

原國公

王文穆

歐陽文忠公

李文定

劉相國

元厚之

辛文悅

凌侍郎

謝濤

懿德皇后

楊礪

盧秉

趙閱道

邊鎬

文侍郎

胡旦

富鄭公

呂端公

鍾輅

王素

石曼卿

韓魏公凡二事

後山居士

江子之凡二事

詩識凡十事

第四十七卷

休祥夢兆

夢遊元宮

銅牌記

昇元寺石記

秦淮石誌

天水碧

金陵石記

冰稼山頽

名亭

駕幸東府

東岳奉冊之異

邃清殿學士

軌革凡二事

夢名凡三事

角聲

占星

牡丹千葉

收恩州

蛇精

彭蠡湖神

木中有文

電作人面形

五來子

崇文院詩

馬相隄

酒病

蜀中桃符

唱第日五色

駕幸汾陰

第四十八卷

占相醫藥

陳希夷凡三事

異僧

王冀公

夏侯嘉正

僧化成

費孝先凡二事

章郇公

陳恭公

馬尚書

吳處厚

楊文公凡二事

張堯封

張永德

李文靖

丁晉公

僧奉真

閩主延政

陳昭遇

吳越主錢鏐

柏繼邕

王繼忠

史炤母張氏

寇忠愍

許希善

竇仁惠

第四十九卷

占相醫藥

貴人識貴人

狀元多同歲

擇婿

擇妻

年命同九六事

冠萊公骨似盧多遜

卜者一日閱四宰相

官不可妄得

柏繼邕

爻謂之一壯

分曹圍碁

須髮眉所主藏

雞卜

羊卜

服石

服弓窮暴死

苦參損腰

長松治大風

丹沙

治面瘍

療齒

進火杓草方表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目錄九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目錄十

第五十卷

書畫伎藝

太祖賜翰林院書畫

祕閣藏書

置御書院

祕閣畫

太宗棊品第一

撥鐙法

墨

草書

僧善書

觀音像

縉雲醞匠

王舍城寺壁

祕府書畫

畫三朝聖跡

張僧繇畫壁

近時名畫

玉堂壁畫

君謨潤筆

王捷煉金

雪中芭蕉

黃梅出山圖

按樂圖

沈括論畫

第五十一卷

書畫伎藝

字訛

韓偓墨跡

畫佛圓光

晉宋人墨跡

沈括論書

樂毅論

壽聖寺畫壁

散草隸

畫廳

辨畫絹

書字肥瘦

蜀人善畫者

葉子格

投壺格

霜花

王祁公家書畫

陸希聲

李無惑

張維

曾擇仁

董羽

朱文濟

李成

翟院深

歐陽文忠公

孔仁謙

第五十二卷

書畫伎藝

陳文惠

喻浩

吳正肅

高益之

宋迪

徐鉉

徐熙黃筌

鄭工部

陳庾肅

九二事

覆射

蹇融

造弓

板印書籍

造舍之法

綴術

筭術

曆術

蹴鞠凡二事

圍碁凡二事

彈碁凡二事

第五十三卷

忠孝節義

范文正凡二事

歐陽文忠公

陳喬

劉溫叟

馬遂

趙師旦曹覲

劉潛

徐積

文漸

朱壽昌

鍾離君

魯簡肅

趙延嗣

于令儀

姚西云

莫節婦

張誠

曹修古女

衛融

崔翰

史吉

任福

第五十四卷

忠孝節義

柳仲塗

死婦阿毛

馮守信

田元均

相州部民張某

龔穎

劉溫叟

張蘊

劉煇

富大監王郎中

劉煥

王逵

潘盜謝福

將帥才略

曹武惠凡四事

辛仲甫

折御卿

馬太尉

李士衡

雷宣徽

王顯

楊信

第五十五卷

將帥才略

田重進

李繼隆

曹武毅

范文正

曹煒

李繼倫

許驤

張鑑

武行德

呼延贊

郭進

曹太尉凡二事

楊無敵

崔翰凡二事

張文定

侍其淵

劉吉

王隱

張繼能

王德用

龐莊敏

王武恭

狄武襄
凡二事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目錄十一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目錄十二

第五十六卷

將帥才略

秦再雄

魏能楊延朗

王觀文

翟守素

李重貴

王漢忠

郭遵

文潞公

种世衡

王罕

任福

范雍

王吉

趙延進

鄭工部凡二事

唵厮囉

第五十七卷

知人薦舉

呂申公

章郇公

陳恭公

姜遵素

高保寅

胥內翰

南宮城

孫參政

盧士倫

和凝

孫宣公

張乖崖
凡三事

王沂公

呂許公

王化基

李文靖

朱翰林

王章惠

謝諫議
凡三事

王文正
凡四事

第五十八卷

廣知博識

論地動儀

論取火

論正朔

論太平

蛇雉遺郊千年而爲蛟龍

見龍

氏族

記里鼓

銅渾儀

魚尾鴈吻

磁石指南栢指西

金鷄放赦

延州五城

石油墨

鹽南風

跳兔

螭

白雁謂之霜信

淤田

太陸

淮泗不入江

鴈蕩山

毛羅島

朱輦國入貢撒殿

歲首畫鍾馗于門

雀舌茶牙

焦核荔枝

子方蟲

養鷹鷗法謂之味漱

芋梗治蜂螫

油煎蛤蜊

烏脚溪

第五十九卷

廣知博識

北岳

海子園

雨盤治鹽井

裸槩

字學凡四事

百藥枕

濕帑化爲茵

疥有五德

皂莢壞鐵

葉縣石刻

熊館

慎火木

末厥

何樓

瓚

音韻之學凡三事

老杜詩 凡三事

邵謁詩

僧贊寧 凡三事

能萬卷

錢昱

杜文正

楊文舉

陶尚書

竇仁惠 凡二事

胡秘監 凡二事

韓溥

王貽孫

劉吉

第六十卷

風俗雜誌

辰砂

瘠羹

華清宮 凡二事

白石碑

虎畏橐駝

石魚

沸沙

石燕

陽朔石峯

南海啖檳榔

蟻鯨

杭人好飾門窗什器

木饅頭

嶺南人相呼

閩人稱呼

西域山水

洛陽貢花

海仙花

硯凡四事

墨

鰐魚

法相院矮檜

慈航院

瓊花凡二事

茶凡三事

取碑碣爲塔財

威州

西漢寺石

烏魚骨毒牡丹

陳太丘碑

古銅魚符

日本扇

齊南陵古鑑

羽陽古瓦

椰子木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十二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十三

第六十一卷

風俗雜誌

犀

酒令 凡二事

採珠 凡二事

鴿寄書

俗謂州郡事簡者爲道院

仕宦嶺南

舉子投贄 凡二事

泉水 凡五事

芋蘿蔔

小窰李

蓬莪茂

魚

菩薩石

鳳凰

鳩鳥

物性相感

枕香木 凡二事

麝裂臍狨犂牛斷尾

蠅變爲鵝

猩猩

鸕鷀捕魚

病癭

土厚水深無病

白鹿洞藏書

建州多佛刹

第六十二卷

風俗雜誌

汜水關有唐高祖太宗像凡二事

象祠

五丈河

太常寺

赫連城

田凡二事

開水

仙凡二事

燕王好坐竹馬子

鬼神

劉溫叟不聽樂

孔鶚射虎

老杜墳

列子廟

綠髹器

錢忠懿貢奉之物

諸郡樓

長沙三絕

唐白文公集

李太師手抄書

凡二事

李邕鄆虛宅待夏公

孔目官王仁魯知三館故事

大夫字

磬壑

霓裳曲

喪禮

名諱

凡二事

唐故事

皂羅屏風

罨畫流蘇錫銷

嶺南嗜好

俚俗之語

凡六事

李虞部說

嬉遊

第六十三卷

談諧戲謔

詩嘲九三十事

蘇協

石資政

第六十四卷

談諧戲謔

陳亞

王告

杜祁公

馮吉

劉鋹

陳貫

李退夫

僧祕演

孟郊賈島

梅聖俞

陳文惠

党太尉

梅侍讀

孫何

丁度

語嘲九十四事

第六十五卷

談諧戲謔

語嘲凡二十五事

語病凡三事

誣罔凡七事

第六十六卷

談諧戲謔

無耻

不識字

堆墨書田字

御史抨呂狀元

嚼舌而死

以長官爲笑

語誤凡二十五事

標目凡八事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目錄十二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目錄十三

第六十七卷

談諧戲諧

標目 凡九事

機辨 凡二十三事

園妾其如余何

三仞

語訛

知府具一隻眼

凌床

坡拜

鬼取枉法贓

第六十八卷

神異幽怪

萬年寶

山陽女巫

菜花成佛像

龍卵

雷 凡二事

隕星石 凡二事

彭蠡龍君

凡二事

虹頭如衛子

燒鷄

猫作人語

野禽入室

蛟攫馬

葛根毒

食蟹而卒

見人皆有兩頭

行有影當前如人狀

山魃

夜聞鬼聲凡二事

不毀古塚

土地神來謁

開墓

凡二事

鬼敷人皮

畫僧語

陰聲塚

王元澤託生

昭信縣尉廳

虹

尸毗王墓

古鏡

物夜有光

呪肉復生

紫姑神

神珠

巨壩山

海市

竹化爲石

石龍

息石

第六十九卷

神異幽怪

鱷魚

海蠻師

泥佛自動

風卷武成縣

異犬

野菌石麴救飢

鸛鵒

鴈

黿

湫神

擔夫頂有圓光

慢神速咎

仰山神

雙峰洞主

滕子京

王監簿

楊龜年

魏大諫

張鄧公

趙韓王

梅公儀

聶愚子

崔公誼

張文孝

韓魏公

寇萊公凡二事

第七十卷

詐妄謬誤

林瑀

甄履

宋子京

李定

劉元瑜

吳奎

常秩

鄧潤甫

鄧綰

楊繪

許將

侯仁寶

張杲卿

楊孜

史沆

王平

蘇曉

胡旦

石守道
凡二事

第七十一卷

詐妄謬誤

石守道

僧願成

曹侍中
凡二事

李士寧

李師中

黃宗旦

丁晉公
凡四事

李溥

饒餽

陳孝廉
凡二事

韓熙載

楊安國

彭乘

潘逍遙
凡二事

第七十二卷

詐妄謬誤

徐登

王素楊忱

劉平

汪輔之

高遵裕

蔣之奇

胡枚

程師孟凡二事

張商英

包孝肅

三舍之弊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目錄十三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目錄十四

第七十三卷

詐妄謬誤

白玉蓮花盃

毀沮求進

大卿與丞相放生

疑似易乘

黥胥

秋霖賦

矯僞

伺察

蹈犁

勸諭

三虎四聖

賑濟乖方

引用乖方

詐佛九二事

詐修廟九二事

斤車御史

竹箭

卜者

誤行黃道

餐

六快活詩

心疑生怪

中書有生老病死苦

交趾入寇

第七十四卷

詐妄謬誤

募役

提舉常平

用事錯誤不害爲美

薦士

知人之難

賣廟

人才有長短

贈縣令詩

趙昌言

陶穀

姜識

曹翰

梁迥

劉承勲

李符

張洎

穆脩

柳仲塗

第七十五卷

安邊禦寇

西夏 九十一事

占城

第七十六卷

安邊禦寇

茂州蠻

瀘州蠻

辰州蠻

儂智高

第七十七卷

安邊禦寇

儂智高

交趾

南番呼中國爲唐

高麗

契丹

第七十八卷

安邊禦寇

契丹九九事

喃廝羅

高昌

日本

新羅

潞州李筠

侯舍人

室种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目錄十四終